

90
中國國民黨叢書

陳天華集

陳天華著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中國國民黨叢書

陳 天 華 集

陳 天 華 著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中國國民黨叢書敘言

本黨創立五十餘年；自與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胥由總理艱難締造，期以負荷建國大業。滿清顛覆，民國紀元，封建勢力，興替不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革命任務，本黨靡不肩其艱鉅，而全力以赴。此五十年間，革命精神，炳如日星，而史實浩瀚，追述匪易，時日久遠，老成凋謝，史跡淹滅，整理益難。本黨同志，恐俱有伏生百歲言不可曉之感。本叢書之編輯，實不可一日緩矣。

世界各民族之復興，莫不有其中心思想之導引。我國處茲抗戰建國同時並進之際，凡我同胞，俱能激發良知，堅強抗戰信念者，實賴本黨總理所倡導之三民主義，與總裁堅苦卓絕之奮鬥精神所感召。本叢書之目的，即在加強國民對本黨之認識，使全國國民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堅固凝結，共赴抗戰建國之大任。

由上所述。本叢書之編輯，要在發揚本黨之光榮歷史，闡明總理之遺訓，暨總裁之偉大言行，與夫我革命諸先進之革命理論，俾全國民衆以三民主義爲鵠的，確立共同之信念，以奠定民族復興之始基。茲乃彙集資料，博採羣言，依歷史之演變，辨性質之異同，分爲

下列四篇：（一）與本黨歷史有關之事件，如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之文獻等；（二）總理與諸先准所發表之一切革命理論；（三）總裁歷次發表對內對外之重要言論；（四）中外學者發揚本黨主義之論著；俾讀者手此叢書，即可窺得本黨史實及有關本黨著述之全豹。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其五志以達道義居首。劉知幾廣以三科，立有「明罪惡」之目。蓋書而不法，何以示後？彰善癉惡，古賢所尚。本叢書之取材，自以道德文章允可昭垂後世者爲限，雖在黨國會獲虛譽，今已叛變辱節者，衆已共棄，罪不可贖，此類文件，自在屏棄。

本叢書之編輯，事屬草創，見聞未廣，徵集斯難。辛亥以前，年代久遠，本黨文獻，既多遺逸。民元以後，迭遭變亂，亦復散失，纂編斯集，僅俱粗規，蕪略簡略，在所難免，惟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則所望假以時日，旁求博採，則補遺益陋，謹俟賢哲，探蹟索隱，有待大雅矣。

陳烈士天華小傳

烈士名天華，字星臺，號過庭，又號思黃，湖南新化縣人。性敦篤，善屬文。少時卽以光復祖國爲志，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雖簞瓢屢空，處之怡然。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義，近年革命風潮，簸蕩一時者，皆烈士提倡之也。年三十一，尙未娶，或勸之娶，烈士泫然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每讀中西史志，輒不勝興亡盛衰之感，至於涕泗橫流，其愛國之忱，發於天性如此。歲癸卯，留學日本。時值俄據東三省，瓜分之禍日迫，朝野皆束手無計。烈士大痛，齧指血成書數十幅，備陳滅亡之慘，郵寄內地各學校，聞者莫不悲憤。去年秋，湘中志士謀起義湖南，聯絡粵鄂，以共傾政府，烈士聞之，卽星夜附輪歸長沙，籌畫佈置，晝夜不少輟。不幸未發卽敗，清政府飛檄逮捕。烈士間道走江西，至上海，與志士合，謀再舉。適當萬福華之獄起，逮捕益急，不得已復遊日本。蓋自是憔悴憂傷，淚痕常縈縈然不絕於目矣。乙巳年春，發意見書，思單身赴北京，有所運動，爲同學所阻止。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頒發關於留學生規則，烈士益見中國之將鄰於亡，革命之不可一日緩，作絕命書累萬言，遂自投日本大森海以殉，年三

十有一，時乙巳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嗚呼！使天而不亡我漢族也，則烈士之死賢其生也；使天而卽亡我漢族也，則我四萬萬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幾何哉！嗚呼痛已！烈士所著書，其已成集者，猛回頭，警世鐘，最近政見之評決，國民必讀，最後之方針，中國革命史論，皆風行於世；遺稿有獅子吼一種；其散見於他書者，尙俟釐訂。

祭陳星臺先生文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國士陳君星臺自沈于日本大森之海灣，越八日，同學某某等設會以弔，爲文以哭之，其辭曰：天失其位，人忘其祖，羣蚩蚩以爲徒，若與之而終古？唯天子之聖明，張撻伐于胡虜。居天中而霹靂，起吳兒與越姥。君爲天口，大放厥辭；一字一淚，沁人心脾。談復仇而色變，歌愛國而聲歎。惟民之牖，誰實尸之？按遺書而覘國，始髣髴乎夫子之所爲。有知卽行，君師陽明。徒宗言以垂世，計國祚其將傾！乃奔走大澤，號召同盟，斬竿以授涉廣，草檄而聯韓彭。噫楚氛之未滅，大業敗以垂成；緹騎溢其四出，幸間機而潛身。嗚呼！以身許國，未遑居處；誰則亡胡？不忘在筮。徒飄流于島國，呼田橫以爲佑。鬱熱血以中沸，握秘懷而誰語。哀民生之多艱，恫吾徒之無與！物以極而必返，情以真而忍去，竟蹈海以身死，還清明于天呂。嗚呼哀哉！世將啓而仍晦，人半昧而終蒙。假新語以自崇，逞私懷而相訐。倒亡國之前景，際胡運之未終。以君至誠爲性，貞白乃躬，旣孤懷而隻手，復血雨而腥風。雖

地根之無極，何所往而不窮！昔屈氏之懷沙，亦離憂之太擊；讀當年之表著，辨清濁與醒醉。追遺則于彭咸，哭同聲于原隰。倘君靈之來下，當恫鑒于遺類。嗚呼哀哉！

陳天華集目錄

陳烈士天華小傳

祭陳星臺先生文

上編

中國革命史論	一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	一八
今日豈分省界之日耶	二六
怪哉上海各報館之慰問出洋五大臣	二九
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	三一
周君辛鑠事略	三九
絕命書	四二

中編

猛回頭……………五

下編

獅子吼……………九一

楔子……………九一

第一回 數種禍驚心慘目 連陰謀暮鼓晨鐘……………一〇〇

第二回 大中華沉淪異種 莽風潮激醒睡獅……………一〇七

第三回 民權村始祖垂訓 聚英雄老儒講書……………一二二

第四回 孫念祖提倡自治 狄必攘比試體操……………一三二

第五回 祭亡父述殺遺德 訪良友偶宿禪房……………一四一

第六回 遊外洋遠求學問 入內地暗結英豪……………一五三

第七回 專制威層層進化 反動力漸漸萌機……………一六八

第八回 烏鼠山演說公法 宜城縣大鬧學堂……………一七九

陳天華集上編

中國革命史論

一 緒言

中國之革命，以今日之眼孔觀之，其足以攙入近日泰西革命史者，殊不易觀。雖然，豈惟革命，中國凡百事業，其足與今日之泰西媲美者有幾？而究不得謂中國可以無史也。準是以談，中國革命史之作，烏容已哉！

近人有作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者，以中國革命史與泰西革命史比較，舉其不如者七端：一曰有私人革命，無團體革命；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無自衛的革命；三曰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四曰革命之地段，較泰西爲複雜；五曰革命之時日，較泰西爲長久；六曰革命家與革命家之自相殘殺；七曰因革命而外族之勢力因之侵入。其所列之事實，不一而足。是不知今日萬事皆當開一新紀元，不得援舊聞以相難。阻變法者以熙寧爲藉口，阻開鑛者以明季爲藉口；不能謂熙寧明季所爲皆盡善也，而法之當

變，礦之當開，詎可以熙寧明季懲艾乎？世固有名稱同而實際異，其收效自殊，稍有識者所同認也。奈何如革命而有所疑心乎？且中國革命之無價值固也，泰西革命之有價值，亦自近世紀始然也：希臘羅馬之革命，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諸國之革命，亦嘗亂亡相尋，殺戮不已。惟中國爲私人革命，而泰西爲團體革命，比較勝於中國者。然法之革命主動爲市民，非普及於最大多數。而前乎此所謂平民團體者，其範圍極狹，（希臘之市民，羅馬之公民，其數極少；其極多數爲奴隸。）亦一次等之貴族團體也。謂泰西於中古以前，已有平民革命，不過表面之名詞，實際尙不如中國，目奏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間，於平民革命較近之。革命以後雖無自由之享受，而亦無特別奴制。彼泰西因革命而得自由者，次等之貴族團體也，於多數之奴隸何與？以泰西近世之革命，例吾以往之革命，而曰中國不如泰西，泰西可革命，中國不可革命，爲是言者，殆不明泰西之歷史者也。

宇內各國，無不準進化之理。其所以雄飛突步，得有今日者，進化爲之也，非自古而然，革命亦其一端也。當其更新之際，恐怖革命者，度亦如今世之人倫備焉，謂將蹈歷史上覆轍。二三之仁人志士，苦心組織，卒奏澄清之功，一掃從來之污點，其驚喜乃出於意外。從而謳歌之，筆載之，乃敢大光明於歷史，後雖有欲非革命者，不敢復開其口。

故革命者惟問於當世宜不宜，不必復問歷史。始自我作也；苟無創始者，則歷史又何從有乎？

從來歷史之要義，法戒各居其半。歷史而良也，固當詳述之，以爲後人之規則；歷史而卽不良也，亦當細敘之，以垂後昆之殷鑒。中國之革命固可戒者多，而亦未嘗無一二足法者也。卽使果無一足法者，而愈不可不指示癥結所在，促後起者之改良，此余所以有中國革命史之作也。

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泰西之中等社會何以主持革命？則以作歷史者，以革命爲救民之要務，從而鼓舞之，吹唱之，能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起。歷史上之影響決非尋常。中國則反是：稍束身自愛者，不敢逸於常軌，以蒙青史之誅；唯一二梟雄，衝決藩籬，悍然不顧，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求濟其私心之所欲；一般之細民，則因迫於饑寒，挺而走險，其舉動毫無意識；此所以革命同而收果異也，前人既造此惡因，而以此不良之結果貽吾儕，吾儕不可不急於改造良因，以冀有良結果之發生。不此之務，惟取消極主義，從事於革命之鎮壓，拔本塞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深願當世之秉史筆者，於斯三致其慮也。

質而言之：革命者，救人救世之聖藥也；終古無革命，則終古成長夜矣。彼暴君汚吏，不敢以犬馬土芥視其民，而時懷覆舟之懼者，正緣有革命者以持其後也。不然者，彼無所恐怖，其淫威寧有涯耶？中國雖無文明之革命，而既革命矣，必鑒前王之所以失，而深思所以保持其民，撫綏之策出矣。雖出於假託，吾民亦得以息肩，較之前此處於深湯烈火之下，有霄壤之殊，夫革命非文明者，其主動非直接由於國民者，尙能造福於吾民若是，矧主動由於國民，而出之以文明，其食福尙有量乎？吾國愛和平而愈愛革命，何也？『革命』『和平』，兩相對待。無革命則亦無平和，腐敗而已，苦痛而已，尙忍言哉！

余於是敘述中國古今之革命，自秦末以至近世紀，三代之革命多由貴族，不論；東漢之七國，西晉之八王，明世之燕王棟宸濠，君主之家事，無關國民之消長，亦不論；其他權臣篡國，夷狄亂華，暨揭竿者之旋起旋滅，當別有史，不得混入於革命，茲亦不敘。惟因於時君之失政，草澤嘯聚，英雄崛起，顛覆舊政府者，乃撮錄之。一篇之中，必詳敘其致亂之原，當時革命之實蹟，及革命後之影響，務錄其實，不敢誣罔。終以近世之文明革命，兩相比照，爲正當之批評，俾世人知法戒之所在。區區之用意，其亦轉移時勢之一道乎？

二 秦末之革命

(一) 革命前之秦國 三代之政治，一貴族之政治也，君主之專制實不能完全發達，受多少之限制。民在其間，頗有左右足爲重輕之勢；而臣之欲篡其國者，輒預見好於民。如公子鮑之於宋，陳氏之於齊，其明徵也；而晉靈公之不君，則趙盾因得以弑之。當時民氣之隆，雖不能如今日之歐洲，亦非後世所能望。其所以致此者，一由於有言論自由權；工執藝事以諫，適人以木鐸，狗於路上之求言，固如不及；他若鄭人遊於鄉校，以詆毀時政，時制毫不禁之；其有一度禁止之者，如周厲王設衛巫以監謗者，而召公以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卒之流王於彘，後無敢再爲之者，故曰有言論自由權也。二由於有著述自由權：當時史官，振筆直書，無所徇隱，固也；如老子等諸書，非薄禮義，純取自然，自當時觀之，亦可謂非學無法矣，而不遭當世之文網，故曰有著述自由權也。三由於有集會自由權：孔子以文會友，而至有弟子三千，率之以周遊列國，實爲當時一大學會，一大政黨，而列國君長爭歡迎之，不聞有議其非者，以視後世以講學獲罪，而燬及書院，譴及門徒，相去何止天壤！故曰有集會自由權也。四由於人民有參政權：洪範

「謀及庶人；」周禮「每歲召萬民而詢之；」晉文聽與人之誦，以卜軍之進退；其他經傳所舉，若此類不勝枚數，要非盡虛擬文詞，當時之人民雖無議院，亦獲與聞時政矣。五由於君權不甚重：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天子特高於公一等耳。而當時之公、侯、伯、子、男所領之地，不過百數十里，猶今之州縣巡檢司耳，而皆直接於天子。公、侯、伯、子、男之下，有鄉大夫、士，則猶今之鄉紳耳，而皆有其職守。天子之權受限制於諸侯，諸侯之權受限制於鄉大夫、士，而操縱之者國民也。故天子欲與諸侯爭權，諸侯欲與鄉大夫、士爭權者，以民之從違爲勝負，而民之權乃昌大無比也。六由於教育普及：「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君主之所以貴有愚民也。至三代而庠序之制漸已完備，不學者少。如丈人荷簣者流，雖處下賤，而皆有超世之識，不滿於君主政治，則君主之威嚴不得不因之而損；民之不易侮，殆由是也。七由於兵民不分也：三代兵農合一，失其民者，失其兵也，其何所持以加於民耶？民之所以能禦上，上之所以不得不俯首以聽命於民，胥以此也。若後世兵與農分，民即怨之，其若之何？此君權民權隆替之大原因也。八由於均地權也：井田之制，人皆受田百畝，民無甚富，而亦無甚貧；以其餘暇，致力於學，無所須於人，而自尊自立之風由之養成，歐美

視之，猶有愧色也。——有此八因，雖未進於昇平而爲據亂也，得保民權之一部分，其於自由猶庶幾也。不幸而至於戰國，井田之制先廢，而兼併之風起；兵農又漸分離，教育亦多不振；七雄相爭，版圖日大，而君主之尊嚴甚矣；集權中央，政主獨斷，而人民之參政權無矣。然而處士橫議之風亦浸熾，貧賤驕人之輩，往往氣折王侯，而言論著述、集會之自由尚獲保存，中國學術之昌明，實於斯時達其極點。物質上之自由雖感多少之損失，精神上之自由則轉見其有所增加；猶十八世紀之歐洲，不有學界之聲光，不足當政界之煥爛。有秦政其人者出，以梟悍雄傑之資，乘六世之餘烈，執長繩以御宇內，吞噓六國，大揉大搏，震天撼地，舉前聖之精意，屢代之典章，掃蕩無餘，猶懸河以瀉火，猶倒東海以傾大地，雖山川如故，而景物全非，迥如隔世。自義黃以來，二三千之舊制，至此結大局，爲一大頓挫，而另開一大生面，爲後此二千餘年政界之新紀元。亞歷山大歟？大彼得歟？雄猛則有之，暴猶不及也。噫嘻！以歐洲之十八世紀而產出十九世紀之自由，以中國之戰國，而產出秦之專制，始皇之能力爲之乎？抑由於當時無盧騷孟德斯鳩其人乎？殆皆非也。當時國民之能力，不如今世之歐洲，而始皇之威權，更甚於路易十四，李斯之徒，復無異於梅特涅，此專制之所以達於極點也。不特此也，歐洲各

國，勢力平均，不能由一國一統，國際之爭甚，則務智其民，而國內之專制有難行者；惟六國皆非秦敵，見併於秦，莫予敢侮，所患者民智思抵抗耳。舉其心目之所營，皆用之於所以愚瞶其民者，他更無足以勞其心者也。夫無外界競爭者，以共和行之則愈趨於共和，以專制行之則愈趨於專制。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故始皇之政策首在剝奪人民言論、著述、集會三大自由，（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恆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然後可以予智自雄，人莫能非之，爲專制進

一步。改封建爲郡縣，削地方自治之權；銷兵器，徙豪富於咸陽，爲強幹弱枝之計，（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李斯議：「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候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收天下兵器，聚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爲專制又進一步。若此者，皆非一統之後不能也。彼自以爲功兼三皇，德並五帝，改號皇帝，示古今無與爲儔。路易十四「朕卽國家」之言，殆爲彼之代表。國民爲其所束縛馳驟，實無異於牛馬之受羈縲。史稱其修阿房，築長城，民疲於奔命，而不知不自由之苦，更有遠甚於此者。語曰：「不自由，毋甯死！」爲秦之民者，不自由甚矣！始皇雖神聖，國民卽微小，準諸「足寒傷心，民怨傷國」之理，能無有羣蟻潰堤之日耶？故博浪之錐，見於始皇當世。身死無幾，所慘澹經營之天下，欲爲子孫萬世之業者已土崩瓦解矣。

(二)革命中之秦國 法蘭西專制之主，路易十四而非路易十六也。然而布奔氏王朝之亡，不亡於路易十四，而亡於路易十六。論者多謂布奔氏之顛覆也，路易十六懦弱所致，非專制之咎也。使路易十四而在，則法民雖憤，若彼何哉！論者既如此，於是移以

論秦末之革命者曰：始皇之暴戾恣睢，雖皆測目而卒無敢發難者，必待其死而後反側四起；倘胡亥之才武，能始皇者，吾知革命之不能起也，即起亦易於撲滅。始皇年方鼎盛而殂，胡亥復不肖，天之所以厭秦也。是故亡秦者胡亥，非革命軍也。公子扶蘇若立，急謀所以救亡之道，革命烏能爲者？嗚呼！爲是言者，何其昧於因果也？夫世無無因果之果，始皇路易十四造其因者既非一日，而胡亥路易十六適食其果，其幸而不及身遇之者，緣於當日果未熟耳。倘其壽命延長，而至胡亥路易十六之世，則被望夷之弑者，非胡亥而始皇。上斷頭之臺者，非路易十六而路易十四也。曾謂一人之智勇足以敵萬民之憤怒耶？至若扶蘇之爲人，正路易十六之流亞也，徒見革命軍之初起，假其名號，而人爭相附集，以爲人心所歸，其立必足以副民之望，可以消禍於未形者，則不思之甚也。推原其實，則由於苦秦已久，見有反抗者，則驚喜出於望外，皆走而從之，不暇辨主名之爲何人，此正足以見怨毒之深，詎可爲扶蘇幸乎？扶蘇而立也，度亦不能行大改革以收已失之人心，卽能而爲時已晚，終亦無濟。彼路易十六亦嘗與路易十四異其趣者乎？而何解夫民怨也？况秦之大臣貴族，俱不利於政體之改變，其能任扶蘇之所行乎？既無始皇奮發踴躍之才，而當秦叛親離之日，謂足以至首領而保宗廟，無論誰人，俱不能爲

扶蘇信也。吾於是而知專制之爲禍烈矣！始以殺人，終已自殺。始皇務尊君權以抑民權，民之視君，如虎狼之不可近，積威之漸，命令所至，無敢抗違，眞假是非，不暇分辨，此趙高李斯所以利用之而殺其子扶蘇也。（初，始皇使公子扶蘇監蒙恬軍於上郡。三十七年，始皇東巡至平原津而病，令中軍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丞相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祕不發喪，獨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與蒙恬弟毅有隙，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更說丞相斯，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怨謗，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而長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恬不肯死，使者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還報胡亥。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趙高用事，日夜毀惡蒙氏，胡亥遂殺恬兄弟。）刻薄寡恩，果於誅戮，私圖所便，不別親疏，此胡亥所以帥之，而盡殺諸公子公主也。（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隘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

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盡除故臣，更置親信，陛下則可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公子十二人，戮死於咸陽；十公主砒死於杜，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若是者，卽微革命諸人，而始皇之血胤已將盡矣。乃竭億兆之血淚，欲割刃其所愛而不可得者，不動聲色，而其子若女駢死於市，非專制之效曷至此？蓋立憲國三權鼎立，君主有行政之權，而無司法之權。殺一平民，必其顯犯法典，經司法者合議其刑，覆審無誤，然後付之司獄，否則雖以君主之詔勅，不能加人以罪也。况於皇子公主之尊乎？使秦而如今之立憲國也，君主之命，亦必以法典限制之，越法典者無效，又何至以一宦官，得假其命令以殲其嗣哉？是故始若爲民，終以自全者，立憲國也；初若有利，繼以自禍者，專制國也。始皇恐民權盛而君位不克世守也，其所以保持其君權者無不至，而不知人卽以其君權殺其子女，作法自斃，其始皇之謂乎？始皇以一秦滅六國，胡亥以天下而不能敵漁陽之戍卒，兵甲之堅，將帥之武，舉不始皇時若耶？陳勝吳廣劉邦項羽之儔，其智識力量，皆超於六國之君若臣耶？殆皆不然也。

當日六國之所以虐其民者亦如秦，民未習聞國民之主義，以爲特君主之奴隸耳，相率而服從強者。及見秦之虐更甚於六國，卒所以怨六國之君者而鍾於一秦，故一夫發難，四隅影響。如爆發物然：始皇滿實其藥，而特以導火之線授勝廣，豈勝廣之力哉？始皇使之也。吾觀於趙高之所以矇蔽二世者，而歎專制君主爲臣下所愚，古今一轍也。蓋專制之君主不欲分權於民，而已身又欲行樂，憚執國事，於是暗以其權與之近倖。迨至大權已去，則身命隨之。二世未伏國民之誅，而先死於趙高之手，（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沛公已破武關，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使其婿咸陽令閻樂弑二世於望夷宮。）此之故也，豈必待子嬰之素車白馬，而始知秦之不祀哉？嗟乎！嗟乎！始皇欲遺其業於萬世，不三世而亡，世之欲以專制保其君統者，可以返矣！

（三）革命後之影響 有國民之革命，有英雄之革命。而出於國民也，革命之後，宣布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未革命之前，增萬倍，如近日泰西諸國之革命是也。革命而出於英雄也，一專制去而一專制來，雖或有去舊更新之實，究之出於權術者

多，出於眞自由者少。或則羣雄角逐，戰爭無已，相持至數十百年，而後始底於一，幸福之得，不足以償其痛苦，中國歷來之革命是也。秦末之革命，爲國民革命乎？抑爲英雄革命乎？其始也殆爲國民革命，教育未普及，程度不相等，野心家利用之；而其結果，遂至爲英雄革命。何以謂始爲國民革命也？革命而出於少數人之意見者，可謂之非國民之革命；革命而出於多數人之意見者，可謂之國民之革命。勝廣發難，未數月而遍及天下，孔鮒以先聖之裔，抱器相從，義軍所指，曾無抵拒，則非出於少數人之意見明矣。既非出於少數人之意見，則亡秦之功，不得以歸之陳勝，吳廣，劉邦，項羽，而必以之歸於多數之共亡秦者，吾故曰：其始也：殆爲國民之革命。顧一變而爲英雄之革命，復見六國人紛爭，重來楚漢之劇戰，使丁壯苦於征役，老弱罷於轉輸，必數載而後已者，又何也？其原因誠有非數言可了者，語其大端，則由於當時未聞共和之說，但存君主之制。夫既同時並起，勢均力敵，孰甘爲人下者？勢必互相角逐，非羣雄盡滅，一雄獨存，生民之禍不得已也。故陳勝之起，卽自立爲陳王，未幾而武臣自立爲趙王，田儻自立爲齊王，秦未滅而諸革命者皆有帝制自爲之心矣。甚至張耳陳餘以刎頸之交而相攻；沛公入關，卽遣兵守函谷，爲劉項交惡之始，卒斲項而禮之，朝同盟而夕仇讎，是

豈非利害不相容耶？以數私人之競爭，而流無數國民之血，吾於是而知革命不可出於功名心，惟當出於責任心也。勝之臨上轡耕，而歎息於富貴，邦羽之縱觀始皇，或欲取而代之，或以爲大丈夫固當如是，故知非出於責任心而出於功名心也。夫出於責任心者，功不必自己出，利不必自己居，目的苟達，則奉身而退，無所私焉；出於功名心者反是。使邦羽而出於責任心也，擇一人而君之皆爲之臣可也；不然，以天下爲公，聽民之所選擇亦可也。項劉相協以獎中國，惠元元，則斯民之康樂安強，可立而俟也。元氣已復，民力已充，更用之以向於外，以劉居守，以項爲將，奉揚聲威，廣宣王化，則辟疆萬里，垂麻億載不難也。顧計不出此，拔山蓋世之氣概，不施之於犬羊，而施之於同胞，致使生靈塗炭，匈奴坐大，始皇所幸苦經營之地而仍失之，（始皇收河南地爲縣，匈奴遠徙。至楚漢之際，仍爲匈奴所得。）匈奴乘中國之敝而入，數千餘載，常受其患。是故以人道論，則吾不能不恕劉項而惡始皇，以民族論，則吾甯予始皇而斥劉項也。幸匈奴當日尙未如今之列國也，非然者，兩雄相逐於中原，匈奴乘隙而收漁人之利，其堪設想乎？故中國今日而革命也，萬不可蹈劉項之覆轍，而革命之範圍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否則亡中國者革命之人也，而豈能遂其家天下之私心耶？夫人羣，

進化者也；吾誠不能以今日之文明革命，苛責古人，而亦不願今日仍有私人之革命，而無國民之革命，故不惜齟齬致辯也。

(四) 國民之小康與漢祖之政策 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中國古來君之所以綏其民，下之所以要其上，皆不外消極之方法，從未有持積極之方法者，况於暴秦之後，而有人焉，輕其負擔，減其束縛，有不感激涕零者乎？史稱漢高寬仁大度，除秦苛法，天下歸心，大業以立，樹四百年有道之長基者，端於此是賴；抑知漢高果爲寬仁大度之人，而能除秦苛法者耶？他勿論，挾書之律，誹謗之誅，夷族之法，終漢高之世未嘗去也。民之所獲自由者有幾？胡亦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之類耳。夫以始皇二世之橫征苛役，淫刑以逞，以漢高較之，仁暴自相天壤；譬如炎暑行沙磧之中，苟有蔭庇，皆走就之，雖爲惡林，不暇顧也。漢高之得寬仁大度之名者，亦猶惡林之在沙磧中也，使遇今日之國民，則必起第二次之革命也。吾觀漢高之用心，一始皇之用心也，其所施之政策，陰師之而陽反之，特異其術耳。始皇以嚴嚴而敗，故易之柔緩；始皇以苛碎而亡，故易之以寬大；矯其失而非出於性也。不然者，彼於勳族故舊，誅戮無所假，猜忌無不至，而獨能有愛於民乎？始皇忍啓紛爭，改封建爲郡縣，子弟功臣，無尺寸之

士；漢高懲秦孤立，大封同姓爲諸侯王，自其表面上觀之，立於正反對之地位也，自其居心論之，則若合符節也。何也？皆欲以保其一家之私產也。故政策苟不關係於國民者，無劣優之可分，無得失之可論。世人每於封建郡縣，詳論其優劣得失，其亦不思之甚也。始皇漢高相異之大點，在於始皇燒詩書，而漢高求詩書，吾以此漢高之大作用也。夫禮，非僅朝儀也，漢高於他之儀制闕焉不講，而首命叔孫通創朝儀，以定皇帝之貴，嚴堂陛之辨，其求詩書也，度亦猶是耳，有利於君權者存之，其不利於君權者仍禁之。始皇之燬詩書，以極迂闊之手段愚民，故不三十年而消滅；漢高之求詩書，利用詩書以愚民，二千年尚保其薪傳。始皇之政策在一時，漢高之流毒在千古矣！綜而論之：始皇之惡在剛，漢高之惡在柔；心術之光明，度有不始皇若者。始皇有征匈奴，闢疆土之功，而漢高貽和親之辱。據此而論，漢高之罪，浮於始皇矣。至於論專制之宗法，則吾甯祇始皇而祖漢高，世之識者，或不以予言爲謬乎？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

法人孟德斯鳩法政之不如英善也，爲萬法精理一書，演三權分立之理，而歸宿於共和。美利堅采之以立國，故近世言政治比較者，自非有國拘流桎之見存，則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國沉淪奴伏於異種之下者二百數十年；邇來民族主義日昌，苟革彼羶穢殘惡舊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體，亦宜莫共和若。何也？朱明爲漢賊元，一家天下，滿洲從而攘之，以民族之公而行其私，君制，政敵而不能久存也。而况虎視鷹瞵，環於四隣者，其爲優勝，百倍滿蒙，奈何爲之敵耶！且以一六民族形成國家，其間至平等耳，而欲以一人擅神聖不犯之號，以一姓專國家統治之權，以勢以情，殆皆不順。然則言中國變革，而盛誦夫君主立憲之美者，爲彼少數異種方據政權者計，而非爲我漢族光復於將來者計也。顯其間反對共和之說者，要以就程度立言者爲最堅，貌爲持重，善於附會，而怠乎方張銳進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

持程度之見者曰，國家治化，其進在羣，羣之爲道，其進以漸；躡等而求之，則反激而仆，或且失其最初之位置。法蘭西之革命，流血至多，而卒不若英國民權之固，由

程度之不逮也。中國經二十餘載之變，夫民賊，閉塞其聰明，箝制其言論，靈根盡去，錮疾久成，是雖塊然七尺之軀乎？而其能力之弱，則與未成年者相差無幾，遽欲與他人之成年者同享自由之福，其可得乎？其不可得乎？此殆爲當今切要之問題也。欲解決此問題，當有三前提：第一，能力果絕不可回復乎？抑尙可以回復乎？第二，回復之時期，能以至短之期限回復之乎？抑必須長久之歲月乎？第三，回復之後，卽能復有完全之權利乎？吾儕以爲此等問題至易解決也。

第一前提，吾儕直斷其可以回復而不待費辭也。天下事惟無者不易使之有，有著斷難使之消滅。如水然：無水源斯已也，苟有源流，雖如何防遏之，壓塞之，以至伏行於地中至數千年之久，一但有決之者，則滔滔然出矣。無目者不能使之有明，本明而蔽之，去其蔽斯明矣；無耳者不能使之聰，本聰而塞之，拔其塞斯聰矣。吾民之聰與明，天所賦與也，於各民族中不見其多遜。且當鴻昧初起，文明未開之際，吾民族已能嶄然見頭角，能力之偉大，不亦可想？特被壓制於歷來之暴君汚吏，稍稍失其本來，然其潛勢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從外觀之，而卽下斷語曰：『中國之民族，賤民族也，祇能受壓制，不能與以自由。』外人爲是言，民賊爲是言，浸假而號稱志士，以大

政治家，大文豪自負者，亦相率爲是言，一夫唱之，百夫和之，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一若吾民族萬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爲牛爲馬爲奴爲隸者，何其厚誣吾民族也！吾民族有四千餘年之歷史，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質，姑不論，即以目近而言：民族主義提倡以來，起而應之者，如風之起，如水之湧，不可遏抑，是豈絕對無能力者所能之耶？地方自治，西人所豔稱者也，而吾民族處野蠻政府之下，其自治團體之組織，有可驚者。朝廷既無市町村制之頒，而國民亦不克讀政法之學，徒師心創造，已能默合如是，使再加以政治思想，國家思想，其能力豈可限制耶？盛京吉林之間，有韓姓其人者，於其地有完全之自治權，舉日俄清不能干涉之，其實際無異一小獨立國。而韓亦一鄉氓也，未嘗讀書識字，其部下亦不聞有受文明教育者，而竟能爲文明國人所不能爲，謂非天然之美質曷克臻是！己身不肖斯已也，勿辱讎祖先，勿抹殺一切，而故作悲觀之語，以阻我國民之志氣也。吾儕之所以敢於斷言國民能力必可回復者此也。

第二前提，吾儕以爲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復之也，觀之於教育未成年者與成年者得得知之矣。天機之發育未達，則必歷若干歲而始能言，歷若干歲而始有知識，歷若干歲而始能行動，差有天然之步驟，有非人力所能爲者。若夫年限已至，因人爲而迷其良知

者，則固可以特別之速成法教之。近來採速成教法者，縮短十餘年之學程而爲二三年之學課，其程度亦略相等。曾謂已經開化之國民，其進步之速度，與未曾開化者同其濡滯乎？南山可移，吾腕可斷，此言吾決不信也！質而言之：吾民族之進步，實具長足之進步也；西人未脫於榛狉之時，吾族之文明實已達於極點，特因四旁皆蠻夷，無相競爭之族，侈然自大，流於安逸，漸致腐敗；幸與歐美接觸，其沉睡亦稍醒悟矣。醒悟之後，發憤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孰能限制之！不觀之日本乎？四十年之前，與我等也，以四十年之經營，一躍而爲宇內一等強國。矧以土地人民十倍之者，而謂不能駕軼之耶？夫創始者難爲功，因就者易爲力。以歐美積數百年始克致之者，日人以四十年追及之；日本以四十年致之者，我輩獨不能以同比例求之乎？故合中西爲一爐而共錘之，其收效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譬如肴然：使必待求種蒔之，則誠非立談之間，可以得之也；若珍羞已羅列於几案之前，惟待吾之取擇烹調，則何不可以咄嗟立辦？世人有倡言中國之教育難於普及，民主制度終不行於中國者，盍不取此譬而三思之也？吾儕謂中國國民之能力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復之者此也。

第三前提，吾儕以爲中國國民之能盡義務，置之各國，未見其不如也；而今若於國

事甚冷淡者，則政府不得其人，而民不知國家爲何物也。苟一日者，皆明國家原理，知公權之可寶，而義務之不可不盡也，羣以義務要求公權，懸崖墜石，不底所止不已，倘非達於共和，國民之意慾難厭，羈者彌縫掩飾之策，決其不能奏效也。今人爭稱條頓民族與大和民族；條頓民族以能殖民聞，大和民族以武勇聞；而不知吾民族實兼有此二長也。外人之殖民也，政府爲之後援；吾民族之殖民於海外也，政府不特不與以援助，且視之若仇讎，等之於盜賊，挫折無所不至。吾民以不撓不屈之氣概，與外族戰，與土番戰，與塞暑戰，卒能斬荆披棘，蕃育其子孫，至數百萬，輸大財源於母國，是條頓民族之所長，吾民族有之也。日本之與俄戰也，所攻必克，所戰必勝，南山之取，旅順之拔，驚動全球，無不以『敢死男兒』之徽號上之於日本國民；願吾漢族之宣揚於塞外者，遽豈乏人！勒銘燕然之山，飲馬烏孫之水，姑以湮遠置之；湘楚各軍，徒步以平定二萬里之回疆，轉戰於沙漠雪窟之中，其壯烈豈讓日俄之戰爭乎？中國行軍，以札硬寨，打死仗爲要義，肉搏攻城，衝鋒陷陣之舉，殆已視同習慣，不見其可畏，所缺者無新戰術耳。使日本有同等之教育，有相當之將官，則中日之兵，正不易分優劣也。夫日本軍士爲無上之榮譽，國家之所以鼓舞之者，殆不遺餘力；而中國則至賤者兵也，其出征

也非如日本之有軍人援助會也，其死也非如日本之有勳號年金也，其傷也非如日本之有稟給終身也。至於社會上之待遇，則不特不能與日本兵士同科，且適成反比例；而一有召募，則爭先恐後，一臨戰陣，則駢首不辭，以視日本維新之初，革除武士，改行徵兵，而應之者寥寥，卒之用大強力而始就緒者，孰謂日本之武勇非因政策而養成者乎？中國之不武勇非因政策而消失者乎？改易其政策，而中國之武勇不若日本，吾決不信之也。中國民族既具條頓民族與大和民族之所長，則其能享二族所有之權利無疑也。顧吾謂吾民族不獨能享有條頓民族與大和民族所有之權利已也。拿破崙曰：『將來世界，或為支那民族所支配，亦不可知。』夫以能支配世界之民族，而不能享有世界上最上之權利。有是理乎？吾儕以為中國國民能享有完全權利者此也。

夫以中國國民之能力可以回復，並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復，能享有完全權利之證據又確鑿如是，而猶曰歐美可以言民權，中國不可以言民權。歐美可以行民主，中國不可以行民主，為是言者，無論何人，皆知其失。然而庸俗之見以為列強環伺羣志未孚，專制行之，猶恐不濟，况啓紛義之端，來解散之象，不與求時之旨相悖乎？是殆誤認吾儕之所主持為無政府主義，而以民主政治為取放任者也。不知吾儕原不欲為過高之論，不切

時宜之談，以誤我國民之視聽，因按時切勢，求其可行者言之也。彼無政府之主義，寧吾儕今日之所主持乎？至於以民主政治爲取放任，則曷不取法美清俄四國現時之行政而比較之，教育之強迫，內政之整飭，秩序之維持，孰能實行，當不待智者而辨也。使中國而改共和也，當興立典，當革立革，雷厲風行，毫無假借，豈若今政府之泄泄乎？吾儕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個人之自由者也。以個人之自由解共和，毫釐而千里也。共和者亦爲多數人計，而不得不限制少數人之自由。且當利未見害未形之時，自非一般人所能分曉，於是公舉程度較高於一般人者爲之代表，以興利於未見，除害於未形，當其始也，似若甚拂衆人之欲者，及其既也，乃皆衆人之所欲興除者也。政府之制治同，而其所以制治者異也。不問政府之內容，而一概排斥之，是不得謂爲真愛自由者也。惟欲求總體之自由，故不能無對於個人之干涉。然而以望之現政府不可也；現政府之所爲，無一不爲個人專制，強橫專制者，其干涉也，非以爲總體之自由，而但以爲私人之自利。今以政府爲不可少。干涉爲不可無也，彼乃變易面目，陰濟其私，是無異數椽升木，助桀爲虐也。現政府之不足與有爲也，殆已成鐵據。其一由於歷史：中國未有於一朝之內，自能掃其積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於以除舊布新，積穢盡去，民困克蘇；不革命

而能行改革，烏頭可白，馬角可生，此事斷無有也！第二由於種族：今之政府，非漢族之政府，而異族之政府也，利害既相反，則其所操之方針，不得不互異；吾方日日望其融和，彼乃日日深其猜忌，外示以親善，而牢籠欺詐，毒計愈深，黨獄之起，未央之誅，指顧間之事。諸君不信，請讀康雍乾三朝歷史，觀光緒戊戌庚子之事，可以知往而則來矣。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戎狄豺狼，不可親也。』諸君欲認賊爲父，竊恐徒足以取辱，而無秋毫之補也。日本之奏維新之功也，由於尊王傾幕，而吾之王室既亡於二百餘年之前，現之政府，則正德川氏之類也。幕不傾則日本不能有今日，滿不出則中國不能以復興，此吾儕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憲，而必主張民主立憲者，實中國之勢宜爾也。中國舍改爲民主之外，其亦更有良策以自立乎？諒諸君亦無以對也。無已則惟有苟且偷安，任滿政府轉售之於人耳，是則非吾儕之所欲聞也。吾儕既認定此主義，以爲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人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爲興民權改民主之豫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嘗舉吾儕盡犧牲之，此目的不可不達。嗚呼！吾欲彼志行薄弱者姑緘其口，拭目以俟吾人之效果也，而何有程度之足云哉！何有程度之足云哉！

今日豈分省界之日耶

近日各省滿奴舉辦新政，尙往往以外省之人，辦本省之事，學堂軍政，其尤者也，初不見有所謂省界。無何，安徽浙江等省學界，嚴限外省人之學額，而福建湖北湖南繼起。大有排擠外省人之風。其最強固者爲江蘇，且近設立江蘇學會，開宗明義，卽嚴正省界也。

自權利之說出，而畛域之心起，於是向之漠然視之者，今乃視爲莫大之問題，羣起而爭之；爭之不已，而意氣，而攻擊；肇端於一二人，而牽及全社會；其勢力之滂薄，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不可謂非民氣之進步也。然其中必有所謂省外之分焉，則大不可。

夫省界何物也？謂非同一種族之人，同一區宇，但因滿政府政治上之區域而劃分者乎？且其分合亦至不一也：今日爲同一省分，明日而成異省矣；今日所視爲仇讎之異省人，後日而忽爲一省之人矣。時親時仇，乍離乍合，曷嘗有一定哉？且分省不已而分府，分府不已而分縣，勢非至於四萬萬人而分爲四萬萬國不止，其何以聯合大羣以禦外侮乎？今日者，國權未伸，外人勢力之侵入，有加無已；滿奴未去，漢人權力消亡，此皆不顧，而先從事於省界焉；不外禦其侮，而但鬩於牆，甚矣其愚也！

軍事也，教育也，理財也，此誠一省之切要問題，爾夫有專委於外省人之理。然他省之才者，亦何妨收爲指臂之用？外省有材而我用之，我省有材而人用之，不亦互收其益乎？使必鴻溝自劃，嚴正本省人辦本省事之說，人亦從而效之，我省人之在外省者，亦被同等之擯斥，得失相消，而徒惹惡感情，印一大分離之影象於腦中，其影響於中國前途不小。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奈何其以此造將來之惡因也！

吾儕持博愛平等主義，同時又持民族主義，二者正相爲用也。今滿洲之加諸我者，至不平等也；滿人與漢人之比例，猶百與一之比例，而權利不特不同等，滿人且駕漢人之上。以少數之滿人，握有主權，多數之漢人，爲其奴隸，則又誰能忍之？今彼省於此省，非有主奴之施也，而皆兄弟也，權利於一方似見爲其所尊者，於他方收還之，相互主義，而非階級主義也，豈滿洲之比乎？吾儕所主持者，豈徒在人己之分？使吾儕理想之國家而克達也，實行內外平等主義，外國人之居留吾國者，其權利一切皆同。四海一氣之言，萬國平和之議，其必爲吾儕所提倡無疑。故夫民族之說，特限於今日用之，中國大強之後，卽非所宜。奈何於一民族之內，而先自分之？反正無期，分崩先兆，蓋非吾儕始願所及也。

雖然，各省之爭也，亦非無理由：官場通弊，好用私人，一局所爲某省人之總辦，則所皆某省人，一學堂爲某省人所管理，則學生皆某省人，反客爲主，何能默視？故專歸咎於排斥外省人者不可也。欲使彼此融洽，惟願以異省人而辦事於他省者，必出之以公平，切勿爲安插私人之計，而各省之遇有此等事者，亦甚望其攻擊止其一身，範圍止於一事，勿因之而謂某省人可惡，某省人當排，更望勿波及他省人，舉各省人之在其省者，必盡去之而後快，則分省之禍，或可以稍減也。

抑吾湘人也。湘人於咸同之間，爲滿洲政府殺戮同胞，因此而大展勢力於各省。湘人不自知其爲大惡所在，反視爲分所應有。今也情形大異，上既見疑於滿洲，日事削奪，下復被憎於各省，排斥時聞，湘人如不知返躬自愧，徒欲怨人，則危險有不可言者，况亦從而排斥外省人，作報復之舉乎？吾湘人有大戾於中國，卽執吾湘人而寸磔之，亦爲罪所應得。欲於四面楚歌之中，獲立一足，以未來之功，洗前日之污，則不可不力負義務，而以權利讓人。他省人之於湘人，亦希勿記其前愆，而予以自新之路；不然者，以湘人之堅忍懷悍，操之過激，鋌而走險，異族仍利而用之，此則湘人之不幸，而亦中國之大不幸也。喪亂孔多，憂心如搗，伯叔兄弟，其咸予顧！

怪哉上海各學堂各報館之慰問出洋五大臣

學堂者，漢族之學堂也；報館者，漢族之報館也。其於滿奴之受驚，宜拍案大叫曰：「惜乎其不死也！」其於烈士之以身殉也，宜大表哀敬之辭，率全國之學堂報館而開一大追悼會。今於烈士之死，則目爲病狂喪心，於滿奴之倖免，則慰之幸之，何其顛倒如是其甚也！烈士雖不知爲誰何，要亦不失爲輕生仗義之儔。此無論所抱持之主義與吾黨同，或與吾黨立於正反對之地位，其敢死則有足多者。中國暗殺之舉，甚爲幼稚。前此雖有行之者，而其人皆有畏死之心，逡巡不決，事機坐失。以視烈士之預備犧牲其身，毫無躊躇不前之情態者，求之中國歷史上，真不可多觀也！此宜如何表揚，以爲後者勸，况貶斥而辱罵之耶？至於所謂五大臣者，滿人居其三，其二則亦完全之滿奴也。假考察政治之名，以掩天下之耳目；於其歸也，粉飾一二新政，以愚弄我漢人。我漢人爲其所愚，忘其前日之大仇，而真心待之，彼乃一面以保其私產，一面扶長滿人之勢力，收漢人之政權。袁世凱也，張之洞也，岑春煊也，五大臣回國之時，卽爲其投開闢散之日。不及十年，漢人之民氣盡消，政權盡奪，漢人盡據津要，然後「甯以天下贈

之朋友，不以與之家奴』之實可見矣。我漢人死活之問題，係於五大臣之出洋。蓋鬼，可畏者也；鬼而變易面目，使人不知其爲鬼，而親近之，則可畏愈甚。五大臣之出洋也，將變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臉，以蠱惑士女，因以貪人者也。烈士讎之，是猶於稗鬼執粉筆以塗人皮之際，乘其尙可辨認也，一墨而塗仆之，以絕禍根。不幸而魔鬼所斃，此正吾人之不幸也。吾人於烈士而痛惡之，於滿奴而慰問之，是猶快擊魔鬼者之死，而慶魔鬼得生，謂非病狂喪心，其能至是耶？以文明之代表如學堂報館者，而猶若此，中國其無望矣乎？吾漢人其永爲魔鬼所食乎？

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

有失敗之英雄，有成功之英雄。英雄而成功也，人謳歌之；英雄而失敗也，人哀吟之。若夫屢失敗而將來有成功可望之英雄，則世界之視綫集焉。是故歐美之於英雄也，於其未至，則通書以相誚問，於其戾止，則開會以盛歡迎。貴紳淑女，黃叟稚童，爭握其手；有接其襟袵者，則以爲希世之榮。甚至如加里波之至英，英人欲留其所着之衣以爲紀念，頃刻而其衣片片撕盡，迄今思之，其狂愚誠不可及，亦足以窺見白人崇拜英雄之一斑。夫於異國之英雄，猶有其然也，况爲本族之英雄乎？况爲本族屢失敗而將來有望之英雄乎？人之想望其風采，願接其顏色也，何怪其然！

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於將來有大望；雖爲本族之英雄，而其爲英雄也，決不可以本族限之，實爲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視於本族止也，欲於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後世吾不知也，各國吾不知也，以現在之中國論，則吾敢下一斷辭曰：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獨吾信之，

國民所公認也。

先是孫君由亞而美，由美而歐，所至之處，旅外華民及學生，開會歡迎，公請孫君演說。各國之政黨，亦皆倒屣以迎孫君。孫君既獲聞各國大政治家之緒論，益以參觀所得，學識愈富，熱度愈漲。亟欲貢獻祖國，乃於乙巳孟秋，由歐洲返日本橫濱。旅東同人聞之，派代表百餘人，恭迓於埠。於陽歷八月十三日，開歡迎會於東京麴町區之富士見樓。

富士見樓者，居於駿河臺之麓，後臨一小河，游艇如織。隔岸爲砲兵工廠，煙突林立，黑雲蔽天，聲隆隆不絕，雄壯殆不可名狀，爲日本一名區，有嘉客則宴於是。結構雖不大宏敞，頗爲精巧，蓋素爲日本集會之所也。是日至者千三百餘人，已告滿員，後至者皆不得入。然猶不忍去，佇立於街側以仰望樓上者復數百人。有女學生十餘人，結隊而來，至則門閉，警察守焉，女學生大憤，恨恨而返。然室內則已無隙地，階上下，廳內外，皆滿。暑氣如蒸，汗臭不可嚮邇。余乃偷出戶外敗塵氣。有小假山，屹立池中，四週噴水，紅色魚游泳其間，樓外則葡萄披離下垂，綠陰覆焉，從此而下，有小門。門側繫一遊艇，風景絕佳，神氣爲之清爽。未幾而廳內拍掌聲起，余急入，則來賓日人某某等，先孫君而至。約過二十分許，孫君着鮮白之衣，數人導之，拾級而上，滿場拍掌

迎之。立在接受者，爲前者所蔽，跂足以望，擁擠更甚，然皆肅靜無譁。東京自有留學生以來，開會之人數，未有如是日之多而且整齊者也。

無何。孫君以靄然可親之色，颯爽不羣之姿，從人叢中，出現於演臺上，拍掌聲又起。孫君先謝歡迎之盛義，繼續述環遊全球所歷，衆人拍掌不絕，終乃就時下之問題，而爲一源源本本之大演說，今節錄其精要於下。——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爲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斥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爲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爲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爲我國賀也！願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拍手）

中國不僅足以突駕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發達於數百年前耳。而中國之文明，已著於五千年前，此爲西人所不及。但中間傾於保守故，

讓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卽或勝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英國倫敦，先無電車，惟用馬車。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來而迥如隔世，前之馬車，今已悉改爲電車矣。謂數年後之中國，而仍如今日之中國，有是理乎？（拍手）

中國土地人口，爲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爲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臺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據此大舞臺，而反謂無所藉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爲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拍手）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國見情日迫，不勝危懼。然我苟發憤自雄，西人將見好於我不暇，遑敢圖我！不思自立，惟以懼人爲事，豈計之得者耶？（拍手）

所以鄙人無他，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爲之原動力耳；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以吾儕今

日爲之，獨不能事半功倍乎？（拍手）

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殊難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國發明機器者，皆積數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歲月之功已足。中國之情況，亦猶是耳。（拍手）

又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祇可爲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爲共和，此說亦謬，於修築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較然矣。（拍手）

且夫非律賓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爲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是誣中國人尊非律賓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烏乎可！（拍手）

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爲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爲直

截了當之共和，而爲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於上，僅其得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爲耶？鄙人願諸君於是等謬想，淘汰潔盡，從最上之改革著手，則同胞幸甚！中國幸甚！（拍手，下略）

孫君演說已畢，繼之演說者，則有安徽某君。大抵謂法國不僅有一拿破崙，美國不僅有一華盛頓，先有無數之拿破崙華盛頓，而此有名之拿破崙華盛頓，乃始能奏其功。故吾國今日不可專倚賴孫君一人，人人志孫君之志，爲孫君之爲，中國庶克有濟。更端而起者，復有數人。最務爲來賓演說，某君謂昔年孫君來此，素同情者，僅余等數輩耳；中國人士，則避之如恐不速。今日諸君寄同情於孫君如此，實堪爲中國慶慰！某君則曰：『諸君自表面而觀，謂敵國今日之強，由於取西法之效，而不知爲漢學之功。當年尊王傾慕之士，皆陽明學絕深之人，而於西法未必盡知。使無此百折不回之諸帝輩，以傾倒幕府，立定國是，則日本之存亡未可知，其能有今日之盛耶？故諸君亦惟先發揮其國學，不定國基，再以西法輔之，則敵國之富強不難致，徧而過之亦不可知；否則先其所後，後其所先，摹仿敵國今日之皮毛，而遺本國固有之精髓，必無效可見，此可斷言也。抑鄙人更有一言：敵國之國體，與貴國異；敵國爲萬世一系，而貴國今日之政府

爲異族所有。故敵國可以君主立憲，而貴國必須共和。倘亦以敵國爲標準，則其害誠有不可勝言者。敵國之德川氏不去，則萬事棘手；貴國不先去滿洲政府，而欲有一事之克就緒，難爲貴國信也。諸君勉旃！建三色之旗，擊自由之鐘，端於孫君與諸君是望。異日者，亞東大聯盟，其起點於今日之會乎？」言至此，拍掌聲如雷。已而經理人告散會，來賓先去，孫君次之，衆亦紛紛而散，時已爲午後三時矣。

記者曰：余每見日本人之歡迎其陸海軍帥也，殆舉國如狂。私心揣度曰：使其人而在中國也。中國人視之當如何？迄今觀留學生之歡迎孫君，而知我中國人愛國之忱，崇拜英雄之性，視日本有加無已也。夫孫君者，非內地之僭主僞吏，迂曲曲儒，所誣爲大道不道者乎？而留學生殆舉全數以歡迎之。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大老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吾今亦曰：「留學生者，中國之代表也。代表歸之，被代表者焉往？」其有疑言者乎？盍俟之於異日。

抑吾聞孫君所抱持之主義，實兼民族平民二主義者也。是日之演說，僅及民族主義，於平民主義則未曾提及。蓋人數過多，則程度不一，故有難言之者。且中國所宜急於行者，亦以民族主義爲先，此所以特緩平民主義，而急其所先焉，著手之次第應爾也。

至於孫君所言，驟聽似爲人人能言者，特人言之而不行，孫君則行之而後言，此其所以異也。况孫君於十餘年之前，民智蒙昧之世，已能見及此而實行之，得不謂爲開世之豪傑乎？夫豪傑之見地，亦惟先於常人一著耳。據事後而曰我亦能之，則凡今日之搖電鈴而過市者，皆可以稱神聖，而當日之發明電氣者爲無功矣，有是事乎？今後有人，其能力，其理想，俱僂於孫君之上，吾不敢保其必無也。然而孫君爲一造時勢之英雄，則吾所敢必也。

或有謂余者曰：『人不可失自尊心也。孫君英雄，吾獨非英雄乎？若之何其崇拜之也！』答之曰，唯唯，否否，不然：人固不可失自尊心，然吾崇拜民族主義者也；以崇拜民族主義之故，因而崇拜實行民族主義之孫君，吾豈崇拜孫君哉！仍崇拜吾民族主義也。敬重軍隊者，因而敬重軍旗，夫軍旗有何知識，而亦須敬重之耶？亦以軍隊汎而無著，寄其敬重之心於軍旗耳。軍旗尙然，况於實行民族主義之孫君乎？是日之歡迎孫君者，余敢斷言其非失自尊心，而出於愛國之熱忱，識者當不以余言爲謬。

周君辛鏢事略

周君辛鏢，字椒川，又號督州，湖南新化縣人也。爲人任俠有奇氣。里有某姓者，族小而弱，爲某大姓所侮，力不能較；君憤之，爲訟於官，得直。里人義君，推爲團總。新化爲團十六，爲村百二十八。團最大者，爲君之大同團，領村十七，人口十餘萬，宛然歐美一小國家也。中國自治制不完全，而官又最腐敗，除推敲外無所事，團務廢弛，達於極點。君辦事果決而嚴明，以己意創立鄉約。不及期年，無敢不就範圍者。盜賊率他徙。團中無賭博私宰，開設煙館等事，團大治。君之威令過於官，官特受成而已。甲午以後，君知非輸入新學術不足以濟時艱。與邑紳晏君孝仁，彭君延熾等，組織實學堂，卽今之縣立速成中學堂也。又以團費購活字版一部，印刷新出書籍，分送團內。故新化風氣之開，以君團爲最先。迄今以官私費遊學於日本者十餘人，肄業於省垣公私學堂者數十人，廣西隨營學堂十七人，占全邑學生數十之三，皆君之力也。君又擬仿徵兵制，團民年滿二十，則編爲團練兵八月，以新式教練，滿期退歸，每年但大操二次，預計十年之後，可得精兵萬餘人。事垂成矣，會有尼之者，遂中止。君乃專注意於教育。

大同團出產，以煤爲大宗，市僧藉以爲利，每石納費五六文，稱爲行費；然實不出費領帖，皆以飽私囊。君議提爲學堂經費，每石減爲四文，方衆爲便，而每年得二千餘緡之膏款，於團之適中，辦一大同小學堂，招團之子弟而教之，稟官立案，自巡撫以下皆報可。而市僧某惡奪其利權，大悲，頑固者從而陰嫉之，遂閤衆抗拒。縣令不置爲意，同事復多觀望。君專當其衝，爭訟連歲。君家本僅中貲，遂至破產。君持之愈急，痞黨恨之刺骨。寡人刺之，懸賞四百金，鎗危者累，而君不以是稍挫其氣。相持至二載，局屢建屢燬，學堂經費無所出，不得已暫行停辦。而君亦知專辦一局部事，無濟於時局，愈欲以一身肩任國家事矣。先是邑人在東者，屢以書報寄回，君睹之，大感動，東遊之志遂決。又倡議自辦鐵路。時盼回粵漢鐵路之議尙未發也，而君早見及此，徒以地處偏隅，知君者少，無應者。至今年春，乃將所餘剩之田數畝售之，得二百餘金，持以東渡，擬學速成法政。至滬而病，居月餘，病稍間，挾病來東京。邑人見君憔悴殊甚，勸入醫院療治，而君則意氣極壯，入病院僅二週退出。未幾，又思作東三省之遊。草一辭家書，約數百言，悲壯淋漓，不堪卒讀。與華談論天下事甚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然而船之病劇日劇，邑人強之再入獨村病院。院長診之，大駭，不肯發藥，稱一月內尙可無

虞。邑人決議，倩謝君國藻送之歸國，而君猶以爲至上海則必舍謝君他往，固不料其竟病死於日本也。會橫濱之汽船已發，乃坐汽車至神戶，病大發作，不能更行。而汽船人數亦已滿額，乃入兵庫縣縣立醫院。醫員亦已爲不可治，姑收留之。君至此亦自知其病之不輕，惘然語謝君曰：『使天而假我三年，吾必有以表白於世。豈非天乎！』謝君飲泣，電告華等，增遣劉君華式往。二人輪番侍疾，而君已病不知人，時時作囁語，細聽之，則皆國事，無一家常語。居病院五十日而沒，時爲乙巳九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時四十分，距生之歲。五十年矣。配蕭氏，子先鎬，先口，先銳，其在國未得隨侍。謝劉二君，卽君之大同團人，君爲其父親行。含殮之事，俱二君躬親之。邑人得電，罷課三日，誌哀悼。君柩暫停於神戶華商所立三江公所義地，擇期扶送回梓。邑人囑華將君之生平，略爲敘述，以報告同學。華於君雖爲同縣，知君之事甚少，茲所敘者，僅其十之一二耳，又君之懷抱，今尙難披露，願俟之異日。同學諸君，有憫其志而悲其遇者，賜之銘傳詩歌，以發幽潛，幸甚！乙巳九月二十五日，同邑陳天華述。

絕命書 附跋

嗚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國乎？今日之中國，主權失矣，利權去矣，無在而不
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其有一線之希望者，則在於近來留學生日多，風氣漸開也。使
由是而日進不已，人皆以愛國爲念，刻苦向學，以救祖國，卽十年二十年之後，未始不
可轉危爲安。乃進觀吾國同學者，有爲之士固多，可疵可指之處亦不少。以東瀛爲終南捷
徑者，目的在於求利祿，而不在于居責任。其尤不肖者，則學問未事，私德先壞，其被
舉於彼國報章者，不可縷數。近該國文部省有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之頒，其剝我自由，
侵我主權，固不待言。鄙人內願團體之實情，不敢輕於發難；繼同學諸君倡爲停課，鄙
人聞之，恐事體愈致重大，頗不贊成，然既已如此矣，則宜全體一致，始終貫徹，萬不
可互相參差，貽日人以口實。幸而各校同心，八千餘人，不謀而合，此誠出於鄙人預料
之外，且驚且懼。驚者何？驚吾同人果有此團體也；懼者何？懼不能持久也。然而日本
各報，則詆爲烏合之衆，或嘲或諷，不可言喻。如朝日新聞等，則直詆爲『放縱卑劣』，
其輕我不遺餘地矣。夫使此四字加諸我而不當也，斯亦不足與之計較；若或有萬一之

似焉，則真不可磨之玷也！近來每遇一問題發生，則羣起譁之曰：「此中國存亡問題也。」。顧問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已，二十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忽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憤母誤會其意，謂鄙人爲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後，取締規則問題了則了，切勿固執；惟須亟講善後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諸君更勿爲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爲，將來自處，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而死之。夫空談救國，人皆厭聞；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於待至事無可爲，始從容就死，其於鄙人賊得矣，其於事何補耶？今朝鮮非無死者，而朝鮮終亡。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其講愛國，更臥薪嘗胆，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不與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

人今日之希望也。然而必如鄙人之無才無學無氣者而後可，使稍勝於鄙人者，則萬不可學鄙人也。與鄙人親厚之友朋，勿以鄙人之故而悲痛失其故常，亦勿爲輿論所動，而易其素志。鄙人以救國爲前提，苟可以達救國之目的者，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今將與諸君別長矣，當世之問題，亦不得不略與諸君言之：近今革命之論，囂囂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而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觀於鄙人所著各書自明。去歲以前，亦嘗渴望滿洲變法，融和種界，以禦外侮；然最近則主張民族者，則以滿漢終不並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實；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願與我共事乎？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則代之以德川氏可也。滿洲民族，許爲同等之國民；以現世之文明，斷無有仇殺之事。故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復仇論者所云，仍爲政治問題也。蓋政治公例，以多數優等之族，統治少數之劣等族者爲順，以少數之劣等族，統治多數之優等族者爲逆故也。鄙人之於革命如此。然鄙人之於革命，有與人異其趣者，則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蓋革命有出於功名心者，有出於責任心者。出於責

任心，必事至萬不得已而後爲之，無所利焉；出於功名心者，已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恃外資。會黨可以偏用，而不可恃爲本營。日本不能用馬賊交戰，光武不能用銅馬赤眉平定天下，况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至於外資則尤危險，菲律賓覆轍，可爲前鑒。夫以鄙人之迂遠如此，或至無實行之期，亦不可知。然而舉中國皆漢人也，使漢人皆認革命爲必要，或則如瑞典諾威之分離，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衆響應，其於事何難焉？若多數猶未明此義，而卽實行，恐不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也。此鄙人對於革命問題之意見也。近今極倡利權收回，不可謂非民族之進步也；然於利權收回之後，無所設施，則與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何異？夫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不可謂所慮之不是也，徒用消極方法，而無積極方法，故國終不鎖，而前此之紛紛擾擾者，皆爲無效。今日倡利權收回者，何以異茲？故苟能善用之，於此數年之間，改變國政，開通民智，整理財政，養成實業人才；十年之後，經理有人，主權還復，吸收外國資本，以開發中國文明，如日本今日之輸進外資可也。否則爭之甲者，仍以與乙，或遂不辨；外人有所藉口，羣以強力相壓迫，則十年之後，亦如潰堤之水，滔滔而入，

利權終不保也。此對於利權收回問題之意見也。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爲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爲可親，則請觀朝鮮；然遂謂日本人將不利於我，必排之而後可者，則愚亦不知其說之所在也。夫日人之隱謀，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後即彼之書報，亦倡言無忌，固不慮吾之知也。而吾謂其不可排者何也？「兼弱無攻昧，取亂侮亡。」吾古聖之明訓也。自有可亡之道，豈能怨人之亡我？吾無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朝鮮之亡也，亦朝鮮自亡之耳，非日本能亡之也。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強，使吾亦如彼之所以治其國者，則彼將親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則即排之有何實力耶？平心而論，日本此次之戰，不可謂於東亞全無功也。倘無日本一戰，則中國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戰，而中國得保殘喘，雖以堂堂中國，被保護於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實已如此，無可諱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利用外交，更新政體，於十年之間，練常備軍五十萬，增海軍二十萬噸，修鐵路十萬里，則彼必與我同盟。夫「同盟」與「保護」，不可同日語也。「保護」者自己無實力，而惟受人擁蔽，朝鮮是也；「同盟」者勢力相等，互相救援，日英是也。同盟爲利害關係相同之故，而不由於同文同種。英不與歐洲同文同種之國同盟，而與不同文同種之日本同盟；日本不與亞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幹事諸君鑒：聞諸君有欲辭職者，不解所謂。事實已如此，諸君不力為維持，保全國體，不重辱留學界耶？如日俄交戰，倘日本政府因國民之暴動，而即解散機關，坐視國家之滅，可乎？否乎？今之問題，何以異是？願諸君思之！

此吾友陳君星台絕命書，強齋每一思君，輒一環誦之，蓋未嘗不心捐捐然悲，而淚涔涔然下也。曰：嗚乎！若君者殆所謂愛國根於天性之人非耶？當去歲秋，湖南事敗，君與強等先後走日本，憂憤益大過量。時時相與過從，談天下事，未嘗不哽咽垂涕泣而道也。今歲春，東報興瓜分謠，君愈憤；欲北上，冀以死要滿廷救亡，殆明知無裨益，而思以一嘗試，絕世人扶滿之望也。既而友人沮之，不遂行。然其嘗言曰：『吾實不願久佞此人間世也！』蓋其抱死之目的以埃久矣。居無何，留學界以日本人定學則議羣起力爭，始強挽君曰：『君能文，豈有所作，以表意見乎？』君曰：『否，徒以空言騙人發難，吾豈為耶？』越數日，學界則大憤，均休校議事，君猶無動。迄月之十一日，其同居者則見君握管作文字，至夜分不輟。其十二日晨起食畢，自某君貸金二元出門去，同居者意其以所作付剽賊也，聽焉；入夜未歸，始懷疑。良久，有留學生會館關者踰門語曰：『使署來電話稱：大森警吏發電

至署，告有一支那男子死於海，陳其姓，名天華，居神田東新社者云。」嗚呼！於是知君乃死矣！痛哉！天未明，強偕友人某氏某氏赴大森視之，大森町長乃語曰：「昨日六時，當地海岸東濱，距離六十間處，發見一屍，卽撈獲之。九時乃檢查身畔，得銅貨數枚與書留（寄信保險證）餘無他物，今既已殮矣。」則率引我輩觀之，一樽悽然，倭式也，君則在焉！復審視留書，爲以君氏名，自芝區御門前郵，達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者。當是時，君邑人已有往橫濱備棺衾，擬厝於華人墓地，乃倩二人送君屍於濱。強與某等乃返抵會館，索其郵物，獲之，則萬言之長函，卽此絕命書也。一人宣讀之，聽者數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夫以君之所志，使其所懷抱得畢展於世，無少殘留，則吾民族受其福祚，其所造於中國前途者豈有涯耶？而乃竟如是已焉，吾人得母有爲之悼惜不置者乎？雖然，吾觀君之言曰：「以救國爲前提」。又曰：「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恐同胞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又曰：「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死於今日，使諸君有所發動！」蓋君之意，自以爲留此身以有所竣，孰與死之影響強？吾甯取夫死覺吾同胞，使共登

於救國之一途，則其所成就較以吾一身之所爲孰多耶？噫！此則君之所以死歟？君之心則苦矣！吾人讀君之書，想見君之爲人，不徒悼惜夫君之死，惟勉有以副乎君死時之所言焉，斯君爲不死也已。乙巳十一月晦，強齋謹泣跋。

陳天華集中編

猛回頭

地理略述

普天之下，共分五個大洲。中國是亞細亞洲的一個大國，內地有了十八省，穩爲中國的本部。在本部東北方，有東三省，即從前的金國，現在的滿洲。那滿洲乘着明末的亂，佔了中國，改號大清國。直隸山西陝西之北有蒙古，即原韃子，滅了宋朝，一統中華。明太祖把他趕歸原處，後亦爲滿洲所滅。由甘肅過去，有新疆省，是一個回回國，乾隆年間被滅的，四川之西有西藏，是一個活佛做國王，亦歸服清朝。除了十八省以外，從前都是外國，於今都是大清國。中國亦不過與那蒙古新疆西藏同做了滿洲的奴隸。在中國東方的有日本國，是一個島國，約有中國兩省大，從前也是弱國，近來仿照西人的法子，不過三十年，遂做了第一等強國。與山東省遙遙相對的是高麗國，近來改名朝鮮，從前也是中國的屬國，自甲午年戰敗之

後，遂不歸中國管轄。在中國南方的有越南國，暹羅國，緬甸國，皆是進貢中國的。後法國佔了越南，英國佔了緬甸，暹羅亦受英法兩國挾制，不久也是要滅的。由西藏再西，有印度國，佛菩薩所出的地方，約有中國十二三省大，乾隆年間，爲英國公司所滅。以上皆是亞細亞洲。此外又有大小國數十，都爲那西洋人滅了。亞細亞洲之西，有歐羅巴洲。五大洲之中，惟此洲最小又最強。洲中大小國亦數十，第一強國是俄羅斯。他的地方。小半在歐羅巴，大半在亞細亞。中國與他連界二萬餘里，全國有清國二倍之大，但人口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第二是英吉利。他的本國很小，屬地比本國大七十六倍。又有法蘭西，德意志，澳大利，皆是強國。其餘的大者如中國的一二府而已。歐羅巴南有阿非利加洲，沙漠居多，天氣很熱，從前也有數十國，於今皆爲西洋人（即歐羅巴各國）所瓜分。印度之南，有南洋羣島，約有數百，自明朝即爲西洋人所佔。南洋羣島之中，有最大的島名叫澳大利亞洲，亦稱爲五大洲之一，土人很少，爲英國所佔領，在以上四大洲之西者，叫阿美利加洲，從前本是一塊荒地，在西隔著太平洋，在東隔著大西洋，亙古與人世不相通。自明朝中間，歐羅巴人名叫哥倫布者，始尋得是處。其後歐羅巴的人往者愈多，遂建

了多少的國，尤以美利堅爲最大。五洲萬國，除中國日本數國之外，其餘各部，皆歸服了歐羅巴。中國又危乎殆哉！我同胞乎！何可不一醒也？

人種略述

天下的人種，自大處言之，約分五種：亞細亞洲的人，大半是黃色種；歐羅巴洲的人是白色種；阿非利加洲的人是黑色種；南洋羣島的人，是棕色種；阿美利加洲的土人是紅色種。五種人中，只有白色種強，黃色種次之，其餘的三種，都是白色種所壓制，不久就要滅種。此就色面而分出五大種也。專就黃色種而言之，則十八省的人皆係華種，始祖黃帝於五千年之前，自西北方而來，戰勝了苗族，一統中國。今雖爲外種所征服，其人口共四萬萬有餘，居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世界人口共十餘萬萬，而華種居其四分之一）滿洲是通古斯種，金朝亦是此種人，其人口共五百萬。蒙古爲蒙古種，其人口共二百萬。新疆爲回回種，其人口一百二十萬。西藏爲吐番種，其人口一百五十萬。有苗種是從前中國的土人，其數比華種爲多。於今只深山之中留了些微。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的人，從前都是華種的對頭，華種無

一刻不提防他們。其人皆野蠻，兇如尻狼，不知禮義，中國稱他們爲犬羊，受他等之害不少。自滿洲入主中國，號稱中外一家，於是向之稱他爲犬羊者，俯首爲犬羊奴隸矣。

大地沉淪幾百秋，
烽煙滾滾血橫流。

傷心細數當時事，
同種何人雪恥仇！

我中華滅後二百餘年一個亡國民是也。幼年也曾習得一點奴隸學問，想望做一個奴隸官兒。不料海禁大開，風雲益急，來了什麼英吉利，佛蘭西，俄羅斯，德意志，到我們中國通商，不上五十年，弄得中國民窮財盡。這還罷了，他們又時時的興兵動馬，來犯我邦。他們連戰連勝，我國屢戰屢敗。日本佔了台灣，俄國佔了旅順，英國佔了威海衛，法國佔了廣州灣，德國佔了膠州灣：把我們十八省都盡在那各國的勢力圈內，絲毫也不準我們自由。中國的官府好像奴隸一般，中國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馬一樣。又有那一班傳教的教士，如狼似虎，一點兒待他不好，便辦起教案來，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我中國雖說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那時我們華人中有一班志士，看見時勢不好，熱心的變法，只想把這國勢救回來。那裏曉得這

滿洲政府說出甚麼『漢人強，滿人亡』的話兒，不要我們漢人自己變法，把轟轟烈烈爲國流血的大豪傑譚嗣同六個人一齊斬了；其餘殺的殺，走的走，乾乾淨淨，只有那滿人的勞力。不上兩年工夫，出了一個義和團。這義和團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幾件大大的不好處。不操切實本領，靠着那邪術。這邪術是小說中一段假故事，那裏用得着！所以撞着洋人，白白的送了性命。兼且不分別好醜，把各國一齊都得罪，不知各國內也有與我們有仇的，也有與我們無仇的，不分別出來，我們一國那裏敵得許多國住！我們雖然恨洋人得很，也只好做應敵的兵，斷不能無故挑釁。說到那團攻公使館，燒燬天主堂，尤爲無識。自古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我無故殺他的使臣，這是使他有話說了。我們要殺洋人，當殺千軍萬馬的洋人，不要殺那一二無用的洋人。若他們的軍馬來，怕了他們，商人教士，就要殺害他，這是俗話所謂『謀孤客』，怎算得威武呢！義和團不懂這個理想，所以弄出天大的禍來，把我們中國害得上不上，下不下。這義和團真是我們中國的罪人了！當時那一班頑固的大臣，滿懷私意，利用這義和團；等到八國與兵問罪，束手無策，棄了北京，逃往陝西，不顧百姓的死活。可憐北京一帶！被八國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足

足殺了數百萬。俄國乘勢佔了東三省，無故把六千人趕入黑龍江。列位，你道好慘不好慘！可惜我們這無恥無能的中國人，大家扯了八國順民旗，接迎八國的兵進城。還有喪盡天良的，引着八國的人，奸淫擄掠，無所不至。我家說到此處，喉嚨說也說不出了，只恨我無權無力，不能將這等自殘同種的混帳王八蛋千刀萬段，這真真是我的恨事啊！列位，你道各國佔了北京，怎麼不就把這中國實行瓜分了呢？原來各國像貌不同，言語不通兼且離我們國很遠，那裏有許多人鎮服我們！不如留着這滿洲政府，代他管領，他們又管領這滿洲政府。漢人做滿洲奴隸是做慣了的，自然安然無事，我們是奴隸的奴隸，各國是主人家的主人家，何等便當！豈不比這有形的瓜分要自己費力的好得多嗎？果然這滿洲政府感激各國了不得，從前賠款數次，差不多上十萬萬了，此次賠各國的款，連本帶息，又是十萬萬，我們就賣兒賣女，也是出不起的。又自己把沿海的砲台削了；本國的軍營請各國來練；本國的礦產讓各國來開；本國的鐵路聽各國來修；還有那生殺用人的權柄都聽各國的指揮。列位，你看滿清政府，只圖苟全一己，不顧漢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們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違旨的罪，與兵勦洗，草芥也比不上。

十八省中，愁雲黯黯，怨氣騰霄，賽過那十八重地獄。他又見從前守舊惹出禍來，敷衍行了一切新政，其實何曾行過！不過是掩飾人的耳目。他且莫講，京城修一個大學堂，要費三十萬銀子，政府說用費大了，至今未修；皇太后復修頤和園，數千萬銀子也辦出來了，每年辦陵差，動輒數百萬，亦是有的，獨有這三十萬難道尋不出麼？我們百姓家裏，要一錢買水吃也沒有，去年榮祿嫁女，他的門房得門包三十二萬。這銀子是那裏來的？都是那貪官剝削我們的脂膏，獻與榮祿的。榮祿之外，還有那太監李蓮英，皇太后最信用他，最相好的，他的家財比榮祿多了十倍。當今的官府多半是他的門生，小門生，列位，你看這個情形，中國還保得住麼？到了今年，俄國就要把東三省實歸他有了；法國也要這廣西省。中國若準了他兩國的，這英國少不得就要長江七省，德國少不得就要山東河南，日本少不得就要福建浙江。還有那一塊是我們的！我想這政府是送土地送熟的了，不久就要拱手奉納，我們到了那個時節，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還有什麼好處呢！我一想到此際，把做官的念頭丟了，只想把我們的同種救出苦海。無如我們同胞沉寔不醒，依然歌舞太平，大家自私自利，全無一點團結力。真真所謂『火燒到眉毛尖子上尙不知痛』，好嘆呀！

閑下無事，編成了幾句粗話，叫做猛回頭。列位若不厭煩，聽我家唱來，消消閒好麼？

拿鼓板坐長街高聲大唱，
我中華原是個有名大邦，
論方里四千萬五洲無比，
論物產真個是取之不盡，
看起來那一件比人不上！
爲甚麼到今日奄奄將絕？
這原因真真是一言難盡，
五千年俺漢人開基始祖，
夏商周和秦漢一姓傳下，
這是我祖宗們傳留家法，
可惜的骨肉間自相殘殺，
到晉朝那五胡異常猖獗，
尊一聲衆同胞細聽端詳：
不比那彈丸地僻處偏方。
論人口四萬萬世界誰當！
論才智也不讓東西各洋。
照常理就應該獨稱霸王。
割了地賠了款就要滅亡。
待我們細細數共做商量。
名黃帝自西北一統中央。
並沒有異種人來做帝皇。
俺子孫自應當永遠不忘。
惹進了外邦人雪上加霜。
無非是俺同種引虎進狼。

到五季又是個外強中弱，
宋太祖坐中原無才無德，
難怪他子孫們懦弱不振，
那徽宗和欽宗爲金捉去，
朱仙鎮殺得他片甲不返，
自此後俺漢種別無健將，
元韃子比金賊更加兇悍，
殺漢人不計數好比瓜果，
攻常州將人膏燃做燈亮，
豈非是異種人原無憫隱，
想當日那金元人數極少，
我漢人百敵一都是有剩，
只緣我不曉得種族主義，

到唐朝才平定暫息刀槍。
俺同胞遭殺戮好不心傷！
復燕雲這小事尙說不遑。
稱臣姪納貢品習以爲常。
只岳飛打死仗敵住虎狼！
可恨那秦檜賊暗地中傷！
任憑他屠割我如豕如羊。
先滅金後滅宋錄不可當。
有一件俺說起就要斷腸！
這殘忍想一想好不悽涼！
俺同胞把仇讎認做君王。
合計算數十萬有甚高強！
爲什麼寡勝衆反易平常？
爲他人殺同胞盡喪天良，

他們來全不要自己費力，只要我中國人自相殘傷。

這滿洲滅我國就自此策，吳三桂孔有德爲作虎俵。

那清初所殺的何止萬萬！那一個不是我自倒門牆。

列位：你看中國數千年來，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斷沒有中國人殺外國人的；只有外國人到中國做皇帝，斷沒有中國人到外國做皇帝的；這是甚麼緣故？因中國地方大得很，人口多得很，大了就不相往來，多了就難於親熱，又不曉得是一個祖宗發出來的，把做別人相看；太平久了，沒有禍患來逼迫他，自然是游手好閒，不想習武藝。那外國地方既小，人口又少，所以最相親愛，合數十萬人爲一個人；他們又沒有別項出息，全靠著遊獵擄掠爲生，把武藝做性命，人人都操得好，一可敵十，以攻我這一人是一人全無氣力的中國人，怎麼不有勝無敗？況且又有我們那些忘着自己本族的人替他盡死，怎麼不就做了中國的皇帝呢？從前做中國皇帝的雖然朝代屢易，總是我漢人，總是我始祖皇帝的子孫，只可稱之爲換朝，算不得滅國。惟有元朝與這清朝一統中華，這中國就滅過二次了。而我們以多數的中國人，受制於少數的外國人，可算是我中國人一個大大的恥辱了！

俺漢人想興復倒說造反，便有這無恥的替他勤王！

列位：你道這『造反』二字怎麼樣講的？他強佔了我們的國，我們自己想恢復起來，是正堂堂的道理，有甚麼造反！好比人家有一份產業，被盜強竊了，到了後來，這人家的子孫長大了，要想報這個仇，把從前的產業爭轉來，也可說他是不應該的嗎？那人家的子孫，若是有一半倒要幫這強盜，把自己的親兄弟殺害，到那強盜處討功，這還算得一個人麼？列位，你看這勤王黨，豈不是與這個人殺害自己的親兄弟，到強盜處討功的一樣麼？列位，列位，這都忍得，還有那一件忍不得！

還有那讀書人勸言忠孝，全不曉『忠孝』字真理大綱。

是聖賢應忠國怎忠外姓？分明是殘同種滅夷綱常。

轉瞬間西洋人來做皇帝，這班人少不得又喊『聖皇』

想起來好傷心有淚莫灑！這奴種到何日始能盡亡！

還有那假維新主張立憲，略畛域講服從胡漢一堂。

這議論都是個隔靴搔癢，當時事全不懂好像顛狂。

倘若現政府勵精圖治，保得住俺漢種不遭凶殃，

俺漢人就吞聲隸他宇下，納血稅做奴僕也是無妨；

怎奈他把國事全然不理，滿朝中除媚外別無他長。

俺漢人再崇他真不得了，好像那四萬萬捆入法場。

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

法蘭西佔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領膠州虎視東方；

新日本取台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

這中國那一點我還有份！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

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衆漢人拱手降洋。

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

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說我是

與洋人做對，是與現在的朝廷做對，要把我們當做謀反叛逆殺了。列位，我們尚不

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這朝廷的，恐怕口雖道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

知道。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麼？

俺漢人自應該想個計策，爲甚極到死地不慌不忙？

痛只痛甲午年打下敗陣！

痛只痛庚子歲慘遭死傷！

痛只痛割去地萬古不返！

痛只痛所賠款永世難償！

痛只痛東三省交將割獻！

痛只痛法國兵又到南方！

痛只痛因通商民窮財盡！

痛只痛失礦權莫保糟糠！

痛只痛辦教案人命如草！

痛只痛修鐵路人扼我吭！

痛只痛在租界時遇陵踐！

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探湯！

列位：你看洋人到了中國，任是甚麼下等的人，我們官府都要把做上司相看。

租界雖說租了，仍是我們的地方；那裏曉得到了租界內，中國人比禽獸也比不上，一點兒不到，任是甚麼大官，都要送到工部局治罪。守街的巡捕比那虎狼還兇些，中國人打死外國人，一個要完十個人的命，還要革許多的官員，才能結案；外國人打死中國人，他就送往本國去了，中國的官府半句話也講不得。上海的西洋人有一個花園，上貼一張紙：『只有狗與支那人（外國稱中國爲支那）不准進入』！中國人當狗都當不得了！這南洋羣島一帶，以及美洲澳洲，中國有二三百萬人在彼做苦工營生，那洋人異常妬忌，每人上岸，就要抽五十元稅的。每年還有種種的稅，少

不如他們的意，他就任意打死。有一個地方叫做檀香山，有中國萬多人的街。病死一個婦人，也是常事，那洋人說是疫死的，怕傳染他們外國人，就放火把這街全行燒了，這街的人不敢做聲，大家都到那河邊樹下住居。列位，你道傷心不傷心！那洋人看見中國的人仍來得不少，又想一個法子：上岸的時候，不能寫五十個洋字，不准上岸；把五十元的身稅加至五百元。其餘的辣手段都高漲了，差不多中國人不能有一個配出洋。這一條苦生路都將沒有，還有別項生路麼？中國尚未為洋人所瓜分，已到這個情形，等到他們瓜分中國之後，他還准我們有一碗飯吃麼？

怕只怕做印度廣土不保；

怕只怕做安南中興無望。

列位：你道印度若大的地方，怎麼滅的？說來真是好笑！三百年前，英國有幾個商人，集個十二萬的小小公司，到印度通商，不上百年，這公司的資本就大了。到乾隆年間，這公司的一個書記叫做克雷飛的，生得有文武全才，他就招印度人為兵，就印度地方饑餉，把印度各國全行滅了，歸他公司管轄。列位，你道希罕不希罕？這印度是佛菩薩出世的地方，比中國小不多少，其人口也有中國四分之一，為甚麼被英國一個小公司所滅？不曉得是印度人自己滅的，全不要英國費力，怎麼

怪不得英國！我們中國人和印度好像是一種水衝出來的。英國在我國的勢力，比當初在印度大得多；列位試想一想，我們今日罵印度人，恐怕印度人就罵我們了。安南就是越南國，從前是進貢我中國的，和雲南廣西連界，有中國三省地方之大，光緒十年爲法國所滅。這安南國王仍有個皇帝尊號，只沒有權柄，受氣不過，悔恨而死；臨死的時候只叫『歐洲人惹不得！』嗚呼晚了！

怕只怕做波蘭飄零異域；

怕只怕做猶太沒有家鄉；

列位：你道這波蘭國是一個什麼國呢？數百年前，也是歐洲一個最著名的大國；後來內政不修，貴族當權，上下隔絕，遂爲那俄羅斯德意志奧大利三國瓜分了，俄羅斯得的地方更大，那暴虐的政策真是筆不能述。波蘭人民受虐不過，共起義兵，才有了點基礎，那貪生怕死的貴族，甘心做外族的奴隸，替俄人殺戮同胞。正如我國太平王起義兵，偏偏有那湘軍幫滿洲，平定鴟亂一樣。那俄人得此勢力，遂乘勢把波蘭人殺死大半；其餘殺不盡的，不准用波蘭的言語，波蘭的文字，波蘭的教門，一切都要用俄羅斯的。四處有俄羅斯的警察兵，波蘭人一言一動都不自由。又把這貴族富戶，以及讀書人，都用囚籠囚了，送往那常年有雪的西伯利亞，其數三

萬，每一隊有兵一隊押送。起程之際，各各捨不得自己的安樂家鄉，抱頭大哭，天昏地暗，就使石人聽了也應吊下淚來：獨有這如狼似虎的兵卒，不管你捨不捨得，不行皆用鞭便抽，頃刻間血肉橫飛，死了無數。有一個婦人，抱著孩子啼哭，那兵卒從懷中搶去孩子，擲出數丈之外，孩子口含饅頭，便跌死了，那婦人心如刀割，亦就撲斃在地。一路之上，風餐露宿，忍飢受打，足足行了數月，方到彼處，已只賸得三分之一了。滿目荒涼，淒慘萬狀：迴想前日繁華，真如隔世，夢都做不到了。那波蘭人到此地步，思想早知如此，何不同那國民軍共殺異族！縱然戰死疆場，也落得乾乾淨淨，何至如此受苦？真個悔之不及！列位，這豈非波蘭人自做自受嗎？至若那猶太國，更與波蘭不同，是數千年前一個名國，那耶穌卽生在這個地方。其人最是聰明，文章技藝，件件俱精，尤善行商。只因行爲卑鄙，沒有政治思想，張三來也奉他做皇帝，李四來也奉他做君主。誰曉得各國只要土地，不要人口，把猶太人逐出在外，不準在本地居留。可憐猶太人東奔西竄，無家可歸！縱有萬貫家財，也是別人的，卽具絕頂才學也無用處。各國都見他們是無國的人，不把做人相看，任意欺凌。今年俄羅斯有一個地方，住有數十猶太人，素安本分：近日

俄人失掉一小孩子，訛傳是猶太人殺了祭神的，於是聚集多人，把猶太人房屋用火燒了，猶太人也有投河的也有懸樑的，也有的被俄人或砍其手，或斷其足，或把身體支分節剖的。小兒被俄人擲在空中，而用刀去承接。種種殘虐，慘無天日！那俄國的官府不但不禁，反贊道應該如此；俄國的紳士，以及傳教士，都坐馬車往觀以爲笑樂。列位試想一想：人到沒有國的田地，就是這個模樣！那一國不是俄羅斯！那一個不做猶太人！好險呀！好怕呀！

怕只怕做非洲永爲牛馬；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

列位呵：莫道中國地是很大，人是很多，任從洋人怎麼樣狠，終不能瓜分中國；這非洲也就不小了，天下五大洲，亞細亞洲最大，第二就是非洲，人口也有二萬萬，只是蠢如鹿豕，全不講求學問，歐洲各國便漸漸把其地方瓜分，將人口攬回，叫他做最粗的工，好比牛馬一樣。又有南洋羣島，其人也與這非洲的人差不多，自明朝以來，卽爲西洋人所佔領。西洋人看待此處的人，如草芥一般，享福的是西洋人，受苦的是此處人。這是何故？都緣其人概不讀書，愚蠢得了不得，所以受制於人。列位。你看中國的人，有本領有知識的人有了幾個？卽是號稱讀書人

的，除了『且夫』『嘗謂』幾個字外，還曉得什麼？那歐美各國以及日本，每人到了六歲，無論男女，都要進學堂，所學的無非天文、地理、歷史、與地、倫理、化學、物理、算學、圖畫、音樂、一切有用的學問。習了十餘年，還有那陸軍、海軍、文科、理科、法科、工科、農科、醫科、師範、各種專門學問要學。他們的極下等人，其學問勝過我國的翰林進士。所以他造一個輪船我只能當他的水手，他立一個機器廠我只能當他的粗工。他們安坐而得大利，我們勞動而難糊口。此時大家尙不教子弟求切實學問，等到洋人瓜分了中國一定是不許我們學的，恐怕求爲牛馬都不可得了！

怕只怕做澳洲要把種滅； 怕只怕做苗絲日見消亡。

列位：你道於今滅國，仍是從前一樣嗎？從前滅國，不過把其國的帝王換了坐位，於民間仍是無損；於今就大大不相同了：滅國的名詞，叫做『民族帝國主義』。這民族帝國怎麼講呢？因其國的人數太多，本地不能安插，撞着某國的人民本領當他國不得的，就乘勢去佔了。久而久之，必將其人滅盡，他們便可以完全得着那一塊地方，並非歸服於他，就可無事的。這一國人種不滅，他們總不放手。那

滅種的法子也是不一：或先假通商，把其國的財源一手攔住，這國的人漸漸窮了，不能娶妻生子，其種自然是要滅的；或先將利債借與那國，子息積多，其國永遠不能完清，拱手歸他們的掌握；或修鐵道於其國中，全國死命皆制在他們手裏；或將其國的礦產盡行霸佔，本國的人倒沒有份。且西洋人凡滅一國，不准其國的人學習政治、法律、軍事，只准學些極粗淺的工藝，初則以爲牛馬，終則草芥不如。其尤毒者，則使其國的人自相殘殺。那澳洲的土人兇悍不過，英國雖佔領此地，也無法可治；最後乃想出一個絕好的妙計，土人之中存自將同類殺害來獻者，每一頭賞銀五角。那土人爲着五角銀子，紛紛相殺，這人殺了此人，領了賞項，其頭又被他人取去。不上幾十年工夫，其人遂沒有種了。銀子絲毫不走仍歸英人。列位，你看我中國人爲着每月一二兩的餉銀，便甘心爲異族殺害同種，豈不與這澳洲的土人一樣嗎？那西洋人滅人國的法子那一條沒有向中國用過！就使不瓜分我中國，如此行去，不上百年，我中國也沒有種了。這是何故？你看自通商以來，我中國的商人不日窮一日麼？每年因通商要送他四五千萬兩銀子，洋煙一項又要送他三四千萬。中國就是金山，也要用盡。況且近來每年又添出五六千萬兩的賠款，那裏有這些款項

呢？記得我前年在本省省城居住，市上生意尙爲繁盛，新年度歲，熱鬧非常；到了去年，因要出這項賠款，倒了多少錢號；及至今年新正，冷淡多了。僅只一二年，已是如此，再過二三十年後，還可想得嗎？洋人在中國的輪船鐵路日多一日，那靠着駕船挑擔爲生者還有路可走嗎？洋人在中國的機器織布等局愈推愈廣，那靠着手藝紡織爲生者還用得着嗎？輪船、鐵路、機器織布等，是最能富國的，無奈中國人自己不做，甘心送與洋人做，豈非自己尋死路嗎？中國的礦產，隨便那一省，都足敵歐洲一國，亦都送與洋人，自己還有那裏可生活呢？洋人得了中國的錢，即把來制中國的命！英國施於澳洲的手段，又施之於中國了。俄國在東三省，英國在威海衛，德國在膠州，法國在廣州灣，即招中國人爲兵。將來與中國開起戰來，一定把此等兵當做先鋒。各國瓜分了中國之後，必不能相安無事，彼此仍要相爭。在他們相爭之中，一定是此國驅此省的人，那國驅那省的人，彼此死的都是中國人，洋人不過在後做一個指揮官，勝了敗了，都與他們無涉。各國戰爭沒有休止，中國人的死期便也沒有休止。等到中國人殺完了，其實洋人終未動手，仍是中國人殺中國人！人數雖多。不過比澳洲能多殺幾年，那裏還有種呢？列位不要錯認蒙古滿洲滅

了中國，中國人種雖當時殺了十分之九，不久又復了原？將來洋人分了中國，也不過是一例；須曉得蒙古、滿洲，本國人數很少，中國人數很多。沒有中國人，他得一塊空地，有何用處？兼且他是野蠻，我是文明，無一件不將就中國人。此非他之有愛於我，迫於勢不得不然也。然而蒙古初得中國的時候，本意要將漢人殺盡，把其地做爲牧場，以便畜養牛馬，耶律楚材說，不如留之以出租稅，是以免免漢種之滅，豈足僥倖嗎！洋人的文明，比中國好得遠，他得了中國，除充下等奴隸外，那一項要你這無用的東西！文明當他不得，他就不殺也是要滅的。中國先前的主人翁不是那苗、獠麼？當先十八省那一處不是他的！我們漢族自西北方來到中國，也與西洋人自大西洋來的差不多；他們戰敗了，漸漸退出黃河一帶，把中國讓與我漢人，又被我漢人由大江一帶把他趕到那岡廣雲貴去居住，不久又被我漢人佔了那些地方，到了今日，除深山窮谷，尚有些少苗、獠，其餘平原大地，還有苗、獠的影兒嗎？當漢人未來以前，這苗、獠也是泱泱大族，族內的事情，他們也辦得井井有條，只因撞着我這文明的漢族，就如雪見太陽，全不要理他，他也會自行消滅的。漢族對於蒙古、滿洲、苗、獠自然是文明，對於歐美各國就是野蠻了。凡事若不力求進步，使文明與

歐美各國並駕齊驅，還有不滅種的理麼？

左一思右一想真正危險！說起來不由人膽戰心惶！

俺同胞除非是死中求活，再無有好妙計堪做保障。

第一要除黨見同心同德；

列位：我們四萬萬人都是同胞，有甚麼黨見呢？常言道得好：『兄弟在家不和，對了外仇，一根喉嚨出氣。』我看近來，大家也有守舊的，也有求新的，便鬧出了多少的意見。其實真守舊是很好的，他的意思總要守着那祖宗相傳的習慣，恐怕講習時務，就變了外國的模樣，我實在佩服得很！但可怕沒有到事實上用心去想，不曉得這時務是萬要講的。比如冬天有冬天的事情，夏天有夏天的事情；到了夏天，一點點都要守那冬天的樣子，可行得去嗎？我們從前用弓箭交戰，別人於今變了洋槍，我還可拿弓箭與他交戰嗎？我們用手織布，他們用機器織布，一人可抵得十人，我又不能禁人不穿洋布，還可不學他們的機器嗎？凡他們種種強過我們的事件，我們那一件不要學他們的呢？不把他們的好處學到手，可抵得住他們嗎？猶如隣家恃著他的讀書人多，武藝高強，銀錢廣有，欺凌我到極步，我恨他們是不消

說，但任你如何恨他們也奈何他們不得。少不得也要送子弟讀書習武，將他們發財的道理，一切學會，等到將來件件與他一樣，才可報他的仇。這樣看來，不想守舊則罷，要想守舊，斷斷不能不求新了。那真求新的對於這種守舊的念頭，也該看重。祖宗舊日的土地，失了數百年，仍想爭轉來，一草一木，都不容外族佔去，豈不較那徒守習慣的舊者勝得多嗎？至若專習幾句洋話，到那洋人處當一個二毛子，遂自號求新黨，這是華種的敗類，怎麼說得是求新！那守着八股八韻，只想僥倖得一個功名，其餘一概不管的，是全無人心的人，怎麼說得是守舊！這兩種人，只可不講，只要那真守舊的，真求新的，會合起來，這利益就很大了，可惜從前只有守舊求新二黨，到了晚近，即求新一黨，又分出許多黨來：有主張革命的；有主張勤王的；有主張急進的；有主張和平的；有主張陸軍的；有主張科學的；比從前兩大黨的爭競，還激烈一些。不曉得大家都沒平心去想，革命才真是要緊的，那主張勤王的一班人只是一時見不到，久後一定也要變的。除非是兩軍陣前，大家總不可挾持意氣，彼此只可將真理慢慢地講。今日的時勢，急進是萬不可無的，然若沒有和平一派，一敗之後，便沒有人繼起了。要把現在的江山從那衆虎狼口中搶轉來，怎

麼不要陸軍呢？但江山搶轉來了，沒有科學，又怎麼行得去？外國人的黨派雖多，而大宗旨都是與他國他族做對，全是為公，並沒為私；撞着他國他族的事件來了，他一國一族的人同是一個心，並沒有兩個心。故我等但求莫失這與外族做對之大宗旨，其餘的下手方法，也就聽各人自便，毫不能相強的。此外又有私立的會黨，算來不下數千百起，都不相連絡。此處起事，彼處旁觀；甚或彼此相仇。列位呵！昔日有一個番王，他有十九個兒子，到了臨死的時候，把十九個兒子都喊到面前，每人賜一枝箭，叫把各枝箭折斷，他們就各各地折斷了。番王又叫把十九枝箭都札合起來，教他們再折，就不能折斷半毫了。那番王道：孩兒啊，你們須曉得分開易斷，合聚難折。你們兄弟，若是一人是一人的，別人就不難把你們滅了；你們若是合聚起來，如一個人一般，那一個能滅得你們呢！這十九人聽了他父親的言語，後來果然國富兵強，沒一國敢小視他。今日無數的外族都要滅我這一族，我們四萬萬人，就連合做一個，尚恐怕敵他不過，怎麼好一起是一起的，全不相關，等到各起都滅完了，任何一起，難道還能保得住麼？依了鄙人的愚見，不如大家合做一個大黨，凡是我華族的人，無論為士、為農、為工、為商，都不可絲毫擾害，都要極力

保護。不使一個受外族的欺凌，方可對得祖宗住，豈不是大豪傑所做的事麼？

第二要講公德有條有綱；

列位：我們中國到這個地步，豈非是大家都不講公德，只圖自利嗎？你不管別人，別人也就不管你，大家剩了一個人怎麼做得去？若是大家都講公德，凡公共的事件盡心去做，別人固然有益，自己也是有益。比如當他人窮困的時候，我救了他，我到了窮困的時候，他又來救我，先前救人，豈不是自救麼？有一個物件，因為不是我的，不甚愛惜，順便破壞，到了我要用那物件的時候，又沒有了，豈不是自害麼？我看外國人，沒有一個不講公德的，所以強盛得很。即如商業一項，誠實無欺，人人信得他過；不比中國人做生意，奸盜詐偽齊全，沒有一個敢惹，這商務怎麼會不讓他們佔先呢！列位：為人即是爲己，單爲己是斷不能有益於己的。若還

第三要重武備能戰能守；

列位啊！今日的世界，什麼世界？弱肉強食的世界了。你看於今各國，那一國不重武備？每人到了二十歲，就是王子也要當兵三年，不當兵的任是甚麼貴族也

沒有出身。這兵的貴重，比中國的舉人秀才還貴重一些。兵丁的禮信，中國的道學先生多當他不得。平日的操練如臨戰一般，到了兩軍陣前，有進無退。若是戰死了，全國的人都到死者的家中慶賀，這家也就不勝榮寵，全無哀戚之心。如是臨陣脫逃，父遂不以為子，妻遂不以為夫。所以極小的國，都有數十萬精兵，任是何等強國都不怕。不比中國『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把兵看得極賤，平時一點操練沒有，開差的時候妻啼子哭，惟恐怕不得生還，這些兵動輒姦淫擄掠，打起仗來聞風就跑。列位，外國的兵是那個樣子，中國的兵是這個樣子，兩下打起來，怎麼不有敗無勝？若不仿照外國的法兒，人人當兵，把積弊一切掃除，國家前途真真不可設想了！

第四要務實業可富可強；

列位：中國從前把工藝做下等人物看待，那裏曉得各國的富強，都從工藝來的。於今中國窮弱極了，若沒有人做槍炮，何能與外國開戰？沒有人做一切的機器，何能把通商所失的利權爭轉來？鐵路，輪船，礦務，都可以富國，若沒有人學習此等專門，又何以辦得？列位，你們有子弟的，何不趕緊送出外洋，將習實業。

目前不過費一二千金將來自己可以大富，並且有八利於國，何苦而不爲呢？

第五要興學堂教育普及；

列位：各國的教育，前已講過了。中國此時，尙不廣興學堂，真要無從挽救的了。

第六要立演說思想遍揚；

列位：演說是開風氣的第一要著。外國有了三四個人，就要演說一番，要想救國，這演說會是萬不可不立的。

第七要興女學培植根本；

列位：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說，真正害人得很！外國女子的學問與男子一樣，所以能相夫教子；中國的女子一點知識沒有，丈夫兒子不但不能得他的益，且被他阻撓不少，往往有大志的人，消磨於愛妻慈母；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裏，女子無學，根本壞了，那裏有好枝葉呢？

第八要禁纏足敝俗矯匡；

纏足的危害，已經多人說了，這裏不消重述。但大難臨頭，尙不趕緊放足。豈不

是甘心尋死麼？

第九要把洋煙一點不吃；

洋人害中國的事，沒有毒於洋煙的。然而洋人自己不吃，這個怪得洋人嗎？吸煙明明有損無益，尙不能戒，別樣沒也就話說了！

第十要凡社會概爲改良；

列位：我們若不把社會一切不好之處，大加改變，無論感不住外族，就是沒有外族，又怎麼自立呢！外國人好，非是幾個人好，乃是全國的人都好。比如一家只有一二個好人，其餘都是無惡不做的，那家怎麼能興呢？列位，照現在的人心風俗，恐怕是萬事俱休的景況，可痛啊！

這十要無一件不是切緊，勸同胞再不可互相觀望。

還須要把生死十分看透，殺國仇保同族効命疆場。

杜蘭斯不及我一府之大，與英國戰三年未折鋒鉞。

何況我四萬萬齊心決死，任憑他甚麼國也不敢當！

看近來怕洋人到了極步，這是我毫未曾較短比長。

天下事怕的是不肯去做，斷沒有做不到有志莫償。

這杜國豈非是確憑確證，難道我不如他甘做庸常！

列位啊！你看從前聽得『洋人』二字，心中便焦，恨不將空拳打死他。全不曉得他人怎麼樣強，只恃着我一肚血氣，有甚麼用！俺家曾勸道：不要無理取鬧，恐怕惹出禍來，沒有人担任。不料近來一變而為怕洋人的世界，見了洋人就是『洋大人』，『洋老爺』，預先存一個順民的意思。列位啊！從前的行爲，雖然有些野蠻，尚有一點勇敢之概，照現在的情形，是做了一次奴隸不足，又要做第二次奴隸了，真個好苦呀！這也無非因打了幾次敗仗，便把洋人看得極重，其實洋人也不過是一個人，非有三頭六臂，怎麼就不能敵他！近年有一段故事，列位聽了，包管就不懼怕洋人了：南阿非利加洲有一個小小的民主國，名叫杜蘭斯。那國的地方，只有中國一府大；他的人口僅有四五十萬，不及中國一縣。這國的礦很多，世界第一個強國英吉利慣滅人國的，因而就起了貪心，要想把這國歸他管轄。那裏曉得杜國人都是頂天立地的大國民，不甘做他的奴隸，便與英國開戰。這英國滅過多少的大國，那裏有杜國在眼！不意杜國越戰越猛，鋒不可當，英國大驚。調各屬地的大兵

三十萬，浩浩蕩蕩，向杜國進發。可憐杜國連國，可富兵的，不過四五萬人，盡數調集，分頭迎敵，足足戰了三年。絲毫都沒退讓。英國曉得萬不能滅他，便與杜國講和退兵。列位啊！那英國的屬地，比本國大七十六倍，個個都是杜蘭斯，英國能佔得他人一寸地麼？中國的地方比杜國多一千倍，英國欲滅我國，照杜國的比例算起來，英國須調兵至三萬萬，相戰至三千年，才可與他言和。杜國既然如此，難道我們就當不得杜國麼，「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兩句話難道列位不曾聽過麼？

要學那法蘭西改革弊政；

列位：試看於今那一個不稱贊法蘭西的民享自由的幸福。誰曉得他當二百年前，受那昏君賊官的壓制，也與我們現在一樣。法蘭西通國只有中國一二省大，却有十三萬家的貴族，都與那國王狼狽爲奸，把百姓如泥似土，任意陵踐。當明朝年間，法國出了一個大儒，名號盧騷，是天生下來救度普世界人民的，自幼就有扶弱抑強的志向。及長，著了一書，叫做民約論，說國的當初，是由人民集合而成，公請一個人做國王，替人民辦事，這人民就是一國的主人，這國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隸。

要學那德意志報復凶狂；

國王若有負人民的委任，這人民可任意改換。法國的人先前把認做是國王的，自己當做奴隸看待，任憑國王殘虐，也不敢怨；開了盧騷這一番言語，如夢初醒，便與國王爭起政來。國王極力鎮壓，把民黨殺了無數。誰知越殺越多，一連革了七八次命，前後數十年，終把那害民的國王貴族除得乾乾淨淨，建設共和政府，公舉一人當大統帥，七年一換。又把立法權歸到衆議院，議員都從民間公舉。從前的種種虐民弊政一點沒有，利民的善策條件做到。法蘭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樂！人人都追想盧騷的功勞，在法國京城巴黎爲盧騷鑄一個大大的銅像，萬民瞻仰，真可羨呀！

列位啊！『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爲人』，這兩句話也是我們常常講的。試問我們的仇報了一點兒沒有？不特沒報，有這個報仇的意思沒有？那德意志就與我們不同：法國的皇帝名叫拿破崙第一的，恃着他的英雄，把德國殘破到極點；那德國的皇帝維廉第一，與宰相俾士麥，想報法國的仇，用全國皆兵的制度，人民到了二十歲，即當正兵三年，退爲豫備兵，到了五十歲，方可免役。（於今各國皆用此制度）不上幾十年人人，都是精兵。到了咸豐年間，把法國打得大敗，拿破

崙第一的姪兒，拿破崙第三帝皇，扯下白旗，向德國投降，又割了七城，及五千兆法蘭格，（法國銀錢名約合中銀十萬萬兩）與德國講和息兵，德國便做了第一等強國，豈不真可佩服麼！

要學那美利堅離英自立；

列位：五洲萬國，最平等，最自由，稱為極樂世界者，豈不是那美利堅麼？列位須曉得，這個世界也不是容易做到的。這美利堅原是北美洲一塊荒地。自前明年間，英國有數人前往開荒，自後越來越多，到乾隆時候，有了三百萬人。時英國與法國連年開戰，兵餉不足，把美利堅的地稅，加了又加，百姓實在出不得了，向那官府面前求輕減一些。不但不準，反治了多人的罪，人人憤怒，共約離英自立，公舉華盛頓掛帥，與英國一連戰了八年，英國奈何不得，只好聽其自立。一國公推華盛頓為王，華盛頓堅不允從，說道：『豈可以衆人辛苦成立的國家，做爲一人的私產！』因定了民主國的制度，把全國分爲十三邦，由十三邦公舉一人做大統領，四年一任，退任後與平民一樣。其人若好，再可留任四年，八年後，任憑如何，不能留任。衆人公舉了華盛頓爲大統領，後又連舉一任，他卽住家中爲農，終身未嘗言

功。列位，這豈非是大豪傑，大聖賢的行徑嗎？美利堅至今仍守此制，人口有了七千餘萬，荒地尚有五份之四沒開。全國鐵道，一十六萬里，學堂費用每年八千餘萬，其國的人民好如在天堂一般。列位，這美利堅若不是八年苦戰，怎麼有今日呢？要學那意大利獨自稱王；

列位：這意大利從前是一統大國，後來爲奧大利佔領，分做無數小邦，都受奧大利的節制。有多少志士，思想恢復，終是不成。前數十年，有一個志士，名叫瑪志尼，因國爲人所滅，終身穿着喪服，著書立說，鼓吹全國的人民報仇復國，人人都爲他所感動。又有了一個深明韜略的加波里，智勝天人的加富耳，輔着那撒丁爾王，一統意大利，脫了奧大利的羈絆。於今意大利有人口三千萬，海陸精兵五十餘萬。在歐洲算一個頭等國，豈不是那三傑的功勞麼？

莫學那張弘範引元滅宋；

列位啊！你看好好一個中國，被那最醜最賤的韃子所滅，豈不痛心切齒！那曉得那就是梟獍爲心的張弘範帶領着元兵來滅中國的。這張弘範雖把他千刀萬割，也不足以償其罪！但恐怕於今要做張弘範的正是很多，何苦以一時的富貴，受萬古之

罵名，想想很犯不着。即是要傾倒那滿洲，只可由我爲之，斷不可借外洋的兵。那引虎拒狼的下策，勸列位萬萬莫做。

莫學那洪承疇狼心毒腸；

列位啊！姦淫的人，見了美貌女子，未有不甘言哄誘；及到了手，又嫌他是不貞之婦，常存鄙薄的心。那強盜取人的國，即是這個情形。要他人投降，便以高官厚爵相哄；降了之後，又要說他不忠。比如洪承疇是明朝一個大學士，督統天下兵馬，征討滿洲，戰得大敗。滿洲把他捉去，其初也有不降之意，滿洲苦苦相勸，他便變了初節，又做了滿洲的閹老，捉拿殘明福王唐王桂王，都是他的頭功。那裏曉得滿洲的統帥個個封王賜爵。惟有洪承疇白白亡了明朝的江山，一爵俱無。到了乾隆年間，修纂國史，把他放在貳臣傳第一。列位，那洪承疇死後有知，豈不懊悔當初麼？

莫學會那國藩爲仇盡力；

列位啊！當道光同治年間，我們華人，有絕好自立的機會，被那全無心肝的人，苦爲滿洲出力，以致功敗垂成，豈不是那湘軍大都督曾國藩麼？俺想會國藩爲人也

很誠實，只是爲着數千年的腐敗學說所誤，不曉得有本族異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憐曾國藩辛苦十餘年，殺了數百萬同胞，僅得一個侯爵。八族的人，全沒費力，不是親王，即是郡王。而且大功纔立，即把他的兵權削了，終身未嘗立朝，僅做個兩江總督，處處受人挾制。晦氣不晦氣！若是他當日曉得滿洲是我的世仇，萬不可不滅的，順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華人的了。曾國藩的子孫於今尙是皇帝，湘軍的統領個個都是元勳，豈不好得多麼？列位，你道可恨不可恨麼！

真學那葉志超棄甲丟槍。

列位：對於自己不可爲滿洲殺同胞，對於他人又不可不爲同種殺外種。那甲午歲，日本與我國在朝鮮國（即高麗國）開戰，淮軍統領葉志超，帶領數十個營頭，不戰而逃，以致朝鮮盡失，又賠日本約款二萬萬兩，把臺灣也割送了。中國自此一敗。便跌落到這個地步，豈不是葉志超的罪魁麼？

或排外或革命捨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孫永遠不忘。
這目的總有時自然達到，縱不成也落得萬古流芳。
文天祥史可法爲國死節，到於今都個個頂視馨香。

越怕死越要死死終不免，
捨得家保得國家國兩昌。
那元朝殺中國千八百萬，
那清朝殺戮我四十星霜。
洗揚州屠嘉定天昏地暗，
東着手跪着膝枉作天虜。
閩典史據江陰當場鑿戰，
八十日城乃破清兵半傷。
苟當日千餘縣皆打死仗，
這滿洲縱然狠也不設亡。
無如人都貪生望風逃散，
遇着敵好像那雪見太陽。
或懸樑或投井坑街塞巷，
婦女們被擄去拆散鴛鴦。
那丁壯編旗下充當苦役，
任世世不自由賽過牛羊。
那田地被圈出八旗受享，
那房屋入了官變做旗莊。
還要我十八省完納糧餉，
養給他五百萬踴躍輸將。
看起來留得命有何好處？
倒不如做雄鬼爲國之光！

列位啊！你看元朝入中國以來，前後共殺人一千八百萬，這是有冊可稽，其未入冊的，又不知好多。倘此千八百萬人，預先曉得這一死不能免的，皆起來與他做敵，這元朝總共只有數十萬人，就是十個拚他一個，不過死數百萬，他已沒有種

了，又怎能滅中國呢？卽是清朝，自明萬曆以來，日在遼東一帶，草圍有數十年之久，所殺的人，已不知多少了。自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共四十年，無一時一刻不殺華人。殺揚州一城，已是八十餘萬；天下千六百餘城，照此算之，可以想了。現在人口四萬萬，明朝休養三百年，亦必有此數；康熙查點天下人口，僅二千餘萬，是二十個只救一個，其餘小半是張李二賊所殺，大半是滿州所殺。列位，你道可慘不可慘！這被殺的人，都不是在陣前殺的，人人都想逃死，各人只顧各人。那滿洲殺了此一方，又殺那一方，全沒有抗拒。僅江陰縣有一個閻典史，名叫應元，糾集民兵數百，死守縣城。那滿洲提大兵二十五萬，日夜攻打，應元臨機應變，滿洲人死了無數。直攻打八十日，其城乃破，應元手執大刀，堵住巷口血戰，所殺韃子數百餘個，始爲滿兵所捉。滿洲頭目苦勸其投降，許以王侯之貴，只是罵不絕口。仍不敢殺他，幽在一寺，半夜自行死了。一城男女，都皆戰死無投降者。滿洲自犯中國以來，從未損兵折將，這回死了一王二貝勒，及兵將十餘萬。列位，若是人人都是應元，縣縣都是江陰，那滿洲還能入中國麼？可惜人皆怕死，這一死遂萬不能免。殺不盡的妻女，爲滿洲擄去，任意姦淫，有錢可以贖回，沒錢永不相

見。丁壯趕往北方，交八旗人爲奴，牛馬都比不上；如有私逃的，匿留一晚，即要全家誅滅，往往因一人株連了數千家。離北京橫直五百里，里圍做八旗的地。從前業主，趕出本境，房屋一概入官，做爲旗莊。此外又要十八省的人公養他五百萬。

旗人至今不農不工，只是坐食華人。列位，這豈不可恨之極嗎？

這些事雖過了難以深講，恐將來那慘酷百倍淒涼。

怎奈人把生死仍不看透！說到死就便要魂魄失喪。

任同胞都殺盡只圖獨免！那曉得這一死終不能讓。

也有道是氣數不關人事；也有道當積弱不可輕嘗，

這些話好一比猶如說夢，退一步進一步坐以待亡。

那滿人到今日勢消力小，全不要怕懼他失掉主張。

那列強縱然是富強無敵，他爲客我爲主也是無妨。

只要我衆同胞認清種族；只要我衆同胞發現天良；

只要我衆同胞不幫別個；只要我衆同胞不殺同鄉。

列位啊！那滿洲人只有我們人口的百分之一，怎麼能壓制華人？都因那些漢奸

不知華人是同祖的骨肉，滿洲是異種的深仇，倒行逆施、替讐人殘害同族，所以滿人就安然坐了二百餘年的天下。豈是滿人的才能，乃我華人蠢愚之極罷了。試問那一處禍亂不是漢人代他平息的！若是漢人都曉得種族，把天良拿出來，不幫他了，只要一聲喊，那滿人就坐不穩了。列位，你們也曉得家有家幫，族有族幫，縣有縣幫，府有府幫，難道對了外國異族，就沒有幫了嗎？有人叫列位把自己的兄弟殺了，雖有多少銀錢，列位諒來是不願的；怎麼爲着數兩銀子，就甘心替讐人殺同胞！列位，試問自己良心沒有？他要殺人的時候，就叫列位來，他沒有人殺就不要列位了。列位有半點不是，叫人來殺列位。列位所吃的糧，雖說是滿洲所出，其實他們吃的，都是華人的，那裏有糧來給你？是他又吃華人的糧，仍殺華人，列位想可忍心嗎！列位若是替同種人殺異種，難道不算你的功勞麼？列位，列位，前此錯了，於今可以轉來了！至若替那數萬里外的西洋人殺害同胞，不消說是不可的了。

那怕他槍如林炮如雨下；

那怕他將又廣兵又精強；

那怕他專制政層層束縛；

那怕他天羅網處處高強！

猛睡獅夢中醒向天一吼！

百獸驚龍蛇走魑魅逃藏。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陳天華集下編

獅子吼

楔子

看官：小子是一個最不喜歡讀書的。須知道小子不喜歡讀書的原故，是因為那詩書上每每講些興亡事件，小子自幼生就一種癡情，好替古人擔憂，感到興亡上，便有數日的不舒快。因此把一切書都謝絕了，終日只出外遊耍，陶寫性情。又只見飛的，走的，潛的，植的，無非是『弱肉強食』四字，忽而有，忽而滅；所接於耳，所觸於目的，無一不是傷心慘目的事，又每每痛哭而返。因此既不讀書，也不出遊，終日冥心獨坐，萬念皆灰。如是者半年。有一日，小使拿了一封信函，自外面走進來，遞在小子手裏。小子此時把那封信拆開一看，不是別人寫的，正是小子一個至好的契友寫來的。那時小子一喜非同小可，忙將信紙展在棹上細看。據稱『前兩月入山樵採，見有一座石屏，拔地

獨立，高有數丈，忽然石破天驚，飛出一隻鐵函來。小弟當時嚇死在地，後來醒轉，拾起那函，覺得牢不可破，用斧頭劈開一看，裏面乃是一卷殘書，字已不大明顯。拿歸家中，用了好幾日的功夫，才大略分辨出來，原來是一部混沌人種的歷史，是混沌到最後的一個人所做的。全書雖不能完全看出，大略却可知道。今將稿本寄呈，乞賜斧裁，以便行世，庶使世人知道。以前原有這糜混沌一族，未始非考古家之一助也』云云。小子把那寄來的書，細心一看，說距今四千五百年之前，有一混沌國，周圍有七萬里，人口四萬萬。他們的祖先，也曾轟轟烈烈做過來，四旁各國都稱他是天朝。祇有一件大大的不好處：自古傳下些什麼忠君邪說，不問本族外族，祇要屁股坐了金椅子，便尊他是皇帝；本族之中，有想恢復的，他便自己殺起自己來，全不要外族費力。所以這一個偌大的文明種族，被那旁邊的小野蠻族制伏了也非一朝一次。最末一朝，就是混沌國東北方，一種野蠻人，人口祇有五百萬的，倒殺了混沌人十分之九，佔領着混沌國二百多年。末年又來了些什麼蠶食國，鯨吞國，狐媚國，都比那種野蠻族又強得遠，那野蠻族便把混沌國一塊一塊的割送給他們，混沌人也不知不覺，隨他做人情。誰知這些國狠惡無比，或用硬強手段，殺人如麻，或用輓和手段，全不殺人，祇將混沌人的生計，一概奪盡，直

教混沌人不能婚娶，便漸漸的死亡盡了。兼之各國自己的教育是很好的，惟對待混沌人全不施點教育。教他們由半文半野降爲全野蠻，由全野蠻降爲無知覺的下等動物。各國間開起戰來，把混沌人來擋槍砲，有工程倣又把他们來當牛馬。不上三百年，這種人便全歸烏有了。全書共有一百餘頁，讀了一遍，又觸動了小子以前的毛病，不覺得悲從中來。想道：這混沌國不知在今何方；何以當日的事跡，和今日的情形一一吻合呢？稀奇得很！想了一回，援筆在那書後寫了幾句：

恨事有何盡？悠悠成古今。優存劣敗理，仔細去推尋。

又吟詠了數次，精神已倦，便在椅上睡去了。忽見盟友華人夢，慌忙走進來說道：「俄羅斯重佔東三省，英國乘機派了長江總督，兵艦二十隻，已入吳淞口，不日就抵江甯。」我一驚不小，同人夢走出大門，只見街上異常慌張。忽有數人翎頂軍衣，手持高脚牌，上寫：『兩江總督部堂牌示：大英督憲不日下車，此係欽奉諭旨允准，祇管理通商事宜，並不有礙大清主權。凡爾軍民，切勿妄造謠言，致取咎戾。切切特示！』又有人說：南匯江陰等地，已經起事，省城已派大兵去平定了。小子向華人夢說道：『事已至此，祇得向南匯江陰走一遭，與我親愛的同胞們，同死在一處，免在這裏同着他們當奴』

才。」人夢也以爲然，兩人便騎了馬，跑到江陰。只見洋兵和官兵共在一塊，無數萬的男女，都被趕下江去。有一小隊的義勇，尚在那方嘶殺。我們正想上前幫助，義勇隊已大敗特敗，四處奔散。一隊馬兵衝過來，華人夢已不知去向了。祇有小子一人，跌在深溝之內，得保性命。及聞人聲漸遠，才敢爬上來。舉目一看，自己在一個深山之中，四面虎狼無數。小子此時魂飛天外，恰要走時，已被他們望見，飛奔前來。起頭小子還想用空手攔擋，不料已被抓倒在地，右臂上已被咬了一口，痛入骨髓，不覺長號一聲。那知此山中有一隻大獅，睡了多年，因此虎狼橫行；被我這一號，大獅醒轉來了，翻起身來，也大吼一聲。那些虎狼，聽得此吼，不要命的走了。山風忽起，那獅子追風逐電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小子正嚇的了不得，忽又聽見半空之中，一派音樂，雲端坐着一位仙人，穿着上舌衣冠，兩旁侍者無數。小子素來不信仰那小說上仙佛之事，到此也就將信將疑，不覺倒身下拜。只見那位仙人言道：「吾乃漢人始祖，軒轅黃帝是也。吾子孫不幸爲逆胡所制，今逆胡之數已終，光復之日期不遠。汝命本當死於野獸之口，今特賜汝還陽，重睹光復盛事。」言罷把袖一揮，便不見了。轉眼四面又不是山中，乃是一個極大的都會，街廣十丈，都是白石砌成，潔淨無塵。屋宇皆是七層，十二分的華美。

街上的電車汽車，往來如織。半空中修着鐵橋，人在上面行走。火車底下又穿着地洞，另有火車行走。正是講不盡富貴繁華，說不盡奇麗巧妙。小子心中想道：『這是什麼地方？恐怕倫敦巴黎，也沒有這樣。』隨後又到一個大會場裏，只見旗子上大書『光復五十年紀念會。』那會場足足有七八里周圍；一個大門，高聳雲表，匾額上寫着『日月光華』四字，用珍珠嵌就。又有一副對聯

『相待何年，修種族戰史？』

不圖今日，見漢官威儀！』

門前兩根鐵旗杆，扯兩面大國旗，黃緞爲地，中繡一隻大獅，足有二丈長，一丈六尺寬；其餘各國的國旗，懸掛四面。進了大門，那照來攘往的人民，和那高大可喜的房屋，看是天上有人間無了！左廂當中，有一座大戲臺，共分三層，處處雕琢玲瓏，金碧輝耀，眼都開不得了。臺上的電燈，有數千盞，又用電燈裝成一個橫匾，一副對聯。匾上寫的是『我武維揚。』對聯云：

『掃三百年狼穴，揚九萬里獅旗，知費幾許男兒血購來，到今日纔稱快快！』

翻二十紀舞臺，光五千秋種界，全從一部黃帝魂演出，願同胞各自思思！』

樂聲忽動，簾幕揭開，無數的優伶，正在那裏演戲，只聽唱道——

小生軍服佩刀上（臨江仙）十萬貔貅馳騁地，那堪立馬幽燕！羯奴何處且流連？旄廬迷落照，狼穴鎖殘烟！收拾金甌還漢廩，重瞻舜日堯天。國旗三色最莊嚴，劍隨明月影，翻入白雲邊。（鷓鴣天）鐵騎縱橫徧大千，當時慷慨氣如船。十年龍戰玄黃色，一旦鵬搏寥廓天。思往事，感流年，大江東去水涓涓。風雲掃盡英雄在，休向重洋歎逝川。小生新中國之少年是也。門承通德，家中中貲。六尺微軀，一腔熱血。惜胡兒之凶跡，傷漢族之陵夷。百計號呼，喚醒羣夢，十年茹苦，造就新邦。重開湯武之天，淨洗犬羊之窟。其時瀋海內外，同宣獨立，都解自由。增四千年歷史光榮，震九萬里環球觀聽。內修武備，外慎邦交。挫匈奴不道之師，杜回紇無厭之請。金湯永奠，鋒鏑潛消。到於今文明進步，幾駕歐美而上之。迴想當年，好不愉快！（笑指介）你看遼東千里，明月依然。那滿政府二百年之威風，五百萬之異類，都歸何處去也。今日萬國平和，閒暇無事，待我將當年動盪，表表出來，以告天下後世之爲黃帝子孫者。正是：英雄心事循環理，留與他年做樣看。（唱）

（仙呂點絳脣）錦繡中原，滄桑幾變。腸千轉，洞首當年，天際浮雲掩。

（淞江龍）笑處室燕雀，紛紛頽廈鬧寒喧。昨夜西山雨始，今朝南海春妍。放着他
血海冤讎三百載，怎混了漢家疆宇十餘傳。魚廷沸釜慢胡纏，龍潛出海終神變。

看一旦風雲起陸，波浪掀天。

想當年俺一班同志對付那滿洲政府的手段啊！（唱）

（油葫蘆）十萬橫磨如電閃，一霎入幽燕。挾秋霜，摧落日，掃浮煙。烽火斷神州，
血浪黃河遠。垂幕走狐羣，落葉西風捲。一個是十年老大無雙國，一個是
萬里馳驅第一鞭。算不了鵝蚌相持，漁父漫垂涎。

當時歐亞各國，見我輩革命軍起，也有好幾國想出來干涉，（笑介）哈哈！

入虎穴，得虎子，正我輩之素志，區區干涉，其奈我何！（唱）

（四門子）是英雄自有英雄面，怕甚麼代庖越俎，還他個一矢雙穿。人生一世幾華
年！男兒六尺誰輕賤！精金白鍊，磨礪時賢，將軍三箭，恢復利權。便封豕長
蛇，也不過再起羣龍戰。

自古道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當此競爭時代，萬無捨著著進取而能立
國之理。（呼介）同胞呀！同胞呀！請看我輩處此，究竟如何。（唱）

（寄生草）從今後外交策，誓完我獨立權！休教碧眼胡兒污了廬山面。任他花縣遊蜂戀，還他鐵血神龍變。我一定要到一聲霹靂走春霆，他虛擲了十年肝腦如秋扇。

你看今日三色國旗，雄飛海外，好不光耀，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古人誠不我欺也！（驚呼介）哎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同胞同胞，還要大家猛省則個！

（唱）

（沉醉東風）你看昔日啊黑沉沉鬼泣神潛，你看今日啊碧澄澄璧合珠聯。如此河山幾變遷，而今天地憑旋轉。剩多少新愁舊恨，都付與梨園菊部，點綴莊嚴。水晶簾捲，聽聲聲激越，憂深思遠。

（作喚醒介）同胞啊！來日方長，競爭未已。俺想二十世紀以後之舞臺，必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活劇發現於世。那時候，再願我黃帝子孫，一齊登場，轟轟烈烈，現萬丈光芒於世界，這纔算不負俺今日之苦心了。（唱）

（尾聲）英雄如許尋常見，須解道憂樂關懷判後先。你看多少風雲留與男兒演。（下）

祇覺音韻悠揚，饒有別致，非同塵世的詞曲。又走到右廂看看，只見掛着『共和國

圖書館』的牌子，那裏面的書冊不知有幾十萬冊，信手翻翻，多是生平所沒見過的。有一巨冊上面金字標題『共和國年鑑』，內稱全國大小學堂三十餘萬所，男女學生六千餘萬；陸軍常備軍一百萬，預備兵及後備兵八百萬；海軍將校士卒，共一十二萬，軍艦總共七百餘隻，又有水中潛航艇及空中戰艇數十隻；鐵路三十萬里，電車鐵路十萬里；郵政局四萬餘所；輪船帆船二千萬噸；各項稅銀每年二十八萬萬圓，歲出亦相等。又一大冊，用黃絹包裹，表面畫一獅子張口大吼之狀，題曰：『光復紀事本末』，共分前後二編，總計約有三十萬言。前編是言光復的事，後編是言收復國權，國家完全獨立的事。稍爲翻閱，於書中的大旨，已知道大半；祇恨卷帙太大，一時不能看完，而又不忍捨。恰好此書有正副二冊，便將副冊私藏身邊中，匆匆出館。那知背後忽有一人追趕出來，大呼：『速拿此偷書賊，送警察局！』前面便有警吏二人，把小子一手扭住。小子驚嚇欲死，大叫『吾命休矣！』不覺醒來，原是南柯一夢。急向身邊去摸，那書依然尚在，不覺大喜。仔細將他讀了幾遍，覺得有些味道，趁着閒時，便把此書用白話演出，中間情節，隻字不敢妄參。原書是篇中分章，章中分節，全是正史體裁；今既改爲演義，便變做章回體，以符小說定制。因原書封面上畫的是獅子，所以取名『獅子吼』。欲知書

中內容如何，待下面分敘。

第一回 數種禍驚心慘目 述陰謀暮鼓晨鐘

詩曰：紅種陵夷黑種休，浴天白禍亞東流。

黃人存續爭俄頃，消息從中仔細求。

話說天下人種的原始，說來可怪得很：那天主教書上說人是由上帝所造，中國書上說起先的人名叫盤古，都是荒唐的話。最可信的，就是近今西洋大學者名叫達爾文的進化論，他說世界起初，只有植物，後來才有動物。動物起先，又只有最愚蠢最下賤的動物，漸漸變到猴子，就離人不遠了。自有世界以來，已不知有了幾千萬年，中猴子再一變才成了人。猴子是人的祖先，人是猴子的後身。人原先也有毛有尾，後來惱惡尾子和身上的毛，久而久之，那尾巴便不見了。西洋醫生把人解剖，屍內尚留有尾子的形迹。身上的毛也漸漸細小，全然是一個人了。人以外的動物，叫做下等動物，人是中等的動物，將來比人更聰明，厲害的動物出來，才是高等動物。後來的比從前的勝，古時的動物，斷不及今時的動物，這就叫做進化的公理。自有達爾文先生這一篇進化論出來以後，

世人便把尊崇古人的謬見丟了，事事都想突過前人。不上百餘年，便做出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業，古人所萬萬不及的，可算都是達爾文先生所賜呢。但在下心上有一樁疑案：人既出身在後，一定是占少數，怎麼於今遍地都是人所居住，一切動物漸漸少得很，並且古書上所有的動物，滅了種的正不知好多，這是何故呢？後來看見一部天演論，是英國赫胥黎先生所著，說照動物發生的比例算起來，不上數百年，世界沒有地方可容了。自古到今，動物只有此數，不見加多，什麼緣故呢？此中有一個大大的理信，叫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動物和動物同在一個世界，便要相爭競。在爭競之中，那強而智的一定勝，弱而愚的一定敗。沒有人以前，愚弱的動物，已不知亡了好多；等到人出來，氣力之強，雖說有不及各動物的，知識就比各動物勝多少了。人做出了多少機械，各動物使漸漸爲人所侵害，種類日日消滅。牛馬等類，歸降於人，聽人宰殺，豈不能自主。以不今日，只有人的世界，這就是優勝劣敗的確證據。在下看了這篇天演論方才明白。人既和各動物相爭得了勝，一羣人內又自己相爭競起來。弱的不敵強的，便想合夥伴，敵住人家。聯合他人，又不如聯合自己一族，於是把同祖先，同姓氏的人叫做『同種』，把那不同祖先，不同姓氏的人叫做『異種』。對於同種的人相親相愛，對於異種

的人相賊相惡，是爲種族的競爭。愚弱的種族被那智強的種族所吞滅，如那下等動物被那中等動物吞滅一般。等到今日，多的越發多了，少的越發少了。無數萬種族之中，存在今日的，大種族有五種，細細分開也不過數百種。那五種是：一黃種，住在亞細亞洲，中國，日本，朝鮮，（卽高麗）安南，（卽越南）緬甸，暹羅，皆是此種人；文明開得最早，三四千年之前，已有各種的制度，人數在百年前有八萬萬，於今尚有五萬萬餘。二白種，住在歐羅巴洲，英吉利，俄羅斯，德意志，法蘭西，奧大利，西班牙，意大利，荷蘭，葡萄牙，以及現在阿美利加洲各國的人，皆是此種人；文明開得不甚早，我國春秋時候，他們尙在野蠻時代，一切制度多有自中國傳去的，如羅盤，（周公做指南針，卽西人的指北針）鳥槍，（火砲之制，發自元朝。後元的駙馬撒馬兒罕據有五印度，有意大利的人投麾下爲兵，盜一鳥銃去，西洋始有火器，至今日遂爲無上殺人的利器），書傳上都言之甚明。但到了近今二三百年，出了多少學者，發明了多少新學理，那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政治學，化學，算學，汽學，重學，聲學，光學，一天精一天，所出的物件神鬼不如，真是巧奪天工，妙參造化。但這些學問，越近越好。火車，輪船，電報，電話，電燈，電車，及一切機器，極遠的不過百年，極近的不過一二十年

才有的。這幾十年的進步，真真不可思議。更加幾千年以後，不知要變成什麼世界了。白種人有了這些學問，那國勢蒸蒸日上，各種人的地方，都被他佔了，僅僅留得中國日本暹羅等幾國。人數百年前不上四萬萬，於今有了八萬萬，增了一半。三黑種，住在阿非利加洲，文明至今未開，地方被白種各國瓜分；人數尚有二萬萬。（視百年前減一倍）四棕色種，住在南洋羣島，文明同黑種。我國明朝年間，和葡萄牙西班牙等國人，由西洋漸漸侵略東方，（歐洲在西方稱西洋，亞洲在東方稱東洋，南洋羣島在中間）分佔南洋羣島，荷蘭所佔最多。後英國法國也分佔好幾處，葡萄牙便穿過南洋羣島佔領中國廣東的澳門，這都是明朝的事。到了近今，南洋羣島沒有寸土是土人的。白種人待土人，比如人待各動物一樣。土人人數日見減少，不過一二千萬了。（百年前多三四倍）五紅種，即美洲的土人。從前此洲和東方各洲嚮來不相通，世人不曉得有這一塊大地，也是明朝正德年間，西班牙人哥倫布奉了西班牙皇后的命，才尋出此洲。白種各國的人移住那地方，土人便漸次剷除，於今只有三十萬人了。（百年前多數十倍）不要再四十年，便可以減得乾淨。以上五種，以人身顏色而分。白色種又分三大族，一阿利安種，一條頓種，一斯拉夫種。俄羅斯即是斯拉夫種的人，住在歐洲北方，先前也為元朝所征服。到

了明朝，元朝的後裔雖然有些勢力已小了，但是距今約四五百年間，他們才把蒙古（元的種姓）盡行趕出國外，完全成了一個獨立國。到了清朝康熙時代，俄國出了一個英主，名叫彼得大帝，幼年登基，親自打扮成平民，到外國學習工藝；又聘外國人替俄國練兵，整頓一切政治。此時俄國尚小得很，西邊有一個瑞典國，南邊有波蘭土耳其二國，都比俄國強得多。彼得大帝把國政兵制一齊改變了，都仿照英國法國的樣子。先前俄國寬袍大袖，如東方各國一般，彼得也把它來改變了。連頭髮鬚鬚都要剃除得的乾乾淨淨。大興工場，廣開五金各鑛。全國多設學堂。不上幾年，便國富兵強，戰敗瑞典國，奪取波羅的海之地，在尼涅旁創建都城，取名聖彼得堡，（中國以避名爲敬，外洋以稱名爲敬。凡器物城鎮，多以有名人之名爲名）面臨波羅的海。波蘭土耳其都不敢當他的鋒。這一位大帝野心勃勃，就想把世界各國盡歸他的宇下。怎奈毛羽未豐，有志莫遂。到了臨死時候，遺下一個錦囊，傳示子孫。說道：『日後子孫當漸次吞滅各國，先取亞細亞洲，再并吞全世界。無論何處都要歸入我俄國的版圖。有不奉行此策的，就不是我彼得大帝的子孫。』俄國人民自有這個錦囊，大家奉爲金科玉律，世世以蠶食鯨吞爲事；和德國奧國瓜分了波蘭國；瑞典國也被他割去三分之一，土耳其也失掉多少地方；高

加索(山名)裏海一帶大小的國，都被俄國滅了；又橫佔亞細亞洲的北方西伯利亞二萬餘里。中國自新疆外蒙古黑龍江吉林省都與他交界，全國八千萬方里，(橫直一里名叫一方里)居世界陸地七份之一份，(多中國一倍多；有日本五十倍)人口一萬二千萬名，(有中國三份之一份弱；多於日本二倍)爲世界第一大國。(此外惟英國和他相等。英國的屬地大於本國八十倍)俄國凡滅了一國，必大殺戮一番，十不存一；所有金帛，概行搶去，並將此國的富戶鄉紳，讀書人士，送往長年有雪的西伯利亞安置，生死不管。留剩的也不準學本國的語言文字，教門一概要用俄國的。政治的暴虐，更不用講了。人人都稱他是虎狼，沒有不惱惡他的，又沒有不恐怕他的。把他比爲戰國時候的秦國，竟是一點不差。因他地近北極，一面波羅的海的海口，大半年有冰，出入不便，且到歐洲各國去，必越大西洋，再入地中海，爲路也太遠了。從俄國境內的黑海到地中海，有一條海港，寬不過數里，名叫君士但丁堡海峽，正是土耳其的京城所在。俄國想把土耳其滅了，佔了君士但丁堡海峽，把黑海的兵船調到地中海，乘勢滅了歐洲各國。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便發大兵侵犯土耳其。英國法國意國聯兵幫助土耳其，敵住俄兵，五國大戰一十五年，兩下死傷五十萬人。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才議和息兵，禁止俄國兵船不得出黑海口，

各國才得無事。俄國枉廢了一番心力，空折了許多兵財，一無所得。猛然想起彼得大帝的遺囑，便把方針改變，專注意東方。咸豐十一年，向中國索取黑龍江以北的地方數千里，屢次盜佔的又是數千里。在海參崴修建軍港，為俄國東方海軍的根據地。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緒十六年，西伯利亞的大鐵路起工。此路由俄國舊京莫斯科，修到中國盛京省，計程共有二萬里，為世界最長的鐵路。俄國本貧窮得很，從外國借了許多資本來修這一條路。工程完了之後，從莫斯科運兵，不過十日可到東三省，中國朝鮮自然在他掌握之中。倘若再出一枝奇兵，由阿富汗，西藏，取英國的五印度（五印度在中國之西，佛教出於是處。乾隆年間為英國所滅）亞細亞洲全為俄國所有了。南洋羣島不消說也會是俄國的。前此俄國兵船要出黑海，為英法等所阻，此回他在東方立一個大大的海軍艦隊，中國既不敢阻他，各國更沒有人敢阻他。那統一全世界的計劃，也許就在這一條鐵路上。今日東亞（中國日本在亞細亞之東，稱為東亞）的風雲，原來就根源於彼得大帝的遺囑，而釀成於西伯利亞的鐵路；其大根源，更在種族競爭上。故在下編著此書，遠遠地從種族上說起，非是故講閒話，乃是取水尋源的辦法。當時俄人經營慘澹，目無千古，萬不想再有如英法等國阻他出黑海之事。孰知新出的一个小島國，雖國勢

的富強，萬萬不及英法，然而英法等要四國合做的，他偏偏單獨一個便去扯老虎鬚下的鬚。這一個二百餘年無人敢敵的大國，居然又給他打敗了。俗話所謂「小小石頭，打壞大缸，真真不錯半分。要知此國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大中華沉淪異種 莽風潮激醒睡獅

話說天下五個大洲，第一個大洲就是亞細亞。亞細亞大小數十國，第一個大國，就是中華。本部一十八省，人口四萬萬，方里一千五百餘萬；連屬地算，有四千餘萬，居世界陸地十五分之一。氣候溫和，土地肥美，物產豐盈，人民俊秀。真是錦繡江山，天府上國！世界之中，有一無二。文明開得最早，與埃及巴比倫希臘印度相上下。自那伏羲神農二氏，做了文字農具，文明漸起。到了黃帝，帶領本族，由西方入居黃河一帶，戰勝了苗族，蚩尤氏授首，漢人的勢力，漸漸膨脹。全國劃分萬國，那時猶是酋長時代；到了堯舜禹岳爲政，已入貴族時代。自後夏商周，全是貴族時代，民權也很發達。無論天子，諸侯，大夫，陪臣，要想爭權的，都要巴結民黨。民心所歸，大事可成；民心所離，立見滅亡。所以當時的學說，都以民爲天。如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等話，皆言民之尊重。有得罪了民黨的，比甚麼罪惡都大些，不曰『獨夫』，即曰『民賊』，詩書紀載，以警後世。春秋弑君，如書『某某所弑』的，其罪在臣，言係一人的私見，非國民的公意，所以不能逃弑君之名；如書『某國弑其君某』的，其罪在君，言係國民所公殺，主手的人，不過爲全國國民的代表，弑君之名，不能坐他。湯放桀，武王伐紂，孟子謂『聞誅獨夫紂也，不聞弑君』，卽是此意。當時尤嚴禁華夷種族之混，於夷狄入犯中國，必深加痛惡拒絕。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以攘夷有功，孔子許之以仁。其餘如『戎狄豺狼，不可親也』，『非我族類，其心異』的話，都懸爲寶訓，全國奉守。所以雖當時的戎狄，異常猖獗，究不能大爲中國之害，因人人心中都有『民族主義』四字。內裏有時自相殘殺，遇有夷患，便互相救助起來，恩怨不記，彼此不分。此乃前輩的特質，非後人所能及。秦始皇有焚書愚民的大罪，又有攘斥匈奴（今之蒙古）之大功。漢高祖和匈奴和親，爲中國歷史上一大污點。漢武帝雄才大略，命衛青霍去病兩員大將，分路出兵，直掃匈奴巢穴，千古第一快事。又命張騫去通西域，（今新疆一帶）唐蒙去通西南夷，（今雲桂一帶）南越（今兩廣藏南）朝鮮（今高麗）都收入了版圖，中國疆土愈廣，爲漢族最有名譽的雄主。曹

魏之時，戎狄已雜處中國。晉朝時候，遂有那五胡（匈奴，鮮卑，氐，羌，羯）倡亂，晉懷帝晉愍帝被劉淵（匈奴種）擄去，晉元帝保守江東，從此中國分爲南北兩朝。南朝爲晉宋齊梁陳五代，漢人正統；北朝則先爲五胡十六國，忽興忽滅，後併爲北魏，不久又分爲東西魏。東魏爲高氏所滅，改稱北齊；西魏爲宇文氏所滅，改稱周國，皆夷狄僭主。自南北兩朝之分，至此已有了三百多年。漢人爲那些犬羊所殺害的，不知凡幾。北魏侵犯南朝時，赤地千里，春間燕子，沒有人家可歸，都在空林結巢。略舉一件，其餘可想了。隋文帝承了宇文周，又南滅陳，南北一統，漢人仍掌山河。雖然沒有別項功業，這一項功已不小。唐太宗雖能掃滅突厥沙陀，但不久卽有回紇吐蕃，爲唐大害。五代祇朱梁是漢人，李唐，石晉，劉漢，皆係犬羊雜種，冒名入主中國。宋朝有契丹西夏，屢次侵犯天朝，每年要納他的歲幣。後金國滅了契丹，乘勢佔了中國北方，把徽宗欽宗，捉到五國城，宋高宗卽位臨安，是爲南宋。秦檜主和，稱金爲大皇帝，自己稱臣稱姪，四時請安進貢。後來金爲元朝所滅，又照事金的禮事元。到了元世祖，命張宏範帶領蒙古漢人滅宋。前此中國土地爲夷狄所割據的，合計約有六七百年，總沒有被他一統過；到了元朝，中國才爲外國一統。那些理學名儒，如許衡吳澄輩，皆俯首稱臣。祇有文天

祥張世傑陸秀夫謝蠻山，不肯臣元，都死了節。九十年之中，雖有些英雄豪傑，起事恢復，被那些儒生拿着君臣大義，視爲盜賊，立刻替元朝平息了。直待朱元璋起義，把胡元仍趕到塞外，中國才再爲漢人所有。然胡元的後裔，復號蒙古，屢犯中國。土木之變，英宗又爲也先擁去，二百餘年，未得安息。用六十萬大兵，鎮守九邊，竭力防禦，每年所賜俸幣，一百餘萬。不表明朝於蒙古的事，且說金國本號女真，今在吉林省，人口初只數千；後來滅遼（即契丹）侵宋，便強大了，所佔中國的地，有今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恐怕漢人不受節制，每十戶放一明安，百戶放一穆安，約如現在千把等職，惟女真人可做。管下的漢人，所有財產錢鈔，隨他需索，甚至婦女亦聽他奸淫，漢人一句話都不敢講。還有好多拍他馬屁的，首告某家要造反，即來把全家誅滅，家產歸爲私有，弄得十室九空，怨聲載道。等到女真爲蒙古所敗，不約而同，所有分在各處的明安穆安，一夜殺盡。女真人在中國的，幾乎絕種；留得少數，逃往本家，零星分住，不成爲國。到了明朝，中間休養生息，又成了幾個部落。寧古塔都長覺昌安最強，到明朝進貢請封，受封爲龍虎將軍，年俸八百兩。後覺昌安與子塑克世爲隣部尼堪外蘭所殺，塑克世的子弩爾哈齊以報仇爲名，收祖父遺甲一十三副，襲殺尼堪外

關，乘機併吞四旁各部，國號滿洲，僭稱大號，侵犯中國邊界。努爾哈齊死後，子皇太極繼襲，越發強盛，改國號爲大清，把所有的兵編爲八旗。明朝兵官孔有得耿仲明帶領部下，叛投滿洲；後又征復了內蒙古，於是他的兵，有滿洲蒙古漢軍三項名目。嗣後打起中國來，即把漢軍做爲先鋒，再有降他的，也編爲漢軍，異常饒勇。明朝調了天下的兵馬，征討滿洲，祇是勝的少，敗的多。一連數十年，中國所提防的，惟有滿洲，加抽田糧，來充遼餉。弄得中國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後遼東（今盛京省）又爲滿洲所得，中國祇以山海關作爲隔絕滿洲的重鎮，命吳三桂帶兵駐守。李自成破了北京，崇禎帝煤山崩駕，三桂到滿洲借兵。時皇太極已死，子福臨襲位，年僅六歲。叔父多爾袞攝政，文有范文程洪承疇，武有孔有德祖大壽，與多爾袞等正日日謀算中國，至是，口接應。令三桂帶領所部先發，大兵後來。滿兵未到，三桂已把自成打敗。自成燒京城走，三桂追趕一陣。比及回兵，滿洲已乘虛佔了京城，登了寶位，國號仍爲大清，改爲順治。封吳三桂爲平西王，孔有德爲定南王，耿仲明爲靖南王，尚可喜爲平南王，范文程洪承疇皆爲大學士。把離京橫直五百里之地，分給帶來的旗人；各王公將校，又乘勢在外佔領田莊，收沒婦女，旗兵四出擄掠，周圍數千里，牲畜財帛如洗，人煙絕盡。然滿洲僅佔

得西北幾省，東南各省仍爲明朝所有。南京官民，擁立福王登基，大學士史可法督師駐守揚州，差人到滿洲修好講和，剖分南北。那知滿洲貪心不足，必要全得明朝的江山。返回書幣，卽命洪承疇爲經略，親王貝勒分統大兵，漢兵在前，滿兵在後。先命人傳「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上諭，有不忍學韃子模樣的，預先自盡。也有滿洲未來，便先剃了以求倖免的。有一個女士，看見只等奴性不覺有感於心，做了一首七言絕句道：「驚傳縣吏點名類，一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辮髮也驕人。」也可知當時的人心了。但滿洲逃着有子女玉帛的，不管剃髮不剃髮，總不能免，所過之處，雞犬不留。將近揚州，可法帶兵禦戰，大敗而歸，入城保守。不數日城破，可法拔刀自頸。滿兵入城，焚殺十日，方才停刀。揚州爲南北衝衢，非常繁盛，經此浩劫，到今日尙沒復原。有當時一個遺民，於萬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一本揚州十日記，敘述殺戮之慘。今摘錄數段於下。

(前略)四月二十五日，北兵入城。揚州人設案焚香，示不敢抗。北兵(指滿兵)逐戶索金，有獻出萬金而仍不免者。(中略)延至夜靜，城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霞電，辟朴聲轟耳不絕。隱隱又聞擊楚聲，哀風悽

切，慘不可狀！（中略）諸賊卒恐避匿者多，給衆人以安民符節，（令旗也）匿者歸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婦女參半。三藩卒領之，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撻，或即殺之。諸婦女散髮露足，深入泥中，長索繫頸，槩槩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襁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中略）至三卒巢穴，一中年製衣婦，本府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卽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爲恥。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三卒將婦女盡解濕衣。諸婦女凶威逼不已，遂至裸體，不能掩蓋，羞澀欲死。換衣畢，乃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爲，不顧廉恥。一卒忽橫刀躍起，疾呼向後曰：『蠻子來！』（滿人稱漢人爲蠻子）被執男子共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魄皆喪，無一人敢動者。（中略）街前無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色，不知且暮。惟聞人聲悲泣，街中人首相枕藉。（中略）外復四面火起，倍於昨夕。田中橫屍交砌，喘息猶存。遙見何家墳中，樹

木陰森，哭音成籟。或父呼子，或夫覓妻，呱呱之聲，草畔溪間，比比皆是，慘不忍聞！（中略）二十七日，婦引予避一柩後，魂少定而殺聲逼至。刀環響處，槍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午後，積尸如山，殺掠更甚。（中略）忽有十數卒啊喝而來，其勢甚凶。俄見一人至柩前，以長竿擲予足。予驚而出，乃揚人爲彼向導者。予向之乞憐，且獻以金，乃釋予而去。（中略）城中忽有烈火四起，一二漏網者，無不奔竄自出；出則遇害，百無一免。亦有闔戶焚死者，由數口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積骨多少。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不能避；避則或一犯之，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與尸骸雜處，生死反未可知。滿城光如電閃，聲如山崩，風勢怒號，赤日濛濛，爲之無光。日前如見無數夜叉，驅殺千百地獄人。驚悸之餘，時作昏聩。（中略）五月初二日，諭各寺院焚化積尸，查焚屍簿，載數共八十餘萬人。其落井投河，閉門自縊者不與焉，被擄者不與焉。初四日，死屍處處焚燒，腥聞數十里。初五日，幽僻之人，稍甯出，相逢各淚下，不能出一語。余初被難時，全家共八人，今僅存三人。（下略）

照這篇所言，滿洲人殘殺漢人的事蹟，也就可見一二了。但中國一千三百餘州縣，那一城不是揚州！嘉定屠城記，說滿洲屠城凡三次。所殺滿洲殘酷，與揚州十日記不相上下。除此二地外，其餘各處也可想而知，祇是不會有人做記，不得其詳罷了。據老輩所傳說：凡滿兵所到的地方，過了數十年，田還沒有耕種，就這句話，已可補傳記之所不及了。揚州的敗報，到了南京，福王先走，百官也盡散了。等到滿兵臨江，勳臣官師人等，焚香迎接滿兵進城，福王也爲人送到，隨即遇害。祇一乞丐題詩於橋，投河而死。詩云：

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留命一條！

後來滿洲的統帥下令，凡在明的世爵職官及富戶之家產，一概查抄入官。有魏國公徐青山，係徐達子孫，因家被抄，至流落爲乞丐，替人到官打板子，此是後話不表。滿洲雖得了南京，但各處的義兵四起。江陰有一個典史，姓閻，名應元，糾集民兵，固守八十一日，滿洲死了一王公貝勒，折了十餘萬大兵，才把江陰城打破。城中男女老弱，都在屋上丟瓦拋石，滿兵又死了七千。全城的人民盡死，沒有一個投降的。此外浙江擁立了唐王；江西立一個忠城社，各人自帶糧草入社的共有三萬人，都編成軍隊，抵禦滿

洲；其餘各省的義勇，風起水湧。未及一年，唐王又敗死。唐王駕下大將鄭芝龍，投降滿洲，芝龍之子成功，諫父不聽，別自去了；後來在金廈二島，與滿洲血戰多年，開闢台灣，受封延平郡王，奉明正朔，滿洲不敢過問；傳國三世，至康熙二十二年，才為滿洲所併，後話不殺。且說唐王死後，各處義兵亦多敗散，桂王又為臣民所擁立。到此時勢已不可為，支持七八年之久，忠臣義士，多半敗死，國土全失，走往緬甸國。吳三桂為滿洲統兵，逼緬甸將桂王獻出，即在軍前縊死，時滿洲順治十八年也。查點戶口，祇有二千餘萬。次年即康熙元年，中國沒有一處不是滿洲所管轄了。他們鑑於女真因為分散，致被漢人所滅，他們把帶來中國的數百萬滿洲人，一半駐在北京，號稱『禁軍』，一半分駐各省，號稱『駐防』，皆另居一城，不農不工，不商不賈，由漢人供給。從各省擄來的人口，共有數百萬，分發旗兵為奴，牛馬皆比不上。那受苦不過的，私自逃走，但是誰如墜留一晚，即坐重罪；往往因一個逃了，株連了千餘家。這些人再也不敢走了，祇有自盡一法；自盡者每年有數萬人。凡跟着三藩起兵的子孫，發往軍台，永世不準應考。朝中各官，漢滿平分。但是重要的職任，都是滿人執掌。大清律上，凡漢人娶滿洲人為妻，及姦淫滿洲人的，照犯犯主的罪處分，這分明是以漢人為滿洲人的奴隸。

了。滿洲僭坐中國二百零五年的時候，道光帝崩駕，咸豐帝登基，國運已經不好了。外間有西洋各國，勢力強大得很，屢次來起衝突；內裏又有一個西宮那拉氏作祟。氏乃廣東駐防旗兵之女，幼年父母雙亡，賣與人家爲婢；後咸豐帝揀選秀女，遂入宮庭。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姘似呂后，才如則天，凡書一覽不忘。咸豐帝愛幸無比，封爲西宮。生有一子。咸豐曉得那拉氏心裏不正，日後必定亂國；自己將死的時候。對正宮說道：「你是朕的正宮，我死後朝中事件，你暫執掌。這西宮是一個淫婦，才具又長，恐怕你不能制他。朕又沒有別子，不能不立他的子。朕欲仿漢武帝殺鈞弋夫人的故事。」（漢武帝妃鈞弋夫人，生了昭帝。恐他後日母以子貴，執掌朝權。再如呂后一樣，故先賜鈞弋夫人的死，然後立昭帝爲太子，是爲殺母立子）。卽傳那拉氏至前賜死。那拉氏痛哭乞命。正宮亦跪在地下，代那拉氏說道：「漢武帝不是一個聖主，所做的事，怎麼可學？萬歲既要立他的子，爲何反要殺了他，於情理不合，務求萬歲開恩。」咸豐帝嘆了一口氣，叫那拉氏退出。因做了一道錦囊，交與正宮道：「朕死之後，若那拉氏有不妥當之事，你卽傳集王公大臣，把朕的錦囊拆開，將那拉氏處死。內有朕的御押御印，可以爲憑。」正宮收了，咸豐卽崩了駕。新王登基，尊正宮爲懿安太后，生母那拉

氏爲慈禧太后。照先帝的遺詔，祇有正宮可以臨朝。那拉氏曲意奉承正宮。正宮喜了他，竟扯他一同臨朝。那知那拉氏逐漸攬起權來，全不以正宮爲意。一日，那拉氏稱說有病，正宮往西宮看他，不是得病，是新生了一個孩子。正宮回宮，大哭了一場。口說：「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忽然想起先帝傳下的錦囊，打點上朝，傳齊文武百官，照先帝的遺詔行事。忽又回轉念頭，傳那拉氏至宮，戒飭了一番。又把錦囊示他，說道：「你如不改，我卽如此。」那拉氏連忙跪倒在地痛哭，連稱「此後不敢！」正宮本是一個沒有主見的，心慈的婦人，見他如此告哀，卽道：「祇要妹妹以後謹慎，以前我也不追究了。」卽對那拉氏把錦囊焚了。那拉氏磕了好多個頭，做出那感激不盡的樣子，才回自己宮中。過了幾日，差一個心腹的宮女，送一碗麵食到正宮說：「娘娘感激老佛爺了不得，親手做了這一碗麵食，請老佛爺嘗嘗。」正宮以爲他是真意，卽吃了。不久腹內遂痛起來，命人往外傳太醫院的御醫。御醫還沒趕到，正宮已嗚呼哀哉了。從此大權歸那拉氏所掌領。但同治帝長大以後，也很英明。同治皇后也與她不合。那拉氏性酷愛看戲，養了幾套名班，所唱的無非那傷風敗俗的戲。一日唱那烤火買胭脂一齣，同治皇后看了拂袖而起。回得宮來，對同治帝說道：「宮中事情，你也要管一管，太不彙

樣了。」那拉氏見同治皇后去後，也起身追來，在窗外竊聽，走進來把同治皇后一連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要離開我母子不成！」恨恨而去。因此同治帝母子之間，有些不對。同治帝憂憤成疾，沒有太子。皇后說道：「病已到此，皇上要早定大計，立那一個做太子。」同治帝正執筆要寫，那拉氏忙走進來說道：「你病勞到了這樣，還寫得字不成？」要來搶筆。同治帝說了一聲「該死！」把筆丟在地下，遂歸天了。看官：你道那拉氏怎麼不要同治帝立太子？原來因為同治帝若有了後，同治皇后反做了皇太后，也倒做了太皇太后，事情干預不得，所以不準同治帝立後。却為咸豐帝撫養了一個兒子，是為光緒帝，年才五歲。同治皇后不久即死，至於何以死的，外人也不能十分明白。從此那拉氏越無法無天的鬧了：修築頤和園，約費了數萬萬銀子。太監李蓮英，先前是一個乞丐，又做過皮匠，所以人稱他做皮小李，那拉氏喜歡梳頭，別的太監皆不中意，惟有李蓮英梳得最好，李貌又生得美，所以大加寵信，弄權受賄，無所不為；除了那拉氏，他就算頭一個有權的了，光緒帝不過是一木做的傀儡，威勢遠不及他；朝中各官，便爭拜他的門下。如此內政不修，外交自不得手。外洋的勢力，日大一日；中國的國威，日厲一日。那拉氏祇管敲集天下的錢財，行她的快樂，那裏有閒心管這些國事！

緒十年，法國滅了越南國；十一年，英國又滅了緬甸國；都是中國的屬國。及至二十年，日本又要佔朝鮮國，中國連打敗仗。到了二十一年，命李鴻章到日本講和，割遼東七城，即盛京省及台灣一省，賠兵費二萬萬兩與日本。後俄國因遼東與他西伯利亞相近，有妨他的進取，強逼日本把遼東還中國，又命中國再出銀三千萬兩，送與日本，做爲遼東贖價。俄國因此示恩於中國，從中國租借旅順大連灣。德國先租借了山東的膠州灣；英國也租借山東的威海衛；法國租借廣東的廣州灣。各國又從中國索得各省的鐵路權、礦權、航權、製造權，中國人民的生命沒有一件不爲所制。一十八省，分歸到各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光緒帝雖是柔懦，制於那拉氏之手，不能有所作爲，但到了這個時候，也曉得舊法萬不可行，必要變法自強，才不爲各國所分割。怎奈滿朝大臣，都是昏庸得很，一味守舊，光緒帝不得已，於戊戌歲擢用康有爲（廣東南海縣人）譚嗣同（湖南瀏陽縣人）梁啓超（廣東新會縣人康有爲門生）一班新進，銳意變法。那知康有爲是好功名的人，想自己一人一步登天，做個維新的元勳，因此就要排斥譚嗣同等。於是想出一個計策，在光緒面前扯謊，說那拉氏要廢光緒帝。他的意思，以爲光緒必命他保護，豈不得了一場大功了嗎？那時果然光緒帝命康有爲設法搭救，就向袁世凱借兵，圍頤和

園。又誰知袁世凱有些害怕，反將康有爲計洩露，被那拉氏知道，那拉氏勃然大怒，於八月初六日，從頤和園返轉紫禁城，把光緒帝囚禁於南海（池名），將一般新黨譚嗣同楊深秀楊銳劉光第林旭康廣仁六個人斬首。單有康有爲梁啓超二人機巧，逃往外國，組織一個保皇會，痛詆那拉氏。那拉氏恨不過，向各國索交康梁二犯，各國簡直不理她。因康梁是光緒帝用的，又要廢光緒帝，立端郡王之子溥儀爲同治帝的後，各國也不承認這事。爲着此二事，那拉氏及端王等遂有仇恨洋人之意。到了庚子年，山東直隸等處，有義和團滋事，這義和團專與天主耶穌教爲仇，稱有邪術，能使敵人槍砲不能及身。那拉氏大喜，命他們的大師兄帶領拳衆，往攻各國的公使館。攻了數月，不特沒有打破，自己反死了好多。各國聯兵問罪，直抵北京，那拉氏同着光緒帝，逃往西安。初出京的時候，一件行李沒帶，數日沒有飯吃，真是困苦異常。後命李鴻章爲議和全權大臣，認各國的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分作三十九年償完，本息共九萬八千萬兩；並將沿海的砲台拆毀，京師駐扎各國的護兵；其餘並許各國在中國得多少的利益。到了次年十月，那拉氏由西安迴鑾，沿途供賑，十分充足，竟比那康熙乾隆朝之南巡盛典更加熱鬧。自西安到京城，開銷經費二千二百餘萬。重修頤和園，比從前越發華美，又把五百萬銀子起造

佛照樓。各位大臣每日在頤和園賞花看戲，正是『亡家敗國君休閒，終日笙歌入耳來』。不說朝中之事，且說中國的國民，經此幾番風潮，癡夢也驚醒了一些，出洋留學的，日見其多了。東南海中，一個小島上，產生了幾位豪傑，後日竟把中國光復轉來，變成第一等強國。要知此島爲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民權村始祖垂訓 聚英館老儒講書

話說浙江沿海有一個小島，名叫舟山，周圍不滿三百里。明末忠臣張煌言奉監國魯王駐守此地，鏖戰多載，虜破清兵；後爲滿洲所執，百方說降，堅不肯屈，孤忠大節，和文天祥張世傑等先後垂輝。那舟山於地理上，也就很有名譽，和廣東的崖山（宋陸秀夫負少帝投海殉國於此）同爲漢人亡國的一大紀念。那舟山西南有一個大村，名叫民權村。講到那村的布置，真是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雛本，竟與祖國截然兩個模樣。把以前的中國和牠比起來，真是俗話所謂『叫化子比神仙』了。該村煙戶共有三千多家，內中的大姓就是姓孫；除了此姓以外，別姓的人不過十分之二三。有議事廳、有醫院、有警察局，有郵政局；公園，圖書館，體育會，無不具備。蒙養學堂，中學堂，女學

堂，工藝學堂，共十餘所。此外有兩三個工廠，一個輪船公司。看官，你道當時中國如此黑暗，爲何這一個小小村落倒能如此？這是有個大典故的：當滿洲攻打丹山之際，此村孫家有個始祖，聚集家丁子弟，族人隣里，據垣固守，滿洲攻了好幾次，終不能破。那老臨死，把一村的人都喊到面前，囑咐道：「老朽不幸，身當亂世，險些兒一村的人都要爲人家所殺。今幸大難已過，然想起當日滿洲的狠毒，我還恐怕痛恨得很。我想滿洲原是我國一個屬國，乘着我國有亂，盜進中原，我祖國的同胞被他所殺的十有八九。卽我們舟山一個孤島，僻處海中，也不能免他的兵鋒。四五年之中，迭次侵犯我這一村。多蒙天地祖宗之靈，一村保全。然你們的祖父，你們的伯叔，你們的兄弟，已死了不少；你們的姑母姊妹，嫁在別村的，爲滿洲擄去，至今生死不明。這個仇恨，我已不能報了，望你們能報。你們不能報，你們的子孫總要能報。萬一此仇竟不能報，凡此村的人，永世不許應滿洲的考試，不許做滿洲的官，有違了此言的，卽非此村的人，不許進我的祠堂。更有一句話：無事時當思着危難時候。講武藝一事，是不可丟了的。女子包脚很不便，我村不可染了這個惡習。」他說完便死了。此村的人永遠守着他始祖的遺言，二百餘年，沒有一個應考做官的。名在滿洲治下，實則與獨立國無異。原先大家仇

視洋人，看見洋人就要加以殺害。滿洲道光年間，舟山爲英國所佔，英兵從民權村經過，殺了村裏二人。村中卽鳴鑼聚衆，男女四五千人，槍械齊全，把英兵團團圍住。英兵主將得信，立卽帶了大兵往救，損了數百名一丁，死了數員頭目，才拔圍而出。那時英兵和滿洲官兵交戰，沒有敗過一次，單單這次被民權村殺得棄甲丟槍，損兵折將。因此民權村的名，各國都知。後民權村有幾個名人，遊歷英法德美各國回來，細考立國的根源，飽觀文明的制度，曉得一味野蠻排外，也是不行的；必先把人家的長處學到手，等到事事够與人平等，才能與人爭強比弱；單憑着一時的血氣，做了一次，就難做第二次，有時敗下來，或不免折了興頭，不特前此的壯氣全無，倒要對人恭順起來，豈不可恥！所以他們回了民權村，卽把人家的好處如何如何，自家照現在的所爲，一定不行的話，切實說了。卽提議把村中公費及寺觀產業開辦學堂。那時反對的人十有其九。這幾個人也不管衆人的是非，自己拿出錢財，開了一個學堂。又時時勸人到外洋求學。有些不懂事的人，說他們『如今入了洋教，變了洋鬼子，反了始祖的命令，了不得！』帶刀要刺殺他們，他們有幾次險些兒不免。但是他們依然不管，祇慢慢的開導大衆。數年以後，風氣便回轉來了，出洋的也日多一日了。把一個小小的村子，純仿文明國的辦法。

並且有了這般的文明以後，仇滿排外主義，比前越發漲了許多。前事少敘，話歸本傳。且說民權村中有一個孫員外，孀人趙氏，中年在南洋經商，因此發跡，家財千餘萬。好善樂施，年已五旬，膝下尚沒有嗣息。一日，孀人身懷有孕，到了臨盆時期。員外因孀人老年產子，未免有些担心，請了幾個產婆到家伺候。祇聽得「呱呱」之聲，孩兒已生出來了。過了三日，員外抱來細看，生得面方耳大，一望而知為不凡之器，不勝大喜。及至週歲，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念祖」。念祖年三四歲，即聰慧異常。不到五六歲時，他看見一個小小蝦蟆，被一條二尺多長的蛇喫了，不勝憤怒。他拿起一根小木棍想打那蛇，帶他的家人連忙抱住他，那裏抱得住！他說道：「我要打死牠！我看不得這些事！」這家人喚一個人來，把那蛇打死，他方纔甘休。是歲他入了蒙養學堂；蒙學畢業，入了村立的中學堂。這學堂的學生共有二三百人，總教習姓文，名明種，原是江蘇人氏，是一個大守舊的先生。他講了多年的漢學，所著的書有八九種，都是申明古制，提倡忠孝的宗旨。他視講洋務者若仇，以為這些人離經叛道，用夷變夏，盛世所不容，聖王所必誅，凡欲為孔孟之徒的，不可不鳴鼓以攻之。他做了好幾篇論說，登在經世文編內。又擬了幾個條陳，打量請一個大員代奏朝廷，係言學堂不可興，鐵路不可修，正

學必崇，邪說必闢等事。那些守舊黨都推他老先生做一個頭領，議論風生，壓倒一時。文明種說一句，四處都傳出去了，那班想要阻撓新政的朋友，倘若盜來寫在奏摺內，一定成功的。不料他有一個得意門生，瞞了他私往日本國留學。他得了這信。怒的了不得，說等他回來，一定要將他打死。未有一年，那門生竟然回來了，一直來見文明種。文明種一見了那個門生，暴跳如雷，因為沒有刑杖在身邊，順便拿起一根撞門棍，望那門生當頭打去。那門生一面忙接住了撞門棍，一面稟道：「請老師息怒，待門生把話說清，再打不遲。」文明種氣填滿了胸膛，喘着應道：「你說！你說！」那門生又道：「一時不能說清，請老師容我說六個日子。」文明種道：「你且說起來。」那門生便把近世的學說，反復說了幾遍。文明種又動了幾次氣，不能容了，又要起來打那門生。那門生扯着他不放，嘴裏只管說下去。後來漸漸文明種的氣平了，容那門生說了。說到第三日上，文明種坐也不是，行也不是，便不要那門生說了。那知他想了好幾日，忽然收拾行李，直往日本，在某師範學堂裏聽了幾個月講，又買了一些東文書看了，他的宗旨陡然大變，激烈的了不得，一刻都不能安。回轉國來，逢人便講新學。那些同志看見他改了節，羣起而攻他。同縣的八股先生打開聖廟門，祭告孔墓，出了逐條，把他革出名教之外。文明

種不以爲意，各處遊說；雖有幾個被他說開通了的，但是合趣的終少。江甯高等學堂聘他當漢文教習，他以爲這是一個奴隸學堂沒有好多想頭，不願去。聽得民權村很有自由權，因渡海過來，當了那裏學堂的總教習，恰好念祖便在這一年入了學堂。文明種見那裏一班學生果然與內地不同，粗淺的普通學問無人不曉。內中尤其有兩個很好的：一個名叫繩祖，一個名叫肖祖，都是念祖的族兄弟，比念祖略小一點。繩祖爲人略文弱一些，而理想最長，筆下最好。肖祖性喜武事，不甚喜歡科學。文明種把他二人連同念祖另眼看待，極力鼓舞。到了次年，又有一個姓狄名必攘的來此附學。必攘住在舟山東北，離此七八十里，學問自然不及三人，却生得沉重嚴密，武力絕倫。十三歲時候，能舉五百斤的大石，文明種也看上了他。他雖不與三人同班，文明種却使他與三人敘交，他三人也願交必攘。從此以後四人水乳相投，猶如親兄弟一般。文明種看見這學堂的英才濟濟，心滿意足；替學堂取了一個別號，叫做聚英館，又做了一首愛祖國歌，每日使學生同聲唱和。歌云：（歌文原稿已遺，故中缺）……。那聚英館的學生，聽了此歌，愛祖國的心，不知不覺，生出來了。光陰似箭，轉瞬已是三年有餘，學生的程度水漲的相似，一天不同一天。文明種曉得這裏的種已下了，再想往別處下種。傳齊全堂學生，

於休息日到一個大講堂坐下。祇見文明種不慌不忙，拿着數本書，走上台來，向衆低頭行了禮，各學生一齊起身，向上也行了禮，仍復坐下，寂靜無聲。文明種把玻璃盃的茶喝了幾口，然後說道：『鄙人無才無學，承蒙貴村的父老錯舉了來，當這學堂的總教習，於今也有好幾年了。深喜諸君的學問皆有了長進，老拙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目下鄙人又要離別諸君，想往別處走一走，老拙對於諸君的種種愛情。無以為贈，祇好把幾句話來奉告。』說到這裏，他又喝了一口茶咳嗽了幾聲，卽抗聲續道：『諸君諸君，學問有形質上的學問，有精神上的學問；諸君切不可專在形質上的學問用功，還須要注重精神上的學問呢。』念祖起身問道：『精神上的學問怎樣講呢？』文明種道：『不過是「國民教育」四字。換言之，卽是民族主義。不論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時時刻刻以替民族出力爲心，不可僅顧一己。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實在於國家不利，做百姓的卽要行那國民的權利，把那皇帝官府殺了，另建一個好好的政府，這才算盡了國民的責任。』講到此處，內中一個學生驚問道：『怎麼皇帝都可以殺得的！不怕悖了聖人的教訓嗎？』文明種把此人瞧了幾眼，叱道：『你講的什麼！你在學堂裏多少久了，難道這些話還虧你說得出口！』衆人忙答道：『他不是本村的人，是從外面來附

學的，到此才有幾天。』文明種道：『這就難怪了。坐下來，我來講給你聽。書經上「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話，不是聖人所講的嗎？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話，又不是聖人所講的嗎？一部五經四書，那裏有君可虐民，民不能弑君的話？難道這些書你都沒有讀過嗎？』那學生埋頭下去，答不出話來。文明種又道：『後世摘出「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那一句書，便以爲國家是君所專有，臣民是君的奴才。你們想一想，這句話可以說得去嗎？』衆人都沒有出聲，停了半晌，文明種又道：『如果先有君，後有臣民，才可說得去；又必自盤古以來，祇有他一家做皇帝，方可說得去。你們道有這些事嗎？』衆人都道沒有這些事。文明種道：『照盧騷的民約論講起來，原是先有了人民，漸漸合併起來，才成了國家。比如一個公司，有股東，有總辦，有司事；總辦司事，都要盡心爲股東出力；司事有不是處，總辦應當治他的罪；總辦有虧負公司的事情，做司事的應告知股東，另換一個。司事倘與總辦通同做弊，各股東有糾正總辦司事的權力，如股東也聽他們胡爲，是放棄了股東的責任，便失了做股東的資格。君與臣民的原由，就是如此，這是第一項說不過去。』衆人連道：『是，是。』文明種又說：『三代以上勿論，自秦以後，正不知有多少朝代。每當一朝，大家口口聲聲都說要盡忠』

於此朝，和此朝做對敵的，都痛罵爲夷狄爲盜賊；及那些盜賊夷狄戰勝了此朝時，那盜賊夷狄又爲了君，大家的聲口又改了，又要盡忠於他，倘有仍想忠於前朝的，又說是亂臣賊子大逆不道了。所以君咧，盜賊咧，夷狄咧，其名是隨時而異的。這是第二項說不過去之處。何如以國爲主，統君臣民都在內，祇言忠國，不言忠君，豈不更圓滿嗎？」說到此處，衆人都拍手。念祖起來問道：「適才先生所講的盧騷是那一個的人？」文明種道：「是法國人。當初法國暴君專制，貴族弄權，那情形和我們中國現在差不多。那老先生生出不平的心來，做了一本民約論，不及數十年，法國便連革了幾次命，終成了一個民主國，都是這民約論賜哩。」肖祖嘆一口氣道：「可惜我中國還沒有一個盧騷！」文明種道：「有有有！明末清初，中國有一個大聖人，是孟子以後的第一個人。他的學問，他的品行，比盧騷還要高幾倍。無論新學舊學，言及他老先生，都沒有不崇拜他的。」肖祖道：「到底那人爲誰？」文明種道：「就是黃黎洲先生。先生名宗羲，浙江餘姚縣人。他著的書有一種名叫明夷待訪錄，內有「原君」「原臣」二篇，雖不及民約論之完備，民約之理，却已包括在內，比民約論出書，還要早幾十年哩。」肖祖道：「爲何法國自有了盧騷的民約論，法國便革起命來，中國有了黎洲先生的明夷待訪

錄，二百餘年，還沒有影響，這是何故？」文明種道：「法國自盧騷之後，還有千百個盧騷，相繼其後；中國僅有黎洲先生，以後沒有別人，又怎麼能有影響呢？」宥祖奮臂起立道：「以後咱們總要實行黎洲先生所言！」文明種道：「現在僅據黎洲先生所言之，還有些不對。何以呢？黎洲先生僅伸昌民權，沒講到民族上來。施之於明以前的中國，恰爲對症之藥，於今又爲第二層工夫了。」必讓於是起身出席問道：「請問民族的主義爲何？」文明種道：「大凡人之常情，對於同族的人相親愛，對於外族的人相殘殺，這是一定的道理。慈父愛奴僕，必不如愛其子孫。所以家主必要本家的人做，斷不能讓別人來做家主；族長必要本族的人當，不能聽外族來當族長。怎麼國家倒可容外族人來執掌主權呢？卽不幸爲異族所佔，雖千百年之久，也必要設法恢復轉來，這就叫做民族主義。」必讓點頭稱是。念祖又出席問道：「先生剛才說要離了此處，再往別方。這句話一定使不得。學生們離了先生，就好像孩子離了爺娘一般，我們一定要留住先生的。」文明種道：「你們都已很好了，我在此也沒有什麼益處，不如讓我到別處去走一遭，或可再能開導些人出來，也算我文明種稍盡一分國民的義務了。」當下衆人總不答應，說「祇要先生過了今年一年，就容先生往別處去。」文明種道：「時已不早

了，諸君且退，有話明日再講。」卽欠身走下台來。衆人祇得各歸自修室去。至次日五點半鐘，大家方才起來，號房忽然走進來說道：「文先生獨自一人，手拿一個提包，於三十分鐘前已去了。」急衆人忙走出大門來趕。要知能趕到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孫念祖提倡自治 狄必攘比試體操

話說衆人一齊趕到海邊，只聽得汽笛一聲，一團黑煙滾滾向東北而去，船已離岸數里了。念祖等佇望了半點鐘，那船便漸漸地不見了，大家只得回轉學堂，無精無彩的過了數日。學堂總理孫名揚，卽將漢文教習史中庸代理總教習一席。那人性情平和，但是學問識見遠不及文明種。自己曉得這一班學生久經文明種抬高，壓制是一定不行的；但是自己又沒有新奇的學說，可以訓教他們，也就於學堂事務不大注意，空領虛銜了。這些學生，自經文明種鼓勵之後，志氣陡增了百倍，人人以大國民自命，那些教習，少有在他們眼中的。自由太過，少不得有些流弊，舍監教習，事事忍讓，積久成驕，謹守法度的固多，跳出範圍的也不少。舍監稍爲加以約束，卽說是壓制，說要革命，相約退學。其中經念祖等排解了多次。有一天，與地教習某在講堂上教授地文學，講錯了一個題

目，那些學生便大哄起來，羞得那教習面紅耳熱，告知孫名揚，將某某四生記大過一次。全班的學生不服，都到孫名揚處請假。孫名揚無可奈何，把那記過簿注銷，才得無事。那一位與地教習下不去，只得辭館他往。這一回愈長了學生的氣焰。但是學生雖然如此，毀傷名譽的事，倒也稀少。後來新到了附學的十餘名學生，都是從內地來的，把那野蠻氣習都帶來了。學堂的制服，出外不肯穿戴。要穿那內地的衣服，又不整齊。帽子歪歪的戴着；鞋子橫橫的拖起；長衫長短不一，鈕子一半是不結的；背後拖一條豬尾，左右亂掉。他們不管民權村的警察章程，不是在街中喧笑亂走，即是在茶樓酒館，痛飲狂呼，或在館中出入，不守時限。上了講堂，這十餘人的咳嗽聲，啞啞聲，走動聲，相連並作，大家都甚厭聽。其他敗壞規則的事情，他們沒有不做出來的。念祖等婉言相勸，倒說是他們的自由權，別人干涉不得。他們和全學堂的人，也不知衝突了好多回，脾氣一點都不改變。舍監向他們勸說，也全不放在意下，一切只管牽着他們的本性去亂做就是了。兩三個月後，本地的人與他們也相識了一些，每逢休假日，他們便成羣結隊的出去胡爲去了。民權村的風氣全與內地不同，男女可以交相往來，本爲便於交通社會，講求學問起見。不料這一班人，藉此便尋花問柳；男學生全不交接，女學生却喜

歡接待幾個。無奈各女學生不堪他們輕薄之態，沒有一個敢與他們相交的，真是弄得無味得很。他們內中有一個名叫楊柳青，這一日正在公園亭子內獨自一個閑坐，忽然看見遠遠來了一個女子也只一個人，年約十五六歲，學生裝束；生得不長不短，相貌雖然不及那西施王嬙，也足令人醉心了。楊柳青等她近了亭子前面，便向她脫帽鞠躬爲禮。那女子見他也是一個學生，便進來與他相談。楊柳青將那女子的家世學堂問了，到了第四日，便修書一封，由郵政局寄給『民權村公立女學校錢惠姑小姐親啓』，下面寫的是『民權村公立中學堂寄宿舍十八號楊肅緘。』不知這女學校的章程，凡外人寄給學生的信，必先得監督閱過。監督將這信拆開一看，乃是一封求婚書。卽傳那女生來前，將信交與她看，責她道：『自由結婚，文明各國雖有此例，但在我國和我們這學堂裏，尙不能實行。東洋的風俗，不比西洋，這事如果傳出去，我這學堂的名譽，豈不就要因你一個人而掃地了嗎？當初本村開女學堂的時候，那些頑固黨早說立了女學堂，必要做出傷風敗俗的事來；創辦人不知費了多少的周折，才能把學校辦成，支持到今日。現在雖說風氣比從前開了一點，社會上到底還是反對的人居多數。平日無風尙要生波，何況有了這些話柄呢？能禁他們不借此推翻學校嗎？』監督說了這一篇話，那女子哭道：『當

時我以爲和那人談話也是交際的常事，那知那廝竟懷了這種意思呢。不要監督責我，我也沒有面目在世了！」說罷將信片片的扯碎，拿起一把裁紙刀向咽喉刺去。監督慌了，忙上前按住，所幸刺的不深。那女生後來還是要尋死，監督命多人看守她，百方解勸。一面寫信將情形知會孫名揚。孫名揚將楊柳青傳來，申斥了一番，立刻逐出堂外。同堂的學生知道此事，也要找楊柳青說話，楊柳青早已聞風逃跑了。同來的那些學生後來也逐漸的退了學。那時衆人才曉得專任自由，必生出事故來。念祖因說道：「『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沒有界限，即是罪惡。於今的人醉心自由，都說一有服從性質，即是奴隸了。不知勢利是不可服從的，法律是一定要服從的。法律也不服從，社會上必定受他擾害，又何能救國呢？依愚的意見，大家總要共立一個自治會，公擬一個自治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担当國家的大事。」衆人齊聲答道：「是！」即有幾個不願意的，也不敢作聲。大家便公舉了念祖起草。不數日，章程做好了，衆人都承認。按照會章，會裏應有總理一員，書記二員，會計一員，稽查二員，彈正四員，代議士十人舉一人。總理員對於全體的會員，有表率督理之責任；書記員承總理之命，掌一切文件信札；會計員掌會中經費之出入；稽查員考察會員之行爲，告知彈正員；彈正員

遇會員有不法事情，糾正其非，報告總理員。罪有三等：一當面規勸，二記過，三除名。開起會來：會員皆坐；彈正員在旁站立，整肅會規。代議士修改會章，及提議各事。各代議士又公舉一人做議長。總理不盡其職，代議士向會員彈劾其罪。如經多數會員承認，即命退職。代議士若是舞弊，及犯會中條規，也歸彈正員治罪，但不受總理意志的束縛。其餘的詳細章程，不及備數了。念祖被舉為總理，必攘被舉為彈正員，繩祖被舉為議長。自是聚英館的自治事業，辦得井井有條；大家囂張之氣，一掃而絕。這些不在話下，且說自文明種離開民權村後，那中國的情形，越發不好；惟民權村處在海外，尙不見得。有一天，念祖同着繩祖必攘等七八人在海邊遊玩，忽來一個遊學先生，頭戴一頂破帽，身穿一件七補八補的衣服，手拿一把破爛的傘，好像是三閩大夫愁吟澤畔的模樣。這人向念祖施禮，念祖問他的來歷。起初時言詞很是枝梧，後經念祖層層盤問，才將他的來歷說明。原來他有一夥同志，在南方八省謀設獨立軍，不料事機敗露，爲兩湖總督江支棟所捕，同志被害者二十餘人。他一人九死一生，由湖南逃到香港，由香港逃到此間，身無一文，沿途乞食，才得存活。念祖等忙起身道：『原來是一位志士，失敬了！』當時他尋了一個客棧，又集了七八十元洋錢，打發他往日本去了。念祖不覺

歎氣道：「我不知道江支棟什麼心腸！殺自己的同族，來媚異種。」必攘道：「如今天下的人都是江支棟一流，罵也無益。我們惟有注意體操鍊好身體，將來爲同胞報仇。」念祖道：「是的。卽煩你起一個練操的章程吧。」必攘把章程擬好了，當衆念道：

一，於本學堂每週（七日爲一週）原有五點鐘體操之外，再加體操課五點鐘。

二，於每禮拜三禮拜六兩日開軍事講習會，各以兩點鐘爲度。

三，於禮拜日將全堂編成軍隊，至野外演習，公舉一人指揮。

四，每年開運動會兩次，嚴定賞罰，以示勸懲。

五，非入病院者，每日體操，和軍事講習野外操演等，皆不準請假。

六，教習及指揮人的命令皆宜遵守。

七，章程有不妥之處，可以隨時改良。

八，有違犯章程者，衆皆視爲公敵。

必攘念完說道：「諸君有意見的，請上台演說；以爲然的，請各舉手。」舉手者居多數。卽議定由下禮拜起實行。將章程呈與孫名揚史中庸閱過，均無異言。從此聚英館的尙武精神，又越發振作起來了。這些也按下不表，且說民權村每屆三年，舉行大運動

會一次。十月既到，已屆本年會期，便在公園之左，畫出一個大體操場，周圍有了二里多路。外用五色布做圍牆。四方開門；門口交插龍旗。圍牆內張了多少的彩棚；當中一個是運動會裏各項職員的坐處；左邊一個擺着自鳴鐘，時辰錶，呂宋煙，皮靴，緞絹等件；右邊一個是軍樂亭。共有三十多個人奏樂，其餘兩邊的許多棚子，都是來客的坐席。來客先期買了入場票；沒有買票的，祇可站在圍牆外面看。上午八點鐘開場，各學堂的學生，體育會的會員，都絡繹而至，共有八百多個。聚英館的同人，早編成了一個中隊，一路行來，步伐整齊，儼然節制之師，不比其他的團體，散漫無章。運動員到齊了以後，各按指定的方位，如牆鶴立。來的客也有乘馬車的，也有坐人力車的，也有步行來的，都持票進了圍場，共約數百。在圍外站着的約有千餘人，內中婦女也不少。除掉穿本國服式的以外，也有扮西洋裝的；其中又有幾個日本婦人，所以東洋裝也有在裏面。一時旗幟飄揚，冠履交錯，講不盡的熱鬧！過了三十分鐘後，傳令開操，軍樂大作，先習徒手體操，後習兵式體操；器械體操，危險體操，相繼並習。下午競走，由十人一排競走，以至超越障礙物件競走。相撲擊劍各事，都依次並作。祇見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好容易才分出高下。就中惟有必攘超羣拔萃，大眾所不能及；次之便是肖祖。

危險體操之中，有天橋一項，高約二丈，長三丈餘，以鐵條作梯，創立如壁。走上去的人，兩手插腰，手不扶梯，挺身直上；走過橋後，從那頭下來，仍是那樣。平常人走上去，少有不胆戰心驚的。必攘飛身而上，仍飛身而下，一連三回；最後從橋上跳下，面色絲毫不改。又把兩根竹竿牽着一條繩子，約有八尺多高，必攘一躍而過，兩旁拍手不絕。有一個大漢要和必攘相撲，必攘仰看其人，約高六尺，兩臂如粗碗，陡向必攘撲來。必攘賣一個虛勢，把他的左足一勾，其人早已仆地，看者哈哈大笑。那人翻起身來，又要和必攘擊劍。兩人於是都用鐵面具蓋面，兩勝及兩脇緊縛竹片，另用極厚的竹板做劍，兩兩對擊。不及數合，那人又敗下去。接連有五個人來，和必攘較武，都是必攘得勝，拍掌的拍個不了。時候已到了四點鐘，將要收場，預備頒發賞物，大放煙火；祇見東邊客棚內走出一位佳人來，不慌不忙的，高聲叫道：「且慢且慢」。衆視其人，乃是繩祖之妹女鐘，年方二八，身穿灰色大呢外套，頭帶駝羽爲飾的冠，生得明眸皓齒，雖不擦脂抹粉，却有天然的姿色，楚楚動人。走到場中，向幹事行了禮，說道：「咱們民權村素來有名的大運動會，也開了好幾次，從沒有見過外村的人，在各種比賽上取過第一的。這回被狄君得了頭彩，俺民權村的名譽從此掃地了。儂雖女流之輩，也不願

意有此虧損名譽的事。今日各項武藝都已比過了，只沒有競馬，列位如不以女鐘爲不才，情願與狄君競馬一回。」衆人歡呼道：「妙極妙極！看娘子軍替咱們民權村出一口子氣。」說時早有人牽出兩匹馬來，一匹是淡黃色，一匹是白色，俱是很好的駿馬，從西洋買來的。必攘看此兩馬，有五尺多高，又沒有腳凳，便擇那淡黃色的騎上。女鐘手不扶馬，縱身一躍，便坐上去了。把口韁綯一縱，出了圍外，向村北馳去；兜了一個圈子，再從村外跑到原所，約有十里。初時必攘之馬在前，將到圍場，女鐘將鞭一揮，那馬電閃一般，早突過必攘的馬。及到旗門，下了馬，兩人都神色不變，氣不亂喘。四面喝采之聲，恍如雷動。座中的女人，都將手帕亂揚。幹事忙將貴重的物件分賞了二人，其餘的人也依次受賞。諸事既畢，軍樂又復大作。有一物直上雲霄，霹靂一聲，如萬道金蛇，分射空中。一陣尙未看完，背後又響了，又是金光爍爍的，把兩目都迷眩了。祇見無數金星之中，擁出一個紅輪，現出四個大金字：「黃人世界」，大家喝采的，拍手，鬧個不了。然後軍聲磷磷，來賓漸漸的散了。必攘等仍排齊隊伍，走出場門。忽見必攘的家人正在那里盼望，必攘問有何事，那家人答道：「老爺病重，現已氣息奄奄，不能講話了，請少爺作速歸家。」必攘聽說，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欲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祭亡父敘述遺德 訪良友偶宿禪房

話說狄必攘經衆人扶起，久之始醒，痛哭了一場，始收淚回校，請宵祖代向舍監處請了假，草草收拾行李，同家人飛奔回家。原來必攘的兄弟，死亡將盡，母親也早亡過。必攘父親，是一個老生員，學名同仁，平生樂人之樂，憂人之憂。出身平寒，年十九歲，訓練糊口，每月修金僅八千文。有一次他的書館旁邊，有人要賣妻子，夫婦抱哭甚哀；問起原故，才知原是恩愛夫妻，因家窮難以度日，所以將妻出嫁，而情又不捨，二人因此聚哭。那位老先生竟忘記了自家的艱難，把半年的修金馬上拿出來，成全了那夫婦。旁人看見一個寒士尚且如此，大家也都捐了些錢給那夫婦二人，狄同仁一生所行的事，如此類的甚多。他尤好打抱不平，遇有強欺弱的事，他老先生便奮不顧身的幫那弱者的忙。晚年看了幾部新書，那民族的念頭，不覺也發生得很重。自恨沒有學過新學問，所以命必攘到民權村去同學。每與必攘書，總是叮囑他勉力爲學，異日好替民族出力，切勿以他爲念，此回得病，其實已有三四個月之久，力戒家人，勿使必攘知道。及

到臨危，手寫遺書一通，命家人交給必攘。遺命又關照不可用滿洲服制殮殮他，必用前朝衣冠。及至必攘到家時，同仁已死去一日了。必攘撫尸大哭了許久，家人把遺書拿出來，他即在靈位前，焚香跪讀道：

字示季兒知悉：余抱病已非一日，所以不告汝者，恐妨汝課業耳。今已不及與汝相見，故爲書以示汝。余行年七十，亦復何恨！所惜者，幼爲奴隸學問所誤，於國民責任，未有分毫之盡，故獨耿耿於心，不能自解。汝當思大孝在繼親之志，不在平常細節。喪事粗畢，汝即可遠游求學，無庸在家守制。當此種族將要淪亡之時，豈可拘守匹夫匹婦之諒，而忘乃祖乃父之深仇乎？吾之所生，存者惟汝。汝有蹉跎，吾祀斬矣。然使吾有奴隸之子孫，不如無也！汝能爲國民而死，吾鬼雖餓，能汝怨乎？勉之母忽！吾當追隨始祖在天之靈，祝汝之成功也！父字。

必攘讀一句、哭一句，未及終篇，已不能成聲。衆人勸了許久，才收淚起來拜謝親朋。那聚英館的窗友，後來得了信，多使人來燒香弔唁，不在話下。單表女鐘自那日競馬回家，心中想道：『狄君真個是英雄，不道娶什麼女豪傑，方可配得他呢。』又轉念道：『有了加里波的，自然有瑪利儂，不要替他担心。只是……』他想到此處，不便

往下再想，祇得截住了。一日，看那日本維新兒女英雄記，不覺有所感觸，便於書上填了一首『虞美人』道：

『柔情俠意知多少，魂夢偏縈繞。櫻花何事獨敷榮？爲問琵琶，湖上月三更。英雄兒女同千古，那管儂心苦！鏡台擊破劍光紅，太息落花無語怨東風。』

填完了，又看那法國羅蘭夫人的小傳，下婢送上咖啡茶來，正待要喫，繩祖忽從學堂回來了。女鐘忙到外室，祇見繩祖面上有些憂色。女鐘驚問道：『哥哥近來難道有些心事不成嗎？』繩祖道：『妹妹那里知道。狄君必攘的尊人，聞說已經謝世，我和必攘交情最密，我知道必攘是一個寒士，遭了這個變故，如何禁得起！意欲幫他一些錢，他又猜介不過的，恐怕不要，送了去退回來轉覺沒味，所以覺得兩難，現在正在這里煩悶得很。』女鐘道：『無論他要不要，我們的心總是要盡的。』繩祖道：『妹妹之言有理。』當下二人卽定議禮物之外，又加奠銀三十圓。恰好肖祖念祖也來商議此事，見繩祖如此辦理，念祖遂出四十元，肖祖也出三十元，共湊成一百元，差人送去。果然，必攘受了禮物，把一百元的奠銀退還。不表必攘在家之事，且說念祖等一班四十餘人，已屆四年畢業之期，到了十二月初三日，大行試驗。連試七日，榜發之後，念祖第一，繩

祖第二，肖祖第三，其餘也都依次領了畢業文憑；祇有五人，功課的分數未滿，再留堂補習。念祖等領了優等文憑，各回家度歲。到了正月初旬，大家約齊在念祖之家聚會，提議此後各人應辦的事。念祖首先說道：『現在如果還要求學，一定非出洋不可。若論路近費省，少不得要到日本了。但弟想日本的學問，也是從歐美來的，我們不如直往歐美，省得一番周折。世界各國的學堂，又以美國最爲完備，且係民主初祖，憲法也比各國分外的好的，所以弟頗有到美國走一遭的志願。』肖祖道：『哥哥的話很是。但弟的意見却有些和哥哥不同的。因爲如今的世界，祇有黑的錢，赤的血，可以行得去。聽得德國陸軍，天下第一，弟甚想往德國去學習陸軍，不知哥哥以爲然否？』念祖道：『有甚麼不可。各人就自己所長去發展就是了，其餘的人於是也有願和念祖到美國去的。也有願和肖祖到德國去的，也有幾人想不到歐美，欲往日本的，都簽了名。惟有繩祖不言不語。衆人問故，繩祖道：『現在求學，固是要緊，但內地的風氣，不開通的很，大家去了，那一個來開通國內的風氣呢？世界各國，那一國沒有幾千個報館！每年所出的小說，至小也有數百種，所以能發把民智開通了。中國偌大的地方，這些就應十倍於他們了。不料祇有上海一地有數種腐敗的報，此外就沒有了。所有新理想的小說，更沒

有一種，這樣民智又怎麼能開呢？任憑有千百個華盛頓，拿破崙，也不能辦出一點事來呀。所以弟想在內地辦一種新報，隨便纂幾種新小說，替你們在家先打通一條路，等你們學成回來，一切就有頭緒了。」衆人叫道：「很妙很妙！贊成贊成！於今的事，本來複雜得狠，大家祇有分頭辦理的一法，我們辦我們的，你辦你的，自然是並行不悖。」恰好念祖的家人，擺上酒席來，衆人坐了好幾席，喝酒的喝酒，談心的談心，好不快樂！大家又把新年的事情，講了好些。繩祖道：「弟雖然不想出洋，弟的妹子女孃，那出洋的思想，倒發達得很，以前已向弟說了好幾次了。一來是家祖母不肯，二來因她年幼，一人遠出，也很不放心，所以一直沒有允許她。如今念祖哥哥，既要到美國去，卽煩把舍妹一同帶往，也好遂他的素志。」念祖遲疑未及回答，衆人已在席上歡聲雷動，極力贊成，念祖也祇得答應了。繩祖大喜，先起身回家，告知他妹子去了。飯罷衆人也紛紛而去，剩下念祖挽宵祖到外面言道：「我和你到後日，往必攘家中走一走，一則看他以後的行止，二則他尊人去世，也應親去唁問一番。」宵祖應允。到了那日，二人騎了馬，兩個家人引路。其時正是新春的天氣，二人一路觀風玩景，好不舒暢！路旁忽見有十數隻水牛，在那牴觸爲戲，遠遠來了一個童子，手執竹竿一揮，那些牛就戰戰兢兢的隨着他

去了。肖祖在馬上問道：『爲何這些牛，倒怕了一個童子？』念祖道：『這個緣故，不是一朝一夕的了，講起來很遠。』於是二人把馬勒住，緩緩而行。肖祖道：『請哥哥講講那緣故。』念祖道：『當初咱們所住的這世界，原是禽獸多而人類少。禽獸有爪牙衛身，氣力又大，人類力氣既小，又無爪牙，原敵不過禽獸。祇是禽獸不曉得合羣，人爲自衛起見，聯起羣來；又因爲智巧勝過禽獸，造出網罟弓矢，禽獸便漸漸的被打敗了。强悍的如虎狼豺豹等類，逃往深山，與人不相交接；馴良的如牛馬等類，便降伏了人，替人服役。他們起初尙有一點強硬性子，不甘心受人的節制，自那神農黃帝二位聖人出來，做了耒耜舟車，把牛馬用來引重致遠，他們逃不出人的縲絏，才不得不俯首帖耳，永遠服人駕馭。久而久之，子以傳孫，孫又傳子，那一種奴隸生活，深入了他們的本性，覺得受鞭撻，是他們分內的事，毫不爲怪。所以他們見了一個小孩子，也是很怕的。及到了老來，人要殺他們，他們祇曉得恐懼，不曉得反抗，就是「積威之漸」四個字的作用了。』肖祖道：『這等講來，那牛馬也是很可憐的。』念祖道：『雖是可憐，也不能替他們想甚麼法子。你沒有看見佛家戒殺牛馬的條文嗎？何嘗不說得入情入理！但是事實上那裏有人聽他的呢！』肖祖道：『爲他們設想，到底要如何纔好呢？』念祖笑道：

「除非是他們自己族類中，結成一個團體，向人要求憲法，舍此沒有別法了。」宥祖道：「這個憲法，怎麼求呢？」念祖道：「所有的牛馬，通同聯一個大盟，和人定約，做好多的工程，就要好多的報酬；少了一點，大家就一齊罷工。如此做去，不特人沒有殺牛馬的事，還恐怕要十分奉承牛馬呢。只可惜一件……」宥祖道：「可惜那一件？」念祖道：「可惜牛馬中沒有一個盧騷。」宥祖道：「可惜我不通牛馬的語言，若我通牛馬的語言，我就做牛馬的盧騷去了。」念祖笑道：「你通牛馬的語言也易得，待死後和閻王老子，商量一下，請他把你派生牛馬道中，那時你便通牛馬的言語了。」宥祖笑道：「我和你說正經話你却胡說起來了。」這時他們前面，忽然來了一個樵夫，頭戴一頂半新半舊的草帽，身穿一件藍藍衣，手拿一根兩頭尖的木桿，口裏唱歌而來。（歌詞原略）念祖道：「這人所唱，包藏着天演之理，想是個有學問的人。」說罷他連忙下馬，向那人施禮道：「適纔尊兄所歌，是自己做的，還是他人做的？」那人言道：「三四年前，有一位老先生，在此過路，名叫什麼文明種，救與我們的。我們也不深曉那歌中的意義，祇覺唱來順口，閒時沒事，把來唱着散散悶。」言罷，便另從一條路去了。二人聽說，痴立了一回，仍上馬望前進。不多遠到了一個郵亭，亭後是一個小小叢林。家人

上前稟道：「這個叢林規模雖小，裏面倒有幾處景緻可看。」二人動了遊興，便教他們看守馬匹，他二人進那叢林裏來。那叢林裏的知客，看見他二人衣冠整齊，說是富貴人家子弟，又早有小僧報知是騎着馬來的，越發不敢輕忽，喜逐顏開，恭恭敬敬的引二人到客堂裏坐下，殷勤款待。問他二人府上住在那裏，貴姓尊名，二人都告知了。又問現在有幾房少太太，家中收得多少租穀，二人看見問的不中聽，即起身告辭。那僧扯住，又帶往三層樓上去隨喜。樓後有一幢大岩，岩上的蒼松，盤曲而上，如蟠龍一般。岩前一望千里，天際高山，遠遠圍繞。下得樓來，到了一個岩洞，有一個鐵佛，跌坐其內。石壁上刻有遊人的題詠。觀覽已畢，仍走到客廳，又喫了茶。二人剛要告辭，却已擺上酒席，苦苦的留下，喫了飯。天色已不早了，又苦苦留在禪房歇宿，家人馬匹。早已着人招呼了。二人無奈，祇得隨他進了禪房。到了晚上，知客又引二人往見方丈。那方丈年約五十餘歲，身軀偉大，一口大鬚鬚，約長五六寸，見二人進來，忙從蒲團上跳下，合掌念道：「請施主坐。」命人把上好的香茶送上來，講了一段閒話，把他的兩本詩稿拿出來，請二人題和。又道：「出家人勉強獻拙，不比你們讀書人，詩是素來會做的。」說着又指道：「這一首是因康梁的邪說猖狂，有感而作的。中一聯「闢邪執起孟夫子

？亂世竟有魯聞人」，二句頗爲得意。這一首是那日貧僧在台洲府，遇見幾個洋人，恨他不過，幾至欲揮老拳，被友人勸止，歸來做了此首詩，其中頗寫忠君愛國之忱，都是貧僧得意之作。」念祖道：「和尚既然知道愛國，就要替國家想想，方今的世界，豈是能够鎖國的嗎？既然國家與國家交通，就不能禁國人彼此往來，豈有見着外國人就打的理！彼此守着法律，我不犯他，他不犯我，纔是正理呢。」那僧聽着頗覺氣忿，兩目都翻上去了。許久乃言道：「罷了罷了！於今的人，都變成洋人的走狗了，老僧也無心再在塵世，祇想早早的歸西天去就造化了。」念祖道：「請問老和尚這西天到底在那裏？」那僧道：「就是佛菩薩所住的五印度。」念祖道：「若是五印度，老和尚今日就可去得，不過十餘日就到了。那僧驚道：「那裏有這樣的事！當年唐僧到西天取經，有孫行者豬八戒保駕，尙且經了八十一難，一十八年，才回來，難道咱們凡人到去得這樣容易嗎？」念祖道：「這是不扯謊的。從這裏搭輪船，二三日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到新加坡，不過四五日；從新加坡到加爾各答上岸，不過三四日光景，已是東印度；由加爾各答坐火車到中印度及北印度一帶，極多不過幾日。現在英國想從大吉嶺（在北印度）築一條鐵路到西藏，由西藏接到四川，再由四川接到漢口，又由東印度修一條鐵路到緬甸（

與雲南接壤的大國。前爲中國屬國，光緒十一年爲英國所滅，由緬甸接到雲南，由雲南也接到漢口。這兩條鐵路若成。到五印度越發容易了。那僧道：『當真的嗎？是仗着齊天大聖的神通，煽熄了火焰山，一路的妖怪，都降伏了嗎？道路也是齊天大聖所開，平坦坦，所以他們才能來來往往，走個不斷的嗎？念祖道』：『那齊天大聖是，說上一段寓言，沒有其人的。但現在洋人的本領，也就和西遊記上所說的齊天大聖的法力差不多。西遊記說齊天大聖一個筋斗走十萬八千里，又稱他上能入天，下能入海，手中所執的金箍棒，有八萬四千斤，拔一根毫毛，就能另外變出一個行者。這些話西遊記不過是扯一批謊，使讀者稱奇。那知洋人現在竟實地裏做出這樣的事來了：電綫傳信，數萬里頃刻即到。還有德律風，雖隔千里，對面可以談話。火車每日能走四千多里，已快的了不得；又聞德國有一種電氣車，一分鐘能走九里，一點鐘走得五百四十里，聞說還可加倍，豈不更快嗎？美國已有了空中飛艇，一隻可坐得三十人，一點鐘極慢走得一千里，卽是一日一夜走得二萬四千里，三天可把地球周迴一次。海底行船更是不希罕的事。可惜海龍王的話又是扯謊，若是當真有龍王的水晶宮，恐怕龍王的龍位也坐不穩了。鍊鋼廠的大鐵椎，重有幾千萬斤，一個人管着，運動如意，本領豈不比孫行者更大嗎？活動寫

真，把世界的物件，都在影燈內閃出，與真的無二，轉瞬千變萬化，孫行者的本領也不過如是了。西人的電影戲，一個女優在電光之中，婆娑而舞，變出無數的樣子來；本只一個人的，忽然四面會有十多個人，一樣的顏色，一樣的動法，真的假的，竟分不出來，你道不是活孫行者出世了嗎？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老和尚也可去看一看。照科學家的話說，將來天地一定是沒有權的，晴雨寒暖，都可以人力做到。只有要到那月球上，金星上，木星上去，目下還做不到，也許後日或竟有到之日。那一來恐怕不止如那個封神西遊一派荒唐話所言的了。」那僧道：「據施主的話，難怪於今的人都怕了洋人。但是佛法無邊，洋人怎麼到得佛地？你說英國要從五印度修鐵路接到中國，好像五印度也有了洋人，這話又怎麼講的？」念祖未及回答，肖祖忍不住笑道：「你們常真以為佛菩薩果有靈驗，能救苦救難嗎？那知那佛菩薩，現在倒沒有人救了。你說五印度還是佛地不？那是千年以前的事了。我講給你聽聽：那五印度的地方，當初祇有婆羅門教，自釋伽如來佛出世之後，才多半奉了制教。到了佛教大行中國的時候，那五印度的佛教又漸漸的衰下去，婆羅門教又漸漸的盛起來。到了元朝之時，回回教又侵入五印度。清朝乾隆年間，五印度全為英國所滅，放了一個總督，七個巡撫，分治其地。那天主

教耶穌教等，五印度也有了。於今五印度的人口，將近三萬萬，一半是婆羅門教，一半是回教；天主教耶穌教也有了數百萬，佛教倒總共祇有一十二萬人。所謂舍衛國，所謂大雷音寺，現在都零落不堪，連基址都不曉得了。那處的僧人也受苦不過，老和尚日日想到西天，恐怕他們倒日日想到東天來哩。這是我問那親從五印度回來的人，聽他們說的。老和尚倘不信，現在走過五印度的人很多很多，可去問一問。坊間還有新出的地理書，可買來看一看，便知道我的話不是扯謊了。」那僧道：「有這些事嗎？我實在不知道，想是洋人正在得時，佛亦無可如何他了。將來佛運轉時，一切自有重興的日子。」念祖道：「老和尚倘要想佛法重興，即應從老和尚做起。有什麼佛運不佛運！人家都是由人刀做出來的，不是一切聽天安排的。你若靠天，那就一定靠不住了。」那僧還要言，宵祖不耐煩了，忙道：「咱們今日辛苦了，請老和尚叫人帶咱們自睡覺吧，明天再說。」即有兩個小僧，帶他二人出來，仍到那間禪房歇宿。到了次日，又留了吃了早餐。那知客便把緣簿拿了出來請他們寫。念祖把他十塊洋錢，他還要爭多，又添了十塊，才送二人出門，唸了幾聲「阿彌陀佛。」二人上馬，到了路上，宵祖道：「可惡的是僧道！勾引人家，如妓女一般；需索錢文，如惡丐一樣。將來定要把這些狗娘養的殺

盡！」念祖道：「也不須如此，祇要學日本的法子，許他們討親，國家的義務，要他一概担任，就可化無用爲有用了。」二人行不多時，到了一個小小口岸，問知離必攘家祇有五里路程。念祖道：「必攘的家，諒不寬廣，咱們把這些人馬，一齊到他家去，殊覺不便。不如叫李二在此，住在一家客棧裏，看守兩匹馬，祇叫張寶帶了禮物，同咱們去。」肖祖道：「很是。」即將馬匹交與李二，尋了一家客棧，留寓在內。他二人却帶了張寶，向必攘家中行來。約行了三里多路，有一小溪，溪上有一條板橋。當前却有三條大道路，不知到必攘家過橋不過橋，又沒有問。正在爲難之間，忽見遠遠地有一個穿白衣的人向此而來。三人正注目望着，張寶忽然喊道：「那不是狄少爺嗎？」二人着意看時果真是必攘，不勝大喜，向前迎去。要知他三人相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遊外洋遠求學問 入內地暗結英豪

話說必攘是日從父親故山裏回家，恰好撞見念祖二人，彼此握手爲禮，即帶他王僕三人過了板橋，不走那條大道，另從田間一條小徑，約行了一里多路，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青山後擁，碧水前流，饒有田家風味。必攘所住的屋，在村落左傍，茅屋三椽，十分整潔，必攘家無別人，只有一個寡姊，接養在家，替必攘照管一切。此外雇工一人

耕着薄田十餘畝。必攘叫開了門，讓念祖等先行到了中堂。那裏擺着必攘父親的靈位，命人把香燭燃起，念祖二人向靈位前上了香，然後再與必攘行了禮。大家便走進書房，談了好些話，必攘的姊姊整了兩碗菜蔬，一碗雞肉，一碗豬肉，燙了一壺火酒，叫雇工送進來。必攘邀二人坐下吃酒，自己另用一碗素菜，在傍相陪。喫完了飯，坐了一會，必攘帶他二人往外頑耍。出村落一二里，有一小市，茅店八九家。市後有一小嶺，登之可以望海。地方雖不及民權村的壯麗，却也有灑落出塵之景。遊覽歸家，日已衝山。忽來把必攘喊到那廂去，說了許久，然後去了。必攘仍走進書房來，面帶愁容，不言不語，有半個時辰。宵祖問必攘道：『才來的那人，是你的什麼人？』必攘道：『他是我的一個同房的叔父。他有一個女兒，和我一年生的，比我僅小一月。先慈請他的妻室做弟的乳母，故我和他的女兒，同在一處長成。後先慈過世，弟隨先嚴往別處住館，有了好幾年，和我的房妹分離，不相記憶。一日弟從外間回來，在路上撞見一個絕美的女子，雖是村裝野服，却生得妖容豔態，面上的肉色，光華四發。弟此時驚道：『鄉間安有如此的美女？』後在乳母家，又會見一面，才曉得即是弟同乳的房妹。比問他出嫁沒有，說

是嫁給一個姓梁的。細細查究起來，原來房妹有一個中表，和他年貌相當，兩相愛悅，私訂百年之約。弟的乳母亦已心許，祇弟房叔平日不務正業，慣喫洋煙，欠債甚多，要把這女兒做一顆錢樹子。近村有一個富戶，卽姓梁的人，生得異常醜惡，年已有四十餘歲，前妻死了，娶討一個機室，看上了房妹，出聘銀三百兩。弟那房叔不管女兒願不願，強迫嫁了梁姓。那中表因此成了癆病，不上一二年便死了，弟房妹也抑鬱得很。兼之那人前室，已有了三子一女，兩房媳婦。那女兒比房妹還大一歲，終日在梁姓前，咬事生非，說房妹在家，表兄妹通奸。那人初先具溺愛少妻，不信這些話，後見房妹的情總不在他，便信以爲真，暴惡起來，不是打就是罵。三四年之中，不知洩了多少氣，乳母向弟哭訴了好幾次。房叔才來說：舍妹因受苦不過，已懸樑自縊，房叔要弟做一張呈紙，到衙門前告狀。弟於這些事，素來不懂的；目前兼在制中，也不便干預外事。兩位兄長教我這個問題如何處置？」二人都歎息了一回。然後念祖把他們出洋的事說了一遍，狄必攘道：「這事弟很贊成，弟苦於此時方寸已亂，無心求學了。將來想在內地走一遭，看看有甚麼求學的機會可乘麼。」到第三日，念祖等辭行歸去，必攘又送他二人到前日相會之處，然後珍重而別。二人到了那市鎮，取了馬匹，仍由舊路而歸。念祖的母親忽

然得了重病，偃臥在床。念祖生性最孝，日夜侍藥，衣不解帶，把那出洋的事，暫擱一邊。過了十餘日，那同班畢業的學生，有五個要往東洋的，來到念祖家裏辭行。念祖囑咐了他們幾句話，約在東京相會。五人起程去了，又過一月，念祖母親的病尚未大減，不勝焦急。肖祖同着二人，到念祖家來。一個姓王，名得勝，福建閩縣人，也是同班的附學生；一個姓齊，名爭先，山東歷城縣人，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生，往德國遊學，先來民權村遊歷，與肖祖最相得。三人會見念祖，說於本週木曜日，一同乘英國公司輪船，向歐洲進發。一來問念祖母親的病勢，二則告別。到了木曜日，念祖親送三人上船，說到了德國之後，彼此都要長長通信。肖祖道：『這個自然。哥哥到了美國，也要把美國的真象查考出來，切不可隨人附和，爲表面上的文明所瞞過。』念祖道：『兄弟自然要留心。你到德國，也要細心考察考察。』又對齊爭先道：『舍弟學問平常，性情乖僻，請兄時時指教，當感激不盡。』齊爭先道：『小弟學問，也空疏得很，還要求舍弟教訓，這話實在擔當不起。』這時那輪船上的氣笛，震天價叫了幾聲，船已要開了。念祖同那些送行的人，又切實講了幾句，說一聲珍重，忙上了岸，那船已漸漸的離岸去了。念祖等回家以後，母親的病勢雖已漸好，尙不能出外行走。有一個同學也是姓孫名承先，約念

祖同往美洲，恰值念祖母病逗留，累的他也不能行。一連等了三四個月，心上好不着急，但是又不便催，祇時時來念祖家問病。念祖心知其意，言道：「兄不要急，祇等家慈的病到了平穩一邊，我們就好走了。到了下月，念祖母親的病已大愈，念祖便把到美洲留學的事，稟知了員外。員外雖祇有一子，愛惜得很，却曉得遊學是要緊之事，不好阻留；祇有念祖母親，平日把念祖寶貝樣的看待，如何捨得？聽了這話，不覺哭起來。念祖也悲傷得很，倒是員外道：「這外洋一帶，我不知住了好多年，爲何兒子要往外洋遊學，就要做出這個樣子？快快收拾，打發他去。」念祖母親不好哭了，念祖也收住了淚。退到書房，寫了兩個郵便，知會承先繩祖。繩祖接到郵便，卽一面催女鐘勾當各事，一面稟知祖母。原來繩祖的父母，俱已亡過，祇有兄妹二人，上頭僅有一個祖母，年已七十餘歲了。到了動身日期，女鐘上堂拜辭祖母，女鐘祖母聽說女鐘要到外國去，不覺一把抓住心肝肉的叫哭起來；手中的拐杖，支持不住，身體往後便倒。繩祖忙上前扶住，說：「祖母不要傷心，妹妹不久就要回來的。」女鐘正色言道：「孫女出洋求學，是一件頂好的事，老祖宗倒要如此悲哀，孫女擔當不起了。孫女年已長大，自己曉得打點自己，祖母不要担心。祖母在家，有哥哥伏侍，孫女也放心得下。祇要祖母自己好生

保養，孫女不過一兩年就要回來看祖母呢。」女鐘的祖母見女鐘如此說，心中有好些話要說的，一句也說不出來，祇睜着兩隻淚眼，瞪視繩祖兄妹，比及要說甚麼，喉中又咳嗽起來，說不成功。女鐘連忙拜了兩拜，說一聲「祖母珍重，孫女去了」，轉身望外就走。祖母看見女鐘去了，咳嗽了一會，方才放聲大哭起來。繩祖扶進後堂，安慰了許久，再走出來招呼女鐘之行，念祖承先已先到了，繩祖少不得向二人把女鐘囑託幾句。二人都說：「不要費心，萬事有我二人担任。」三人上了船，然後繩祖同兩家送行的親朋，才各轉回。後來繩祖即在本村開了一個時事新報館，又邀集同志數人，辦了一副鉛字排印機器，把一切新書新小說，都編印出來，貼本發賣按下不表，且說四川省保甯府南部縣，有一個秀才，名叫康鏡世，是一個農家子，薄有資產。康姓素來以武力傳家，到康鏡世才是一個文生員。康鏡世的兄弟，名叫康濟時，入了武庠，能開兩石之弓，鳥槍習得極精，仰射空中飛鳥，百不失一。康鏡世自幼也好習拳棒，操得週身本領，文事倒不及他的武事。爲人專愛鋤強扶弱，結交些獵戶痞棍，終日不是帶人打架，即是帶人捉人，也拚過些大對頭，打了幾場官司，把家財弄得七零八落，本性依然不改。因此遠近都叫他做「康大蟲」。同府的蒼溪縣，也有一個秀才，姓貝名振，性情頑固得很，仇惡洋

人，疾視新學。連那布洋貨，凡帶了一個『洋』字的，都不穿不用。一生輕財仗義，把數萬金的家貲，不上十年，花得精光。連兩個門生的家財，也被他用去大半，而兩個門生，口無怨言。因此人人愛戴他，他一呼可聚集數千人。鄉間事情，他斷了的，沒有一個敢違。那些鄉紳富戶，恨他不過，却也怕了他。單有康鏡世慕名投他門下，彼此談論兵法，甚為相得。後來只振因鬧了一場教案，殺死兩個教民，被官兵捉拿去正了法，康鏡世常有為帥報仇之心，恨洋人與教民愈加切骨。所讀的即是孫子兵法紀效新書，日日組織黨羽。本府書院裏有一個山長，姓馬，名世英，是安徽桐城縣人，為本府太守聘來掌教，最喜歡講新學，排滿的心極熱。祇是保甯府的人，如綠心太重，凡來書院讀書的，都是為着科名而來，那裏曉得國民事業！雖也有些可造的人，但是還少得很。聽聞康鏡世的行徑，曉得他和常人有些不同，打量運動他。又聽得他是著名的頑固黨，怎好開口。他想了一回，說道：『是了，大凡頑固的人，不開通便能，開通了，就了不得，他是個仇恨洋人的人，開先就要他講新學，是萬不行的；少不得要照他平日的議論，漸漸歸到新學上來，自然不致有衝突之事了。』主意拿定，打聽康鏡世到了府城，即私自一人，帶了名刺，尋訪康鏡世的寓所。投了名刺，相見以後，行了禮，果然見他是一團的

雄悍氣，全沒有文人氣象。馬世英先說了兩句應酬套話，既而便侃侃而談，說時局如何不好，洋人如何可惡，中國人如何喫虧，淋淋漓漓的說了一遍。說得康鏡世摩拳擦掌，把佩刀向案上一丟，說道：『是的，於今還不殺洋人，將來一定不得了。先生所言，真是痛快得很！祇恨那烏官府不知道，專心怕洋人，實在懊惱之至！』馬世英道：『不是官府怕洋人，是滿洲政府怕洋人。滿洲政府若是不怕，那官府一定不敢阻民間殺洋人了。』康鏡世道：『這個不錯。』馬世英道：『滿洲政府，原先何嘗不想殺洋人，一切事情，都當洋人不得，怎麼行呢？』康鏡世道：『怎見得？』馬世英道：『別項不要講，卽如鎗砲一項，洋人的鎗，能打五六里，一分鐘能發十餘響；中國的鳥槍，不過打十餘丈，數分鐘才能發得一響。如此我們沒有近到他們面前，已早成了肉泥了。』康鏡世道：『只要捨得死，砲何足怕哉！』馬世英道：『事到臨危，正要這樣講。但是預先不要存這個心。學到他的，把來打他，不更好呢？』康鏡世道：『學造槍砲就是了。爲何又要講什麼洋務？』馬世英道：『洋務也不得不講的，每年中國買他的洋貨，共計數萬萬兩，都是一去不返的：洋貨真好，又不能禁人不買；所以工藝之學，萬不可不講了。中國在洋人一邊經商的，也有好多人，但總不如洋人的得法。如銀行，公司，輪船，鐵路，

電綫，洋人管理便賺錢，中國人管理便要折本，那麼商學又不可不講了。中國的礦，隨便那一省，總可抵洋人一國所有，因自己不曉得化鍊，把礦砂賣與洋人，百份的利才得一二，所以化學與礦學又可不講了。」康鏡世道：『洋人的長處也不過就在這幾項。』馬世英道：『不是這樣講，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洋人於中國的事情，無一不知，中國人於洋人的本國，到底是怎麼樣的，好比在十層洞裏，黑沉沉的如漆一般，又怎麼行呢？所以外國的言語，文字，歷史，地理，政治，法律，名學等，也不可不講了。總而言之：要自強，必先排滿；要排滿自強，必先講求新學；這是至斷不移的道理。』康鏡世聽了，沈吟了半晌，言道：『先生之言，頗似有理，容在下想想。』馬世英知道他的心已動了，卽辭回書院。到了次日，着人把現今世界大勢論，黃帝魂，浙江潮，江蘇湖北學生界，遊學譯編等書，着人送至康鏡世的寓所。康鏡世把這些書，在四五日內涉獵了個大略，卽走到馬世英處，頓首言道：『康鏡世於今才算得個人，以前真是糊塗得很。先生是我的大恩人了！可惜我的貝先生，沒有撞見先生，白白送了性命。自今以後，讀以事貝先生的禮事先生。』馬世英道：『不敢當！不敢當！貝先生的愛國心，素來所欽慕的，卑人不及貝先生遠了，敢勞我兄以貝先生相待，是折損卑人了。』

自是康鏡世與馬世英異常相得，折節讀籍。要想立一個會，却尋不出名目來。一日，說起中國的英雄固多，英雄爲愚夫俗子所知道所崇拜的，惟有關帝與岳王。但關帝不過劉備的一個私人，他的功業，何曾有半點在社會上，民族上！比起岳王替漢人打韃子，精忠報國而死，不專爲一人一姓的，實在差得遠了。俺漢族可以崇拜的英雄，除了岳王，沒有人了。我們這個會名，如就叫做岳王會。把此意告知馬世英。世英道：「很妙！」即替康鏡世草了一個會例，交與康鏡世。書院裏有兩個學生，一個名叫唐必昌，一個名叫華再興，預先入了會。康鏡世回家，把一班朋友都喊了來，告知立會之事，都歡喜的不得了，齊簽了名。會員每人給贈忠傳一部。當岳王誕辰，演精忠戲三本。會員四出演說，說岳王如何愛國，咱們如何要崇拜岳王，及學岳王的行事。漸漸說到岳王所殺的金韃子，卽是於今的滿洲人；岳王所撞的，祇有一個金國，尙且如此憤恨；現在有了滿洲，又有了各國，岳王的神靈，不知怎麼的悲愴了！咱們不要僅僅崇拜岳王，便算了事，還要完成那岳王未遂的志向呢。這些話說得人人動心，不兩個月，入會的有數千人，會費積到萬餘金。康鏡世推馬世英做了會長，把會章大加改訂，恰值岳王聖誕，演戲已畢，康鏡世提議集資，修建岳王廟，就爲本會的公所。馬世英把會章的大意，述了一

逼，又演說了一番。那時會內會外的人，約有三四千，都是傾耳而聽。散了會，馬世英走到康鏡世家裏，談論了好些。緊要的會員，也都在座。忽報有一生客來會。馬世英同康鏡世走出去，延客進室。祇見那客年紀不過二十多歲，粗衣布履，相貌堂皇，衣上微帶些灰塵。道此客爲誰，原來就是狄必攘。必攘當念祖起程赴美三四個月之後，把家中的事，託與寡姊，自己帶了些盤費，先到繩祖處，把要到內地做事的意思說與繩祖聽。繩祖深以爲然，不一會在內拿出三百圓來，交與必攘做川資。必攘不受，繩祖道：「古云：『行者必以贖』。這個可以受得的，吾兄不必太拘執了」。必攘祇得收下。乘坐一個小火輪，一直到上海，平日聽說上海是志士聚會之所，進了客寓，卸了行裝，把那些著名志士姓名寓所，探訪明白，用一個小手摺子，一一開載。到了次日，照所開的方向去問，十二點鐘以前，都說沒有起來，十二點鐘以後，都說出門去了；會了三四日，鬼影都會不到一個，焦悶得很。隔壁房裏，有一個客，說是自東京同來的，和必攘講了一些東京的風土情形。必攘道：「弟想在此和那些志士談談，一連三四日，人都會不到面，真奇怪得很！」那客笑道：「要會上海的志士，何難之有！到番菜館、茶園子，說書樓，及那校書先生的書寓裏走走，就會到了。有時張園愚園開起大會來！就有盆千

盈百的志士在內。老兄要想會志士，同我走兩天，包管一齊都會到了。」必攘驚道：「難道上海的志士，都是如此嗎？」那客道：「誰說不是如此呢！現在出了兩個新名詞，叫做『野鷄政府』、『鸚鵡志士』。要知現在志士與政府的比例，此兩句話可以做得代表，老兄不要把志士的身價看得太高了。」必攘低了頭默默無言，一會長歎了一聲。那客又道：「老兄不要見怪，這上海的融化力，實在大得很。老兄在這裏，若多住幾月，恐怕也要溜進去了呢。」必攘也不回語，心上一團紅燃燃的火，好像陡然澆上一桶冷水，從此再也不去會那些志士了。乘着輪船，向長江上流進發。同船之中，有一個湖北人，姓武，名爲貴，是武備學堂的學生，新做了一個哨官，和必攘談論了一會，頗相契恰。武又引了一個人來，說是他學堂裏的教習，馬步砲隊。都操得好，姓名，名有功，江西人，於今奉了廣東總督的札子，到河南招兵。其人很有革命思想，才聽得我說，亟亟要來會老兄。必攘和任有功施了禮，各道名姓，果然彼此覺得慷慨的不得了。三人各把籍貫及通信的地方寫了，彼此交給收下。到了江甯，他二人上岸去了。必攘獨自一人，到漢口投寓高陞客棧。漢口居天下之中，會黨如林。必攘在家，結識了一個頭領，名叫陸地龍，開了一個名單，凡長江一帶的頭目，列上三十多個。內中有一個名叫小朱江張

威，是一個房書，專好結交會黨中人。凡衙門有逮捕文書，他得了信，馬上使人報信，倘或捉拿到案，也必極力周張，所以會黨中人，上了他這個名號。現在此人住在漢口市。必攘到了第二日，便到張威家拜訪。張威平時聽得陸地龍說，狄必攘是當今第一條好漢，渴慕得很。比間必攘已到，喜出往外。見了必攘。先就問寓在何所，忙使人取過行李，即留必攘在家住宿。一連住了十餘日，果然來往的人不少。就中有一個賽武松饒雄，貴州人氏，拳棒最精，是會黨中一個出色人物。張威因必攘特開了一個秘密會，頭領到的二十多個，中有五個大頭領，石開頑，周秀林，楊覆清，王必成，陳祖勝。張威先開口說道：「今日是黃道吉日，衆位兄弟，都已聚會。各山缺少一個總頭領，事權不一，又怎樣能成事呢？弟意要於今日舉一個人當總頭領，各位兄弟贊成嗎？」衆皆道：「贊成！」張威又道：「咱們會內的人，有文的少武，有武的少文。惟新來的狄君，文武俱全。文是諸君皆知道的，不要試了；武則請諸位兄弟當面試過。」衆皆道：「妙妙！」必攘堅不敢當。衆人已把裝束改好，必攘也只得解了長衣，把腰束好，走到坪中。起先是陳祖勝來敵，不上十合，敗下去了。石開頑走上來，又祇十餘合，敗下去了。饒雄頭纏青絲湖縐，額上繫一個英雄標，腰繫一根文武帶，揮起拳勢，對必攘打來。兩人交手

七十餘合，不分勝負。必攘賢一個破綻，飛脚起處，饒雄早已落地。餘人更沒敢上前，於是衆人都舉狄必攘當總頭領。必攘謙讓再三，才敢承受。於是把前此的會規十條廢了，另立十條新會規。

一本會定名為強中會。以富強中國為宗旨。所有前此名稱，概皆廢棄。

一本會前稱會中人為漢字家。今因範圍太小，特為推廣。除滿洲外。凡係始祖黃帝之子孫，不論入會未入會，概視為漢字家，無有殊別。

一本會前此之宗旨。在使入會弟兄，患難相救，有無相通；而於國家之關係，尙未議及。今於所已有之美誼。仍當永守外，於其缺陷之處，尤宜擴充。自此人人當以救國為心，不可僅顧一會。

一本會之人，須知中國者，漢人之中國也。會規中所謂國家，係指四萬萬漢人之公共團體而言，非指現在之滿洲政府，必要細辨。

一本會之人，嚴禁「保皇」字目，有犯之者，處以極刑。

一會員須担任義務：或勸人入會，或設立學堂報館，或立演說會體操所，均視力之所能。會中有事差遣，不能推諉。

一會員須操切實本領，講求知識，不可安於固陋。尤不可言仙佛鬼怪星卜之事，犯者嚴懲。

一會員須各自食其力，不可擾害良民。會中款項，合力共籌，總要求出自己生財之道，不能專仰於人。

一會規有不妥之處，可以隨時修改。

一前此所設苛刑，一概刪除，另訂新章。

必攘把十條會規草完了，各頭領看了，都皆心服。即印刷出數千張，使人分示各處。全體會員都畫了押。必攘已在漢口三月有零，要想往四川遊歷，與張威商量。張威道：「四川保甯府有一個好漢，綽頭康太蟲康鏡世，兄弟二人，好生了得，遠近聞名，祇不肯入咱們的會。賢兄到了四川，一定要會其人。」必攘領會，所以一到四川，卽來訪康鏡世。恰值是日開會，必攘也隨在人叢中，聽見馬世英所報告的會章宗旨，與他大略相同，祇渾含一些，心中大驚，特不知道馬世英是什麼人。散了會，他便到康鏡世家來。康鏡世馬世英也失了驚，彼此問了姓名，坐下談了好些世事，然後請將今日宣告的會章，給他細細一讀。表面措詞，雖極和平，但裏頭的意思，却隱約可知，曉得他兩個

不是等閒之人。便把來意說明，並把佈新定的會章拿出來，送與二人看，二人極力稱贊。必攘正要說兩會合併的事，馬世英的小廝，從書院跑來，說「有一個客人，稱新從外洋回來，要見老爺，請老爺作速回轉府城。」馬世英卽辭了鏡世必攘，同小廝匆匆回去。要知來人爲誰，請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專制威層層進化 反動力漸漸萌機

話說馬世英別了康鏡世狄必攘，回到書院，聽差迎着說道：「客人已到外邊去了。」過了兩三點鐘，外間走進一個人來，穿着外洋學堂制服，向馬世英脫帽爲禮。馬世英驚道：「那裏來的東洋人？」仔細一看，乃是自己的一個學生，不覺大笑起來，上前握手。原來馬世英有三個學生在東洋留學：一個姓魯，名漢鄉，爲人勇敢猛進，在日本留學界中，頂刮刮有名；一個姓梅，名鐵生，深沉大度，很有血性；一個姓惠，名亦奇，辦事認真，學問亦好。這回來的，卽是梅鐵生。馬世英將東洋情形問了一番，然後梅鐵生將來意表明。因爲梅鐵生三人，連次寫信要馬世英到日本求學，馬世英雖答應了，却破誓完襲的人，苦苦纏住，本府知府，也是苦留，屢屢契約。三人中特派梅鐵生回國，

而催馬世英赴東。馬世英道：『這日本是我在夢裏都想去的，怎奈日下沒有脫身之策。好歹到了明年，一定是要來的。』梅鐵生道：『這謊你扯多了，要去就去，怎樣要到明年呢？我知道你在這裏，當的是山長，有許多人吹你的牛皮，有時知府大老爺，還要請你喫酒，客客氣氣的，稱你是老師，好不榮寵！到了日本，放落架子，倒轉來當學生，你原是不幹的。』馬世英道：『不要這等說，難道我是這樣的嗎？你如不信，我這裏積有川資六百元，預備出洋的，你先帶去；明年我如不來，儘可把來充公。』梅鐵生道：『去不去由你，我不能替你帶錢，我還有別項事情呢。』馬世英道：『你在路途辛苦了，在此多住幾天。』梅鐵生道：『不能久住。』馬世英道：『至少也要住兩三天。』到了第三日，梅鐵生堅要去了，馬世英送了幾十塊洋錢，說道：『向漢卿亦奇講，明年正二月，我準定到東京。你們平日的議論要和平一點，還以習科學爲是。』梅鐵生道：『知道了。你到了才曉得。』這回梅鐵生滿想馬世英同他一路到日本，不料馬世英託辭，等待來年，已十分不快；兼之馬世英故意說：『老實話，謂種種不可過激，更加不對。還有幾個朋友，在安徽省城各學堂讀書，打量去運動他們出洋，便一直轉回安徽省城。那城門口的委員，看見一個穿洋裝的人來了，連忙戴了一頂帽子，恭敬的站在門

首。梅鐵生毫不理他，一直向城裏跑去。那委員帶四名巡勇跟隨。後。梅鐵生行的是體操步子，極其快速；四名巡勇走得氣喘喘的，還趕不上，直等梅鐵生進了客棧，他四人才趕上。站了許久，才敢說道：『小的們是城門委員大老爺差來伺候洋大人的。請洋大人給小的們一個名片，待小的們報明洋務局，再報明院上，讓各位大人好來請洋大人的安。』梅鐵生道：『我不是洋大人，是一個留學生，你要名片，却可拿一個去。』說罷在懷中拿出一個名刺，交給巡勇去了。到了次日，鐵生正想往各學堂裏去找人，在街忽然會見一個同過學的朋友，扯住他到僻處問道：『你何時來的？有相熟的人會過你否？』梅鐵生道：『沒有會過。這話怎麼講？』那人道：『你不知道麼？現在日本留學生，發起了一個什麼拒俄會。註日公使烏欽差，打了一個電報與兩江總督，說他們是名為拒俄，暗為革命。兩江總督立即通飭各屬，凡留學生在這幾個月內回來的，一體嚴拿，就地正法。現正辦得很緊呢。』梅鐵生道：『這事我在東京時候，沒有聽說。真是拒俄，難道也要拿辦？理信全不講嗎？』那人道：『官場有什麼理信？你不如早早走罷？從我們學堂裏去出洋的，有一個名叫田漢藩，名單內也有其名，聞說已經回來了，昨日撫臺差人到學堂裏查問了一次。』梅鐵生驚道：『他人不要緊，這田漢藩是我的至交，我

一定要在此設法救他；不然，與他死在一塊，也是好的。便不聽那人的言，仍在客棧裏住。有知道的，日日來催他出走，他總不依從。正在那風聲一天天的緊起來當中，有一個人要到東洋去，他又寫了一封信交給他，託他帶交東京安徽同鄉會諸會員。那信上說：

「風聞漢藩兄已歸，殊屬可慮，現在風聲益緊。諸友雖日促鐵生返東，設鐵生去而漢藩來，則勢力益孤。故鐵生決意在此靜候，設法出漢藩於險。如其不能，情願與漢藩同懸頭江干，以觀我四萬萬同胞革命軍之興！」

這封信發後當夜，客棧前忽然蜂擁多人，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走進兩個警察局的小委員，帶領三四十名巡勇，將梅鐵生的衣囊行篋，一齊搜去，又有幾個人扯住梅鐵生的手，如飛的一般，帶到警察局去了。略微問過幾句，馬上便送往撫臺衙門，又傾囊倒篋的細細搜了一番，一點憑據沒有。那撫臺還是半開通的人，把鐵生從輕開釋了。那些委員巡勇可算白費了一番氣力，大家面面相覷了一會散去。從此和梅鐵生相熟的人嚇得要命，個個避開了他，沒有一個敢和他講話的了。後來梅鐵生打聽田漢藩並沒有回國，他也就起程到日本去了。且說上文提及的那拒俄會因何而起的呢？原來滿洲末年，

朝中分了幾派：守舊黨主張聯俄；求新黨主張聯日。留學生知道日俄都不可聯，反對聯俄的更多。俄國向滿洲政府要求永佔東三省之權，在日本的留學生聞知，憤不可言，立了一個拒俄會。不料滿洲政府大驚小怪，便輕輕的加以革命的徽號。其實當時留學生的程度，十分參差。經滿洲政府幾番嚴拿重辦以後，和平的怕禍要退出會去，激烈的索性把『拒俄』二字，改稱『革命』，兩相衝突，那會便解散了。因此滿洲防留學生防得更嚴，處處用滿學生監察漢學生。又有許多無恥的漢學生，做他的耳目，偵探各人的動靜去報告。那時滿洲一兩個學生，一個名叫梁璧，一個名叫常福，專打聽消息，報知滿洲政府。留學生在日本，有一個會館，每年開大會兩次。有一回當開大會之時，一人在演臺上，公然演說排滿的話，比時恃着人衆，鼓掌快意，忘却滿人在座了。梁常二人歸寓以後，卽夜寫了幾封密信，通知滿洲的重要人物，說有緩急二策——急策是把凡言排滿革命的人，一概殺了，永遠禁止漢人留學。緩策是分幾項辦法：一不準漢人習陸軍警察，專派滿人去學；二不準一般漢人習政治法律，祇準由每省指派數人去學；三凡漢人留學，必先在地方官領了文書，沒有畢業，不準回國；四不準學生著書出報；五不準學生與會演說。滿洲的大員，接了這幾封信，取着那緩辦一策，行文日本政府。孰知日本

的政黨，都說沒有這個辦法，一概不答應。滿洲政府沒法，祇得叫各省停派留學生，封閉學堂，卽有幾個官辦的，用滿洲人做監督，嚴密查察學生的動靜，嚴禁新書新報。那知壓力愈大，抵力愈長，學生和監督教習衝突的，不知有多少，每每鬧得全班退學，另組織一種共和學堂。書報越禁銷數越多。那時上海有一個破迷報館，專與政府爲難；所登的論說，篇篇激烈。中有一篇革命論，尤其痛快。其間一段警論道：

「諸君亦知今日之政府，何人之政府也？乃野蠻滿洲之政府，而非我漢人公共之政府也。此滿洲者，吾祖若父，枕戈泣血，所不共戴天之大仇，吾祖父欲報而不能，以望之吾儕之爲孫子者。初不料後人奉醜虜爲朝廷，尊仇讐爲君父，二百餘年而不改也！披覽嘉定屠城之配，揚州十日之書，孰不爲之髮指目裂！而吾同胞習焉若忘，抑又何也？其以滿洲爲可倚賴乎？彼自顧不暇，何有於漢人！東三省爲彼祖宗陵墓之地，不惜以與日俄，而欲其於漢族有所盡力，不亦債歎？世豈有四萬萬神明貴胄，不能自立，而必五百萬野蠻種族是依者！諸君特不欲自強耳；如欲之，惟陷野蠻政府，建設文明政府，直反掌之勞也。有主人翁之資格不爲，而必爲奴隸焉，誠不解諸君何心也！諸君平日罵印度不知愛國，以三百兆之衆，俯首受制於英。

試以英與滿洲比較，其野蠻文明之程度，相去爲何如也？印度之於英也，爲直接之奴隸，中國之於滿洲也，爲間接之奴隸。奴隸不已，而犬馬之；犬馬不已，而草芥之。諸君尙欲永遠認滿洲爲主人乎？而不知已轉售於英俄美日德法諸大國之前，作刀俎上陳列之品矣。及今而不急求脫離，宰殺割烹之慘，萬無可免。夫以理言之則如彼，以勢言之則如此，諸君雖欲苟且偷安，幸免一己，不可待也。曷不急翻三色之旗，大張復仇之舉，遠追明太，近法華拿，復漢官之威儀，造國民之幸福，是則本館所馨香頂祝，禱切以求也！

此論一出，人人傳頌，「革命革命」「排滿排滿」之聲，遍滿全國。報館開在租界內，中國不能干涉，所以該報館敢如此立言。看官，你道怎麼不能干涉呢？通例：外國人住居此國，必守此國的法律；外國人犯了罪，歸此國的官員審問，領事官祇管貿易上的事情，一切公事不能過問；也沒有租界之名，警察祇可本國設立，外國不能在他人之國設置警察。惟有中國許外國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在租界內，不特外國人不受中國官員管束，即是中國的犯人，也惟有領事審得。領事若是不管，中國官員是莫可如何的。後來滿洲政府，想收回此權，開了一個律例館，修改刑律。不知刑律是法律中的一項，

法律是政治中的一項，大根源沒改，枝葉上的事，做了也沒有益的。各國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於國體上，是有大大的防礙。那些志士，幸得在租界，稍能言論自由，著書出報，攻擊滿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獨是滿洲政府，各國要他割多少地方，出多少賠款，無不唯唯聽命；即是要挖他的祖坟，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哭臉改作笑臉；誰知只有在租界內的報館，日日非難他們，他們倒容忍不得了，在各國領事面前，屢次運動懲辦。各國領事，原先是不準的，後來見他們苦求不已，祇得派了巡捕，封閉破迷報館，把王筆二人，拿到巡捕房，懸牌候審。到了審日，各國的領事官，帶來翻譯，坐了馬車，齊到會審公堂，公推美國領事作領袖。各國領事中坐，滿洲也派一個同知做會審委員，坐在底下一傍。巡捕將兩比人帶到都站在廊下。計開：原告滿洲政府代表江蘇候補道余震明，年四十三歲，所謂的律師四位：被告破迷報館正主筆張賓廷，年三十二歲，副主筆焦雍，年二十一歲，所謂律師二人。各國的領事官命將人證帶上堂來。就有印度巡捕和中國巡捕，把一干證人帶上。各國領事，先將各人的年貌履歷問了，由翻譯傳上去。然後原告的律師，替原告將情由訴出。說張焦兩個人在租界內，設立報館，昌言無忌，詆毀當今皇上，煽動人心，希圖革命，實在是大逆不道，求貴領事，將人犯移交中

國地方官，按律治罪。被告的律師駁道：「請問貴堂上各官，今日的原告，到底是那一個？」余震明猛聽得此語，不知要怎樣的答法：若說是清國皇上，面子太不好；若說是自己的原告，這個題目，又擔當不起；籌躇了好久，尙答話不出。被告的律師又催他說，原告請律師代替，應道：「這個自然是清國政府做原告。」被告的律師道：「據這樣看來，原告尙沒有一定的人。條件沒有原告，就不能行的。況且破迷報館，並沒有犯租界的規則，不過在報上著了幾篇論說。這著述自由，出版自由，是咱們各國通行的常例。清國政府也要干涉，這是侵奪人家的自由權了。據本律師的意見，惟有將案注銷，方爲公平妥當，不知貴堂上之意，以爲如何？」。這一篇話，說得原告的律師無言可答。美領事道：「據原告律師之言，說要將被告移交清國地方官，無此道理。被告律師說，要將案件注銷，也便不得。好歹聽下回再審。」巡捕將人犯仍復帶下，各領事仍坐着馬車回署。余震明同着上海道，打聽各領事的消息，沒有移交被告的意思，不過辦一個極輕的罪了事，即打電報稟兩江總督；兩江總督打一個電報到外部，請外部和各國的公使商議。外部的王爺大人，曉得空請是不行的，向各公使聲明，如將張焦二人交出，情願把兩條鐵路的路權，送與英國，再將二十萬銀子，與各國領事。各國公使，各打電報去問各

國的政府，各國的政府回電，都說寧可不要賄賂，這租界上的主權，萬不可失。各國公使，據此回覆外部，外部沒法，祇得據實情奏明西太后那拉氏。急得那拉氏死去活來，說道：『難道在咱自己領土內，辦兩個罪人，都辦不成功嗎？這才氣死人呢！』有一個女官走上奏道：『奴婢有一個頂好的妙計。』你道此女爲誰，原來也是一個旗女。他的父親名叫玉明，做過俄國的公使，娶了一個俄國女人，生下此女，通曉幾國語言文字。那拉氏教他做了一個女官，與各國公使夫人會見之時，命他做翻譯，傳述言語，十分得寵。那拉氏聞他所奏，卽問道：『你有什麼好計？』玉小姐道：『洋人女權極重，男子多半怕了婦人的。老佛爺明日做一個盛筵，請各國公使夫人，到頤和園飲酒，多送些金珠寶貝，順便請他們到各國公使前講情，教各國在上海的領事，把犯人交出，豈不是好呢？』那拉氏道：『這計果好，依你的就是了。』忙命太監將頤和園修飾得停停當當，四處鋪氈掛彩，安設電燈，光焰輝華，如入了水晶宮一般。當中一座大洋樓，內中陳設的東西，都是洋式，不知要值幾百萬。樓上樓下，都擺列花瓶，萬紫千紅，成了一個花樓。時將向午，各國公使夫人，帶領使女，也有抱着小孩子的，乘坐大馬車，由交民巷向頤和園而來。那拉氏親自迎接進殿。各公使夫人，分兩傍坐下，所帶的使女小孩，也宜進

殿來、個個都有賞賜。那拉氏親安了各夫人的坐，太監女官獻了茶，又講了多少的應酬話，都是玉小姐通譯。傳旨贈送各公使夫人每人大磁瓶一對，嵌寶石鐲子一雙，金剛石時表一個，其餘珍玩數件。各公使夫人受了，向那拉氏道了謝。女官奏請入宴，都到大洋樓上。樓下奏起洋樂，那拉氏舉杯親敬了各位公使夫人的酒。各公使夫人也舉杯呼了那拉氏的萬歲。宴畢，退下，引各公使夫人到那拉氏臥房裏，玉小姐便將那拉氏的本意表出。各公使夫人聽了，作色答道：「敵國雖重女權，國家政事，婦女却干涉不得。卽是你老若在敵國，也不過是皇族中一個人，朝中大事。議院與皇帝担任，做太后的，一點不能干與，何況咱們呢？這却應不得命」。那拉氏半晌說不得話，忽又回轉臉來笑道：「老身不過說來頑頑，沒有一定的。各位夫人不應允就算了。」各公使夫人也起身告辭，回轉交民巷。那拉氏費了三十幾萬，空穴擔些白，懊氣得很，却又沒有出氣的地方，祇將太監痛打，一連打死幾個。打得各太監狗血淋漓，無處躲藏。有一日，總管李蓮英奏道：「喜保有機密事，要見老佛爺。」那拉氏道：「教他進來。」喜保跪見了那拉氏，卽道：「現有著名革命黨，匿藏京城，被奴才查知住所，特來請旨定奪。」那拉氏喜道：「好好！咱到處找尋她不着，如今居然送上門來了。快傳旨九門提督，帶領二百

人馬，將逆犯拿交刑部治罪，不得有誤。」要知所拿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烏鼠山演說公法 宜城縣大鬧學堂

話說喜保領了那拉氏的旨意，向九門提督衙門，點了二百名兵丁，在西河原聯陞棧，拿獲一個人，一直送交刑部。那時刑部六個堂官以及司員，不知爲着什麼事情，慌忙接了懿旨。懿旨上寫道：「逆犯審血誠，前在湖北謀逆，事敗之後，訪聞潛逃來京。着喜保拿交刑部，嚴行拷訊。欽此！」堂官領旨之後，卽同坐大堂，把犯人帶上。問案官問道：「你是不是審血誠？」答道：「我不曉得什麼審血誠」。問案官道：「你到原名叫什麼？」答道：「我名叫審不磨」。問案官道：「你是不是讀書人？」答道：「我是讀書人」。問案官道：「你既是讀書人，爲何要入革命黨呢？」答道：「我不是革命黨，是一個流血黨」。問案官道：「這「流血黨」三字，從沒聽見講過，甚麼叫做流血黨呢？」答道：「現在國家到了這樣，你們這一班奴才，只曉得賣國求榮，全不想替國民出半點力，所以咱們打定主意，把你這一班狗奴才殺盡斬盡，爲國民流血，這就叫做流血黨」。問案官對着喜保講道：「好了，近來爲着那些革命黨，已弄得咱們慌手慌脚，

爲何現在又弄出一個流血黨來了，這都是你弄出來的是非。」喜保道：「不要著急。」卽在堂下帶上一個人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審血誠一個同學朋友，姓吳名齒，點過翰林。那年攀附康梁，得了一個新黨的招牌。康梁敗事，他的翰林也丟掉了。正在窮得很，又酷喜賭博，向審血誠借銀子。審血誠沒有借與他，因此懷恨在心。審血誠自湖北走到北京，一連數年，無人知道他的真名。恰好喜保也因事革職，想圖開復，沒得一條路徑。吳齒把審血誠改名在京的事，告知喜保，並說他現在當破迷報館的訪事。如今老佛爺聽着李總管（卽李蓮英）之言，打算把東三省切實送與俄國，和俄國訂了七條密約，也被那斯登在報上發露，老佛爺正找這班人呢。如果由你奏聞拿獲，這樁功勞豈不大得很嗎！喜保不勝大喜，因一五一十的告知李蓮英，李蓮英帶他見了那拉氏，拿獲審血誠。可巧審血誠的供口，與喜保所指的一毫不對，喜保因此把吳齒喚來，當面認識。吳齒上堂，將審血誠一生的事跡，一齊說出。又對審血誠說道：「你別要怪我，我的前程要緊呢。」審血誠大罵道：「你這奴才！悔我當時瞎了眼，結識了你。」問案官道：「案情定了！據實奏聞就是。」把審血誠打下天牢，聽俟懿旨發落。那時正值那拉氏盛怒之下，命將審血誠亂棍打死。卽有八個如狼似虎的獄役，各執竹條，縱橫亂打。打得肉

血橫飛，足足打了四個小時。方才喪命。因這一樁告密的功勞，賞了喜保一個道台，吳爾也賞了一個知府，就合他兩個，四處偵探革命黨。這一樁事，傳播出來，人人危懼。外國各報館都論說那拉氏這樣的殘酷，真是文明之公敵，各國政府，切不可把彼迷報館半筆交出，致遭惡婦人的毒手。因此破迷報館的案件，越發鬆了。各僑事把張焦二人，在租界內監禁三月之後，聽其自由。這場一官司，可算是滿洲政府，沒有佔到好多的便宜，是為漢族與滿洲政府立於平等地位的頭一次。且說馬世英自梅鐵生起身之後，狄必攘康鏡世也到他那書院裏來，他便向康二人把梅鐵生到此之事，說了一遍。又將梅鐵生的為人，形容出來，講得狄必攘康鏡世二人，不勝欽慕，都道：『可惜來遲一步，不然，也可以會一會。』馬世英道：『不要急，總有會見的日子。』彼此談論了一些，然後狄必攘提議兩會合併的事。馬世英道：『弟也有此意思，但是現在風氣初開，倘若又有所變動，恐怕生出事故來。咱們的聯合，只要在那兩子上。日後若有事情做，自然是此發後應的。』狄必攘點頭稱是。馬世英留住狄必攘，讓鏡世在書院暫住二天。書院裏的人，不要講，多有願來交結的。唐必昌華再與二人，愈加傾慕必攘，和必攘訂了深交。必攘起先只打算住一天，不知不覺，便住了五天，才別了馬康唐華一千人，

起程向陝西一路而去。(中缺)由漢中府順流向湖北淮發。及抵襄陽府屬的宜城縣一個小市鎮上，必攙落了客棧，打算歇一兩天的脚。方才放了行裝，只見外面人聲鼎沸。必攙慌忙走出來，一看，只見衆人由門口經過，去了一隊又一隊，都說：『打土洋人呀！打土洋人呀！』必攙也隨在人叢中去看。只見許多的人，圍繞一個小小學堂，學堂裏的學生四散奔散。有幾個強壯的，保着一個頭髮雪白的老先生出走，後面百餘人趕來。狄必攙抬頭一看，那老先生正是文明種。便忙趕上一步道：『先生不要驚慌，弟子來了』。當着街中，把趕來的人，隨手一分，便倒翻幾個。只是人越來越多，那街前街後，都聚了人，齊喊：『勿走了土洋人！』必攙既要打開各人，又要保護文明種，漸漸危急得很。幸得此地有幾個大紳士，恐怕釀出大禍，竭力彈壓，喝散衆人，把文明種狄必攙帶到一個紳士家中。連夜僱了一隻船，教文明種狄必攙趕快出榜。原來此處的士人喊學堂做教堂，喊學生做土洋人。文明種所住的學堂，原是一個靈官廟改的。文明種在此掌教，才有三個月，那愚人都說他是一個教士，靈官廟改爲學堂，全出他的意見，恨文明種刺骨。恰好這個月內，該地忽然降下疫症，死人不知其數。文明種對學生說道：『這是街道的水溝，沒有疏通，臭氣熏人，於衛生上不宜，只要把街道打掃，水溝疏通，飲食上注意一

點，那疫症自然沒有了。」誰知此地的居民，聽聞文明種的話，便大曬起來，說這是分明他佔了靈官爺爺的廟宇，所以靈官爺爺顯靈，降起疫症來了。他又移到水溝上，難到這一條水溝，能够降下疫症不成嗎？」一哄十，十人哄百，頃刻聚集數百人，文明種等險些兒遭了不測。到了船上，狄必攘才致問道：「先生一向在那裏？幾時到此地的？」文明種道：「鄙人自離了民權村之後，當了好幾個小學堂的教習，又在各處的工場裏運動了一番。到此處才有幾個月的光景。賢契幾時出來的？念祖諸人現在怎樣？」狄必攘道：「弟子出外前來，不過一年多的光景。念祖往美國留學，宥祖往德國留學，同去的都很有幾人呢。繩祖在家開了一個報館。只是這幾個月內，弟子奔走江湖，都沒有接到他們的音信。」文明種道：「如此就很好了。你現在打算到那裏去呢？」必攘道：「弟子有幾個相識的人，住在漢口。此回打算到漢口去。先生可肯同弟子走一遭？」說着又靠近文明種的耳朵，講了幾句。文明種道：「哦哦！很好！我一定去。我本想到宣城縣去說一聲，把這些東西，懲創一番，仔細想來，究犯不着，還是同你去的好。」他師徒二人，一帆風順，不幾日就到了漢口。狄必攘同文明種直奔張威家來。恰好饒雄周秀林等一班人正在張威家裏，見必攘來了，個個都來見禮。必攘把姓名一一告知文明種，又把

文明種的生平，告知各人。張威諸人，重向文明種爲禮。喫了午飯後，必攘把一路的情形，源源本本，講了一遍。衆人聽了，皆讚歎康鏡世諸人不置。忽見石開頑提了一個包袱，背着一把短刀，大搖大擺，從外面走進來。一面走一面喊道：『咱幹了一回公事回來了，你們怎麼不來替我接風呢？真正豈有此理！』張威喝道：『狄大哥在此，爲何如此的放肆！』石開頑聽得『狄大哥』三字，猶如半空中打下霹靂，忙把行李放下，向必攘打了一個參。必攘命他向文明種見禮，他拱拱手。必攘笑道：『你幹了一回什麼公事呢？』石開頑笑嘻嘻的道：『我這回幹的公事，大哥一定要讚賞的。』狄必攘道：『你只管說，辦得好，自然有賞；辦得不好，怕還有罰呢。』石開頑道：『說來大哥沒有不喜歡的。小弟這一回從河南來，那河南的地方，真真怪得很，到處有強盜。』饒雄道：『你自己不是一個強盜嗎？』石開頑道：『往年也幹過這些事來，自從跟了狄大哥，多久沒有幹了，你還不知道呢。』饒雄道：『你私自去幹，那個管你的閒事，兼且當著狄大哥，你原不會招的。』石開頑急的不得了說：『你不信，我就賭個呢呢；我從了狄大哥之後，若再做過強盜的，一世不見腦後壳！』這句話聽得一堂的人都笑起來。狄必攘道：『不要夾雜他，等他把話說完。』石開頑道：『那強盜又多又惡，逢着他的，銀錢固

然拿去了，連人都要擄去家中。有銀錢的多出些銀錢，贖回了來；沒有銀錢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刀。有一羣客人，驅着多少騾車，將近信陽州的界，忽來了幾十個強盜，都拿着雪亮的刀。那一羣客人，嚇得四散奔走，走不及的，都向強盜叩頭乞命。那強盜不由分說，驅着騾車便走。還把那些客人用一條大繩子穿了。這時各客人正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當兒，忽然來了一個救星。『饒雄道：『這個救星，名叫什麼？』石開頑道：『少不得就是咱老子了。咱此時也從那一條路來，便教強盜不要如此。那不知死活的強盜，敢在太歲頭上逞兇，向咱擺起威風來了。咱不由火從心起，把那些強盜打得不亦樂乎，個個抱頭鼠竄，仍把貨物，一齊退還各客人，送他們出了河南境界。這不是小弟的一樁很好的公事嗎？』必攘道：『果然是你一樁好公事，值得兩碗大酒。略等一等，就要賞你的功了。』狄必攘和張威商議道：『咱們的兄弟，也有好幾萬，不想個法子安置他們，恐怕也有做出那些事的。』張威道：『兄弟也這樣想。只是人太多了，怎麼安置呢。』狄必攘道：『只有多開些工廠，各人都有相熟的人，可以招些股東。弟也有幾個相好的朋友，家道都很殷實，幾萬銀子，大約可以拿出來的。』張威道：『很妙！兄弟也可備辦幾千銀子。』文明種道：『這個法子可以行，但是全不施點教育，終久還出毛病

的。就在工廠內，添一個半日學堂，教他們一面做工，一面就學，不更好嗎？」必攘道：「很好！弟子素來主張如此的。」文明種道：「更有一項當辦：各國的會黨，莫不有個機關報，所以消息靈通，只有中國的會黨，一盤散沙，一個機關沒有，又怎麼行呢？這機關報，是斷不可少的。」必攘道：「等將來籌足款子，一定要請先生開一個報館。」文明種道：「這開報館的經費，兩三個月光景，我也可籌得一些。」後來必攘託繩祖在民權村籌了五萬兩銀子，文明種張威也各籌了一萬多銀子，在武漢一帶，開了五個工廠。每個工廠，附設一個體育會，一個半日學堂。文明種在漢口開了一個時事新報館，兼半日學堂，自己做了總監督。從此無業遊民，化爲有用，綠林豪傑，普吸文明，五千里消息靈通，數十萬權衡在握，真替梁山上的朋友開了新局面了。不上半年，他們聯絡了十幾起會黨，東西洋的留學生，都聯爲一氣。在美洲的留學生領袖，就是念祖，在歐洲的留學生領袖，就是肖祖。這兩處的領袖，都是必攘的同學，不要講是常常通信的。東洋的留學生領袖，名叫宗孟，祖黃。這兩入與必攘平日沒有交情，就在近今幾個月內，慕了必攘的名，和必攘訂交的。留學生空有思想，沒有勢力，所以都注目必攘身上。必攘的聲勢，就日大一日。他們所辦的五個工廠，後來便添到十個，報館也十分發達。一日，

狄必讓接到宗孟祖黃一封密信，看未及半
神色陡變。忙命人請文先生來。要知後事如
何，且看下回分解。

（按本書至此，已爲作者絕筆矣）。

校勘者：王德欽